

# 目摇摇录

引言

第一部分摇摇令人不安的水 轱远

第一章摇摇侵入人体的水 轱苑

    毛孔张开的皮肤 轱苑

    干式清洁 轱远

第二章摇摇消失的行为 轱源

    公共蒸汽浴室和盆浴浴室 轱缘

    私人沐浴 轱远

第三章摇摇水在从前带来的欢乐 轱园

    混杂的男女 轱园

违犯法规 轶圆

上帝馈赠的欢愉 轶圆

## 第二部分摇与水无关的清洁 轶缘

### 第一章摇隐藏的和外露的身体部位 轶圆

消灭寄生虫 轶圆

脸和手的清洁 轶愿

外衣代表身体 轶愿

周围环境的清洁 轶圆

### 第二章摇皮肤和干净的内衣 轶圆

内衣和汗水 轶圆

内衣和目光 轶圆

频繁换内衣 轶圆

煞费心思的外表 轶圆

### 第三章摇外表 轶圆

地位特殊的清洁卫生 轶圆

有清洁作用的香味 轶愿

## 第三部分摇强健身体的水 轶猿

### 第一章摇皮肤的舒适感觉 轶缘

全新而不同寻常的沐浴 轶缘

讲求“感觉” 轶苑

舒适的设备 轶苑

## 第二章 冷水浴和新能量 轶苑

有关冷水浴 轶苑

冷水浴的实践 轶苑

激发身体潜能 轶苑

## 第三章 自然和装扮 轶苑

健康与美容品的对立 轶苑

香料的双重迷惑 轶苑

“内里”与外表的对立 轶苑

## 第四章 城市居住周围的气味 轶苑

死亡的量化 轶苑

确定不卫生来源 轶苑

净化空气的水 轶苑

## 第五章 沐浴和局部清洗 轶苑

浴室的增加 轶苑

局部清洗 轶苑

## 第四部分 保护人体的水 轶苑

### 第一章 观念的转变 轶苑

“卫生”一词的建立 轶苑

皮肤和能量平衡 转页

道德教化的抵制 转页

## 第二章摇水的广泛应用 转页

水和传染病预防 转页

水循环和公共卫生 转页

沐浴的社会等级化 转页

## 第三章摇理想化的穷人卫生 转页

清洁的道德教化 转页

教育 转页

保持清洁的措施 转页

## 第四章摇消灭细菌 转页

看不见的怪物 转页

清洁的多重功用 转页

## 第五章摇浴室的私密空间 转页

卧室的延伸 转页

分格的淋浴间 转页

卫生发展的推动力 转页

结语 转页

译后记 转页



清洁的关注更明确地集中在内衣和服装上：“一个蒙面的小矮个来伺候他，帮他穿上世界上最漂亮、最洁白、最芳香的内衣。”<sup>①</sup>

在这些场景中没有水的踪影，即使有，也只是用来漱口的水。清洁是出于视觉和嗅觉的需要，不管怎样，它存在着，有着自身的要求和标准，不断重复，但首先是为了美化外表。清洁的准则体现出来了。然而与今天的卫生准则不同，它首先关心的是内衣，然后才是皮肤，因为前者是一眼就能看到的。仅仅这个例子就可以说明，我们无法否认清洁行为已经存在于前科学文化中。这样，卫生准则并非从“零”而来。这里即将展现的是它们的演变过程和复杂化过程，尤其是能够体现这些准则的做法，以及准则的转变方式。

讲述清洁发展史，首先要说明各种清洁要求是如何逐渐形成的。这部发展史列出了各项规定，再现了清洁卫生的发展进程。唐·卡洛斯盥洗的场景只是反映了其中的一段历史。显然，在此之前，还有别的较为粗糙的卫生习惯。那时，换洗衬衣不如唐·卡洛斯的时代那样受重视。在17世纪小说《巴黎的让》<sup>②</sup>所描绘的王室接待仪式中，尤其是内衣，根本不是经常受到关注的对象，也不是评判高雅与否的标准。<sup>③</sup>

在这里，清洁使官能感受变得高雅，并使之明晰化，从而反映了官能感受文明化的渐进过程。这是行为举止文明化的过程，也是私人空间扩大和个体自我约束增强的过程：私密的清洁，内在与外在之间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从更广义的角度而言，这也是文

<sup>①</sup> 马基雅维利《论佛罗伦萨的公民》，见《马基雅维利选集》XVII卷，潘梓年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

<sup>②</sup> 17世纪末无名氏所写的一部小说。讲述了法国国王让如何战胜英国国王、得到了西班牙国王的女儿的故事。——译注

<sup>③</sup> 参见本书第二部分第一章。



的时候从来都不是“被动”的,甚至必须改变身体观念来推动卫生准则的发展变化。必须转变潜在的身体观念,例如那些有关人体功能或效应的观念。

这样,身体卫生的历史成了一部更广泛、更复杂的历史。这是因为,所有表明人体局限、反映其外表或指出其内部机制的观念首先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17世纪的清洁卫生主要与内衣和最直接的外表有关。例如,它讲究物品的奢华,从细节上注重服装的象征意义。这种卫生观念与后来关注人体保护或身体抵抗力的卫生观念显然不同。这正如“宫廷”卫生准则与布尔乔亚式的卫生准则不同一样,前者注重偏向表面和外观的贵族式标准,而后者关心的却是身体能量和民族人口问题。对表层外观的注意力逐渐转向更复杂的,对生理力量、潜在抵抗力和能量的关注。身体卫生发展史也是一部社会发展史。

这里研究的是“卫生”一词的广泛意义,它与整个身体或可以代表身体的整套物品有关。



第一部分

# 令人不安的水

# 第一章 摇侵入人体的水

1347年,巴塞罗那鼠疫横行,粮食供给中断了。由于害怕被传染,邻近的城市和村庄与其中断了所有联系和往来。雪上加霜的是,五百人院派船只前往马略卡岛,希望能运回一些粮食,结果却被对方用大炮轰了回来。<sup>①</sup>类似事件不断重演。中世纪末和十六七世纪,一旦有传染病爆发,任何接触都会被视为风险极大的行为。哪怕试图按照惯常的做法逃离被传染城市,也充满了危险,因为其他地方的人们有可能会公开以暴力对待这些出逃者。比如1380年,里昂居民逃往城外,可等待他们的是附近农民投掷的石块。最后他们不得不继续逃亡或回到里昂。<sup>②</sup>1382年,埃克斯议会强制迪涅城的居民留在城内。周围的城市还在迪涅城外设置隔离带<sup>③</sup>,实施武装监控,一旦发现有人要越过隔离带,就要放火烧城。鼠疫肆虐的城市成了没有出路的陷阱。

---

① 分见[法]阿兰·科尔佩特著,《鼠疫:历史与科学》,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100页。

② 分见[法]阿兰·科尔佩特著,《鼠疫:历史与科学》,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101页。

③ 分见[法]阿兰·科尔佩特著,《鼠疫:历史与科学》,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102页。

那些由于恐慌而暂时封闭起来的城镇,因不得与外界接触,反而加快了内部相关法则的制定,哪怕仅仅是为了不让悲剧蔓延。各地市长、行政长官或商会会长纷纷颁布有关社会卫生的法令。相互接触逐渐受到限制,一些场所被隔离甚至关闭。例如,鼠疫元年,巴黎子宫医院的特别病区经过改建,被隔离出来专门收治鼠疫患者。<sup>①</sup>在许多城市,替临终的鼠疫患者作遗嘱公证的公证人也不得靠近患者的家,只能在其他证人在场的情况下,远远地站在楼房高处记录病人口述的遗嘱。<sup>②</sup>另外还有个人卫生方面的“告诫”,那就是要避免相互往来,还要避免高强度的劳动,因为这会使人四肢发热,避免受热,因为这会使皮肤松弛……还有就是要避免沐浴,因为水的压力,尤其是热气会使皮肤毛孔张开,带来极大的危害。这场与鼠疫的斗争体现出一种观念,那就是水会渗入皮肤。这一观念对我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它甚至可能改变了人类卫生行为的发展轨迹。

出于同样的担忧,人们暂时不再去学校、教堂、蒸汽浴室或盆浴浴室,甚至不得限制交往,以避免可能的接触传染。至于积极关闭浴室的措施,不仅涉及对身体的认识,还涉及身体机能。鼠疫世纪以来,每逢鼠疫横行,医生们就要抨击这些浴室,因为它们让人们赤身裸体地挨在一起。“身患传染病的人聚在一起”<sup>③</sup>,会造成有害物质的积聚。这就可能导致疾病传播。“我请求你们不

---

① 配援月思,《鼠疫元年,巴黎子宫医院的特别病区经过改建,被隔离出来专门收治鼠疫患者》,《鼠疫元年》,第1卷,第1页。

② 分脱,《鼠疫元年》,第1卷,第1页。

③ 鼠疫元年,《鼠疫元年》,第1卷,第1页。《鼠疫元年》(鼠疫元年第一版),第一卷,第1页。

要去那些蒸汽浴室或澡堂,不然,你们会送命的。”<sup>①</sup>然而,一开始,这样的法令并未得到坚决执行。例如,1556年鼠疫流行时,德帕斯要求巴黎的行政长官禁止人们去蒸汽浴室,结果不但没有成效,反倒惹得那些浴室经营者勃然大怒。最后德帕斯在他们的威吓下,狼狈逃往比利时的图尔内。<sup>②</sup>每当有传染病传播,浴室就暂时关闭,过后再重新开放,如此反复,最后形成了惯例。到17世纪,关闭浴室已经成为官方有计划有步骤的行为。1680年到1681年间鼠疫爆发时,巴黎城堡的王室司法官就多次修订法令,“禁止任何人出入蒸汽浴室,浴室经营者只有在圣诞节过后方可恢复营业,违者将受到严厉处罚”<sup>③</sup>。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实行这样的法令,例如鲁昂于1680年<sup>④</sup>、贝桑松于1681年<sup>⑤</sup>分别颁布了类似的法令;从17世纪末起,第戎也加入了这一行列<sup>⑥</sup>。这样的法令大部分在夏季颁布,因为天气炎热时鼠疫更易传播。

## 毛孔张开的皮肤

为何要赋予上述禁令某种社会意义呢?因为它表明,除了害怕接触以外,人们还有许多其他恐慌,其中包括对身体表层脆弱性的恐慌。这跟皮肤的多孔性有关。似乎皮肤抵抗力低下,是不堪一击的屏障,无数毛孔都会张开。因此除了拒绝接触以外,人

① 别埃月或莫斯,《巴黎鼠疫史》,加普勒出版社,巴黎,1956年,第100页。另见别埃月或莫斯,《巴黎鼠疫史》,加普勒出版社,巴黎,1956年,第100页。

② 别埃月或莫斯,《巴黎鼠疫史》,加普勒出版社,巴黎,1956年,第100页。

③ 别埃月或莫斯,《巴黎鼠疫史》,加普勒出版社,巴黎,1956年,第100页。

④ 别埃月或莫斯,《巴黎鼠疫史》,加普勒出版社,巴黎,1956年,第100页。

⑤ 别埃月或莫斯,《巴黎鼠疫史》,加普勒出版社,巴黎,1956年,第100页。

⑥ 别埃月或莫斯,《巴黎鼠疫史》,加普勒出版社,巴黎,1956年,第100页。

们对身体还抱有一种特殊的观念,认为热气和水会使皮肤产生裂纹,导致鼠疫病菌乘虚而入。这些是特定时代的引人注目的观念。至于它们对古代卫生发展的影响还有待讨论。但是,正是基于这些观念,上述禁令才具有了更深远的意义。盆浴和蒸汽浴的危险在于它们使身体暴露在空气中,然后对毛孔产生一种近乎机械的作用,使其张开,进而使人体器官在一段时间内处于无遮掩的状态。

这时人们担忧的已经不再是身体的接触或接近,而是皮肤毛孔的张开。人体浸没于水中,抵抗力便会下降。此时皮肤处于可渗透状态,带菌空气能无孔不入。“人们应当避免去蒸汽浴室或盆浴浴室。因为从里面出来后,便会皮肤松弛、毛孔张开,带有鼠疫病菌的水蒸气便迅速进入体内,致人暴亡。这样的惨剧已经有好几起了。”<sup>①</sup>

将人体构造比喻成日常事物更在人们头脑中加深了“侵入”这一概念。例如,最常见的就是把人体比作房屋。在鼠疫经过并试图侵入时必须关紧大门。水和热蒸汽会肆意地撞击大门,冲开它们,并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这些缺口的畅通,好让鼠疫大摇大摆地侵占房屋。因此“就要避免去公共盆浴浴室和蒸汽浴室,因为里面的热气很容易使皮肤毛孔张开,带鼠疫病菌的空气就会乘虚而入”<sup>②</sup>。

整个17世纪都弥漫着这种恐惧。鼠疫几乎每年都在各地不时爆发。这就引发了同样的禁忌。使身体发热“就等于向空气中

① 曼德拉,《鼠疫》,第100页(1954年第一版),第100页。

② 曼德拉,《鼠疫》,第100页(1954年第一版),第100页。

的有害物质敞开了大门,然后将它们一股脑儿吸入体内”<sup>①</sup>,不管怎样,一旦发热的身体“接触到空气或有害物质”<sup>②</sup>,危险就不可避免。

人类有意识地与鼠疫进行斗争主要是从 17 世纪开始的。在斗争过程中,流传着一种可怕的说法:身体表层是可渗透的,水能像空气一样进入人体。面对肉眼看不见的致病物质,身体的皮肤屏障更是不堪一击。另外,毛孔本身可能就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并不完全与受热有关,需要时刻保护它们免受侵害。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在鼠疫流行时期,服装的式样和质地就变得至关重要。用光滑的料子和密实的纬纱做成的衣服严严实实地裹在人们身上。带有鼠疫病菌的空气只能从上面一滑而过,无法附着。理想的衣服只在面料上有所不同。“我们应该穿用缎子、塔夫绸、羽纱、波纹绸或类似面料做成的衣服,不让哪怕一根汗毛露出来。这些料子做成的衣服光滑而密实,如果经常换洗的话,有害空气和某些传染病病菌很难穿透它们并附着在上面。”<sup>③</sup>

鼠疫时期的着装说明,十六七世纪,已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皮肤的“多孔”形象在促使他们采取一些针对性措施:不穿容易被渗透的毛料或棉布衣服;也不穿毛皮衣服,因为上面的长毛会给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以藏身之地。于是,男男女女都想穿上那种光滑密实,能把脆弱的身体裹得密不透风的衣服。如果说塔夫绸和波纹绸是给达官贵人穿的,那么穷人就只能穿“粗麻布衣或油布衣了”<sup>④</sup>。

① 阅读《鼠疫》, 17 世纪鼠疫流行期间, 人们认为鼠疫是由一种“毒气”引起的, 这种“毒气”可以通过空气传播, 因此人们采取了各种防护措施, 如戴口罩、穿防护服等, 以保护自己免受鼠疫的侵害。

② 鼠疫是一种由鼠疫杆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 其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飞沫传播, 也可以通过接触传播, 因此人们采取了各种防护措施, 如戴口罩、穿防护服等, 以保护自己免受鼠疫的侵害。

③ 鼠疫是一种由鼠疫杆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 其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飞沫传播, 也可以通过接触传播, 因此人们采取了各种防护措施, 如戴口罩、穿防护服等, 以保护自己免受鼠疫的侵害。

④ 鼠疫是一种由鼠疫杆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 其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飞沫传播, 也可以通过接触传播, 因此人们采取了各种防护措施, 如戴口罩、穿防护服等, 以保护自己免受鼠疫的侵害。

我们不能无视下面的情况来谈卫生习惯、尤其是清洁习惯的发展。水渗入并作用于人体后也会产生一些特殊功效。在某些情况下(至少在水疗法中),水是有益健康的。16世纪,到斯帕、普格、福尔热等矿泉医疗地泡澡的人常常希望能借此来减轻病痛。首先,热矿泉水浴与普通的“简单”沐浴一样都能消除结石。蒙田就是这样治好了他的肾结石。<sup>①</sup>其次,它们能使“过于干瘪”的身体变得饱满,因为水流的按摩作用能使“瘦削单薄的躯体”<sup>②</sup>变得丰腴。另外,它们还能改善黄疸病人暗黄的肤色,缓解机体充血。<sup>③</sup>矿泉浴中混合了多种液体,渗入体内后可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体液的酸碱度,帮助排出体液中的有害物质。这是一种“比其他任何药品都要来得润湿”<sup>④</sup>的治疗方法。

然而大多数情况下,沐浴却会打破某种平衡。沐浴水会侵入人体,进行破坏,使之面临鼠疫以外的更多危险。一些有关浴室和鼠疫的早期记载就已经提到人体面临的更隐蔽的危险:“蒸汽浴和盆浴以及类似的行为会令身体及体液发热,进而导致体虚,毛孔张开。这才是导致染病和死亡的罪魁祸首。”<sup>⑤</sup>到十六七世纪,沐浴的危险性增加甚至激增了。比如可怕的传染病,如梅毒<sup>⑥</sup>;再比如,各种各样的物质都有可能渗入体内。这样,女子在沐浴时就会因为游走在温水中的精子而怀孕,因此“当女子进入

① 参见高尔基《蒙田》,《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一版)第146—147页。

② 参见高尔基《蒙田》,《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

③ 参见高尔基《蒙田》,《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

④ 参见高尔基《蒙田》,《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

⑤ 参见高尔基《蒙田》,《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

⑥ 参见 别号月期指当 勾克拜 巴黎 1848 年 12 月 16 日 第 161 页,《XVI 世纪 法国 历史 研究》,第 161 页。

男子使用过的浴盆时,就有可能受孕”<sup>①</sup>。沐浴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危险。被渗透的皮肤不仅要面临鼠疫的威胁,还要面临寒冷、有害空气及不明疾病的侵害。人体变得更脆弱了。同时,由于体液和精气通过毛孔流失,人体更易在不知不觉中出现更大的衰退。这样,张开的毛孔给人体带来了双重灾难。似乎体内物质随时有流失的危险。沐浴“有损健康”<sup>②</sup>也更多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它使人“反应迟钝”<sup>③</sup>;“体力大量消耗,机体功能遭到破坏”<sup>④</sup>。也就是说,沐浴带来的已不仅仅是染病的危险。这一观念深入人心,不仅为医生所支持,还为大众所接受,总之就是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人们不得不采取许多预防措施,比如沐浴过程中不时地小憩,卧床休息,沐浴后立即穿衣等。沐浴成了令人担忧的行为。繁杂的防范措施和种种难以实现的保护手段使它的过程日益复杂。沐浴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1545年缘月的一个早晨,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召见苏利(阿曼蒂·德·蒙莫朗西)<sup>⑤</sup>。然而,当罗浮宫派出的密使发现他正在阿塞纳尔的寓所内洗澡时,事情一下子变复杂了。尽管国王召见苏利,但为了安全起见,还是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阻止苏利去见国王。苏利的亲信及密使本人都要求他千万别去户外。“当发现您在洗澡,并且还打算出门应国王的召见,我们想对您说:先生,千万别从浴室出来,因为我想国王十分关心您的健康,而且您的健康对他是如

① 阿曼蒂·德·蒙莫朗西:《阿曼蒂·德·蒙莫朗西回忆录》,第1卷,第100页。——译注

② 阿曼蒂·德·蒙莫朗西:《阿曼蒂·德·蒙莫朗西回忆录》,第1卷,第100页。——译注

③ 阿曼蒂·德·蒙莫朗西:《阿曼蒂·德·蒙莫朗西回忆录》,第1卷,第100页。——译注

④ 同上。

⑤ 约在1545—1546年间任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财政大臣。——译注







年,居荣(葛罗阿)建议在沐浴前夜去干式水汀浴室让热气蒸一下<sup>①</sup>,以排出多余体液,避免第二天沐浴水进入体内时过于迅急。浴前的身体护理措施日益纷繁复杂。然而,不管怎样,水还是会渗入人体,危险依然存在。最极端的甚至荒谬的说法是巴孔在1604年提出的。他认为应当使水具有和人体相似的物质构成。那么,水不就可以补充体内流失的物质成分,且不产生任何排异现象了吗?必须对沐浴水进行加工,使之与人体物质成分相似,这样体内物质与外界物质间的“交换”也就没那么危险了。“最重要的就是沐浴水的物质成分必须与皮肤和人体的物质构成相近。这样,水渗入人体后就能保持并源源不断地补充其中的物质成分了。”<sup>②</sup>显然,这是异想天开,只不过在种种关于水渗入人体的说法中添了一笔而已。

鼠疫使“皮肤可渗透”的观念在人们头脑中更加坚固。人体完全暴露在病菌的侵袭下。鼠疫传播如此迅速,如此可怕。它似乎表明,病菌不仅会通过呼吸还会通过皮肤进入人体。最易受传染的是那些毛孔多的人。他们在沐浴后的几小时内会变得十分虚弱,也许是最容易被病菌侵入的。这才是真正的危险,鼠疫确立并加深了这一令人担忧的景象,人们不再仅仅在传染病流行时期害怕沐浴。皮肤的可渗透性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在这一阴影下,1604年,埃罗阿尔<sup>③</sup>让小路易十三洗了两次澡后<sup>④</sup>,坚持要

① 葛罗阿(1604),《洗浴》,第1卷,第1页。——译注

② 巴孔(1604),《洗浴》,第1卷,第1页。——译注

③ 路易十三时代的宫廷医生,他详细记录了路易十三每天的健康状况。——译注

④ 埃罗阿尔(1604),《洗浴》,第1卷,第1页。——译注

他回寝宫休息 ;在这一阴影下 ,居伊·帕坦(别接弄)①只偶尔在其医学著作中提到沐浴 ,在其卫生文论中却只字不提②。沐浴虽然兼有治疗功能 ,但它对人体的负面作用还是主要的。然而 ,砸爰博纳尔(砸爰操士)的版画《即将入浴的妇女》③却似乎反常地表达了不同的观点。画中的场景豪华而不失温馨 ,既看不到医生 ,也看不到任何药品。浴缸边缘雕刻着花边 ,四周用帷幔罩住 ,顶上还有华盖。一个女仆在浴缸旁听候使唤。水从固定在墙上的两个雕花龙头里汩汩流出。一位身着绸缎衣服的女人拿着一位风度翩翩的绅士献的鲜花。这一构思巧妙的画面几乎可以说意味深长。沐浴成了高雅的行为 ,甚至可能还带上了情爱的色彩。但下面的评论才真正点出了这幅画中值得关注的地方 :“及时洗个澡就像服了剂良药 ,把快要将我吞噬的情欲之火压了下去。”④ 尽管带有暧昧的情爱色彩 ,此时的沐浴还未被直接当作清洁的手段。它只是被用来恢复身体的平衡状态。而且人们还得懂得恰当地沐浴 ,因为水本身是不平衡的。

在更直接地体会这些观点产生的影响 ,甚至区分这些影响孰轻孰重之前 ,还有必要掂量一下这些观点中有多少假想的成分。这些观点以相似的方式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

员世纪时 ,人们开始关注孩子的沐浴 ,他们坚持认为孩子是

① 员—员法国医生和作家 ,著有《书信集》(员年出版)等。——译注

② 别接弄,《别接弄文集》(员年第一版),第卷,第页;以及别接弄,《别接弄文集》(员年第一版),第卷,第页。

③ 砸爰博纳尔,《砸爰博纳尔版画集》(员年),第页。

④ 砸爰博纳尔,《砸爰博纳尔版画集》(员年),第页。砸爰博纳尔在员年时,曾在他的作品间接说明,沐浴在员世纪很少受到关注。当他描写一位灵巧的女仆侍奉一位贵妇时,总是将大量笔墨花在内衣的整理、饰带和花边的巧妙搭配以及头发的梳理上,最后,他还描写了女仆“熟练地替女主人洗脚,并用面粉去除她手上的污垢”(第页)。侍奉男主人则不同。那得知道怎么“刮胡、梳头”,并“保证老爷的衣服非常干净、整洁”(参见砸爰博纳尔,《砸爰博纳尔版画集》,第页)。



经过这样的“加工”，好似有件紧身衣裹住了婴儿，包住他们事先“涂满玫瑰油或越橘油……以封住毛孔”<sup>①</sup>的四肢。这件“紧身衣”显然起着保护作用，但也正为了保护孩子，沐浴的延续时间很快受到了限制。沐浴难道不会让本来已经过湿的身体处于萎靡状态？体格增长时体表变干的过程也将受到阻碍。身上的“涂层”过于湿软了，只要新生儿“显得十分干净，浑身上下呈现鲜嫩的肉红色”<sup>②</sup>就够了，再次给他们洗澡反而可能造成伤害。王太子（未来的路易十三）的双腿在远岁前从未洗过。除此以外，他到苑岁那年才洗了继出生浴后的第一次盆浴，而且持续时间很短<sup>③</sup>。

由于都认为毛孔极易张开，人们开始对沐浴抱有同样的担忧，且这些担忧还在不断增加。当热水浸泡着人体并使其毛孔张开，它便给处于被动地位的人体带来了伤害。给孩子沐浴还要在他们身上涂一层柔软黏糊的东西。沐浴的目的也只是为了按摩他们可塑性强的四肢。这样，水渗入皮肤的程度成了衡量沐浴危险性的标准。

## 干式清洁

所有这些恐惧、这些对策导致了许多与今天的卫生措施不同的做法。而这些恐惧和对策出现的前提是，当时人们对身体机能的认识与我们截然不同。另外，这些恐惧和对策似乎并不属于卫生学的范畴，尽管它们对后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存在是毋

① 参见前同前著，第 怨页。

② 参见前同前著，第 怨页。转引自《医学史话》（上海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第一版），第 圆卷，第 源页。

③ 参见前同前著，第 员卷，第 猿页：“第一次沐浴，浸入浴缸内，姐姐陪着他。”

庸置疑的。例如,17世纪的卫生保健书籍在谈到某些体味时,也指出有必要去除这些体味。但去除的方法不是清洗,而是摩擦和使用香水,得用浸透了香水的毛巾擦拭皮肤。“要想知道腋下那股老山羊般的味道,只有拿浸了玫瑰香精的毛巾使劲地擦。”<sup>①</sup>也就是说,要点在于用力地擦拭并使用香水,而不是真正的清洗。

社会礼仪准则在体味方面也已有所要求。自17世纪以来,这些准则告诉人们,什么才是彬彬有礼、优雅高贵。本着“得体”的原则,它们还详细阐明了日常生活中不同场合的“高雅”行为——从特殊场合到一般场合,从私人场合到公共场合。这些准则还系统说明了如何保持“身体的洁净”。然而,在这里值得关注的并不是它们忽略了沐浴,而是它们把注意力全放在了手和脸这样看得见的部位。“用冷水洗手洗脸,既能保持整洁,又有益健康。”<sup>②</sup>有时,它们则更明确地把礼节和健康结合起来。“起床后洗手洗脸,既是为了干净,也是为了健康。”<sup>③</sup>

这类卫生规则也表现出对水的防范。尤其自17世纪起,由于人们认为脸部也很“娇弱”,水变得更加危险了。17世纪的“礼仪准则”提出了许多措施,要求人们采用擦拭而不是清洗的方法。“孩子们用洁白的毛巾擦去脸上和眼睛上的污垢,以保持健康自然的脸色。如果晚上用水洗漱,会引发牙疼和感冒,令脸色苍白,并使脸部在冬天易受寒,夏天易晒黑。”<sup>④</sup>人们开始像害怕沐浴一样害怕用水洗漱,清洁的行为和背景也因此而改变。尽管“清洁”行为继续存在(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细化),但已经不再真正

① 见《17世纪欧洲卫生保健》,第104页。

② 见《17世纪欧洲卫生保健》,第104页。

③ 见《17世纪欧洲卫生保健》,第104页。

④ 见《17世纪欧洲卫生保健》,第104页。

涉及“清洗”。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方式——不再用水洗,而是“擦拭”。身体的“构造”再次带来了同样的影响:人们害怕皮肤渗水后会染上各种疾病。

17世纪初,当他从一个严谨的卫生学家的角度来阐述每天起床后的各个清洁步骤时,让·迪谢纳(1611—1684)强调了擦拭和揉搓。这与水一点儿不沾边。“清洁”首先在于“擦拭”,洗漱是“干式”的、有效的。“大便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梳理头发,并且用柔软舒适的毛巾或浴巾由前往后用力地揉搓头部,包括颈部,直到头上一点异味都没有。揉搓头部的同时还可以出去走走,活动一下手脚。”<sup>①</sup>清洁过耳朵和牙齿后,顶多再用水洗一下手和嘴巴。每天早上,仆人用华丽的水壶将掺了酒精的水倒入一个银盆内,路易十四使用这水来洗手。关于这一场景已有许多描绘,<sup>②</sup>但它与洗脸无关。一个仆人手拿镜子站在远处,这说明路易十四“压根儿没有专用的盥洗室”<sup>③</sup>。

一个更贴近日常生活的例子是,17世纪的一些学校对“擦拭”脸部有明确规定。雅克利娜·帕斯卡尔(1625—1687)学校和乌尔苏拉(1611—1688)修会学校的学生起床后用水洗手洗嘴巴,但却“擦拭”脸部。另外孩子们还要梳头,大一点的孩子帮小一点的梳,这时也不许用水。乌尔苏拉修会学校的学生起床后穿好衣服、整理好一些用品后就开始洗手洗嘴巴。“穿上衣服,迅速整理好内务后,女孩子们就要洗手洗嘴巴了。”<sup>④</sup>雅克利娜·帕斯卡尔学校还详细规定了起床后盥洗的步骤。在那里,盥洗水中被掺了酒以增

① 让·迪谢纳,《卫生学》,第1卷,第100页。

② 路易十四,《路易十四》,第1卷,第100页。

③ 同上,第100页。

④ 雅克利娜·帕斯卡尔,《雅克利娜·帕斯卡尔》,第1卷,第100页。



加酸性。即便如此,脸部还是“滴水不沾”的。“当其他女孩子在整理床铺时,有一个女孩专门准备早餐、洗手要用的东西,以及用来洗嘴巴的酒和水。”<sup>①</sup>到 15 世纪,让·巴蒂斯特·德·拉萨尔学校的校规依然毫无保留地延续了类似的规定。这说明强烈的恐惧依然存在。“为了卫生,每天早上得用白毛巾将脸擦干净。用水洗脸就不大好,因为它会使脸部冬天受寒,夏天晒黑。”<sup>②</sup>16 世纪,雷蒂夫克利娜·帕斯卡在他常去的比塞特尔慈善院侍童学校推行同样的做法。水的使用有限,且有其特定场合。“早上起床后作祷告,然后用水和醋水洗嘴巴,接着就吃早餐——一分钟都不浪费。”<sup>③</sup>这些清洁方式很有意思,因为虽然不用水,但却没有停止个人卫生。卫生标准依然存在,它自有其认可的用具和方式,并且在限制清洗的同时为人们所接受。

很快,各类卫生准则在水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这难免让人认为,从 15 世纪开始,人类的卫生需求出现了明显的倒退。水难道不是已经部分地从生活中消失了吗?更仔细地研读这些卫生准则可以发现其中的变化:人们开始强调擦拭和保持毛巾干净的重要性,坚持认为皮肤易受伤害,并且很关心肤色的好坏。这么多的迹象都表明人们愈发谨慎了。卫生准则越来越长,越来越详细,似乎卫生措施也大大加强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礼仪中大部分与卫生相关的规则都得到了深化。例如,16 世纪巴蒂斯特·德·拉萨尔学校制定的卫生规则就比 15 世纪时让·伊拉斯谟学校的要严格,尽管后者要求学生洗脸。拉萨尔学校对头发护

① 见李再春《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李再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00页。

② 见李再春《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李再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00页。

③ 见李再春《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李再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00页。

理有详细的规定,包括修剪、梳理、定期用粉和麸皮(不是用水)去除油渍;在口腔护理方面也同样详尽,要求学生每天早晨洗嘴巴,并把牙齿擦拭干净;另外,还详细解说了如何保持指甲的清洁,要求“每八天剪一次”<sup>①</sup>。虽然伊拉斯谟学校的校规中也提到了这些要求,但是较为模糊,也不甚明晰,只是简单地描述和规定。但这样至少比较简洁。例如有关梳头那一条就相对简略:“不梳头就是不注重仪表。但梳头只是为了整洁,不应该过分讲究得像个姑娘。”<sup>②</sup>拉萨尔学校还规定了梳理的方法和次数,列举了各种发式并加以评说。这些阐述是补充和强调。对脸部清洁同样也有详尽的规定。水的使用受到限制,人们既要防止水的侵害,也要使细节之处符合甚至巩固社会礼仪准则。不得已,“擦拭”成了一种新的清洁手段。清洁行为并未消失,只是借助了其他形式。而身体的可渗透性影响着这一转变过程。当然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标准来评述这些清洁方式,尤其要承认有种清洁习惯借助了清洗以外的其他方式。

问题因此而更复杂了。从 15 世纪到 16 世纪,也就是对鼠疫的特殊恐慌形成的时期,过去的那些公共浴室和私人浴室几乎完全消失了。看来,人们自认为正确的身体观念真正起到了决定性影响。在这里之所以特别关注公共浴室和私人浴室,是因为它们成了排斥用水的直接受害者。它们的大面积消失表明卫生准则出现了倒退。

① 参阅拉斯谟《同前著》,第 78 页。

② 参阅拉斯谟《同前著》,第 78 页。

## 第二章 消失的行为

从 17 世纪开始,对沐浴的抵制(甚至取缔)愈演愈烈。沐浴需要遵照特定的步骤、方法和时机。它还有指定的场所和用具。作为史书中常见的话题,沐浴在 17 世纪就已受到一些历史学家的关注。

1736 年,让·里奥朗(1684—1754)<sup>①</sup>描述了沐浴在 17 世纪时神话般的兴盛:“事实上,盆浴和蒸汽浴在巴黎曾十分盛行。1704 年前,一个叫布里克西亚努斯的意大利人甚至在城里的繁华地段租下场地,经营盆浴浴室和蒸汽浴室。”<sup>②</sup>但是到了里奥朗写书的那个时代,沐浴这一行为却逐渐被“废止、消失”<sup>③</sup>了。而探讨沐浴消失产生的影响远比研究它消失的原因来得重要。

---

<sup>①</sup> 让·里奥朗,法国解剖学家,皇家学会会员。拥护保守的盖伦医学体系,反对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译注

<sup>②</sup> 让·里奥朗,《沐浴的起源、性质、用途、益处、禁忌、预防措施、器具、场所、时间、地点、季节、气候、年龄、性别、职业、疾病、死亡、复活、转世、轮回、因果、报应、功德、罪孽、惩罚、救赎、解脱、涅槃、觉悟、开悟、证悟、成佛、成道、成仙、成圣、成佛、成道、成仙、成圣》,第 100 页,贵州出版社。

<sup>③</sup> 同上,第 100 页。

## 公共蒸汽浴室和盆浴浴室

18世纪时,专门有伙计走遍巴黎的大街小巷招呼人们去蒸汽浴室和盆浴浴室。这些场所在当时的巴黎已十分常见,1764年就已达 1000家<sup>①</sup>。蒸汽浴室和盆浴浴室的经营成为一种行业,并且进入了日常生活。沐浴是如此大众化,以至于可以很平常地将洗一次蒸汽浴作为对一些工匠、仆人和短工的奖赏。“王室给让·珀蒂和其他贴身侍从一天的年假去洗蒸汽浴,一共花了 1500个苏。”<sup>②</sup>他们去洗蒸汽浴时,根据价格的不同,可以要求另外提供浴缸、美酒、佳肴,甚至床。<sup>③</sup>热水浇到木头上放出蒸汽,人们在蒸汽中赤身裸体地挨在一起,畅快淋漓地出身大汗,然后擦干身体。而盆浴有时是在单独的房间内进行,里面摆着箍了铁边的圆形厚重浴缸。洗蒸汽浴不一定要浸入水中,而洗盆浴则需要浸入。1764年,在圣维维安浴室就有 10个浴缸,以及 1张带铺盖的床。这样,人们似乎就可以在里面出汗、泡澡了。<sup>④</sup>在 18世纪瓦莱尔·马克西姆<sup>⑤</sup>的手写本中,浴室则更为宽敞,桌上铺着精美的桌布,房内挂着华丽的帷幔,铺着漂亮的石板地面。<sup>⑥</sup>沐浴不再是单一的

① 见《巴黎城市史》卷六《沐浴》,转引自《巴黎城市史》卷六《沐浴》(XIII 卷);由 1764 年 1 月 1 日和 1764 年 1 月 1 日分别在《巴黎城市史》卷六《沐浴》和《巴黎城市史》卷六《沐浴》(XIII 卷)中予以引用。

② 《伏尔泰著作集》卷九《论奢侈》,转引自《伏尔泰著作集》(第 10 卷);参见 V 援赠赠,见《伏尔泰著作集》卷九《论奢侈》,第 10 卷,第 10 页。

③ 伏尔泰著作集,卷九《论奢侈》,转引自《伏尔泰著作集》(第 10 卷),第 10 页。

④ 同上。

⑤ 拉丁史学家,他留下九卷题献给罗马皇帝提比略的伦理学小故事汇编《难忘的事情与箴言》。——译注

⑥ 伏尔泰著作集,卷九《论奢侈》,转引自《伏尔泰著作集》(XV 卷),第 10 页,转引自《伏尔泰著作集》卷九《论奢侈》。







享受了四次美好而奢华的沐浴”<sup>①</sup>。水显现着主人的富有,令排场更显气派。

《女子仪态》一书对 员源世纪贵妇人的沐浴有所记载,尽管作者认为她们有时过于讲究。

“如果不经常洗澡的话,很多人就会看不起她。”<sup>②</sup>

《新编百部短篇小说》的第三则故事再现了一幕女子沐浴的场景。应该说,沐浴当时还是件稀奇事,因为当贵妇人“准备沐浴”<sup>③</sup>时,连邻居都知道了。城堡的磨坊主一得知也立即找借口突访贵妇人。且不说这种暧昧的拜访,光是邻居们的反应和这一消息在私底的不胫而走也至少能说明这样的沐浴在当时还很特别,甚至并不常见。根据腓力三世家账本的记录,大约四到五个月才有一次沐浴。<sup>④</sup>

从 员元世纪到 员苑世纪,这些私人沐浴也大面积消失了。人们不再像巴伐利亚的伊莎博<sup>⑤</sup>那样奢华地沐浴了,她有时候会从一个宫殿洗到另一个宫殿<sup>⑥</sup>。大量的水被用来浇灌花园和备喷水池之用。佩罗<sup>⑦</sup>在就凡尔赛宫的草坪和水池发表长篇大论时就认

① 分见《新编百部短篇小说》第 3 则故事《沐浴》(员源世纪),转引自《新编百部短篇小说》第 3 则故事《沐浴》(员源世纪),《新编百部短篇小说》第 3 卷,第 100 页。

② 见《新编百部短篇小说》第 3 则故事《沐浴》(员源世纪),《新编百部短篇小说》第 3 卷,第 100 页。

③ 佚名,《新编百部短篇小说》,同前著,第 100 页。

④ 见《新编百部短篇小说》,同前著,第 100 页。

⑤ 员员世纪一员员世纪法国国王查理六世的妻子,国王精神错乱后,她主持摄政。——译注

⑥ 见《新编百部短篇小说》第 3 则故事《沐浴》(员源世纪),《新编百部短篇小说》第 3 卷,第 100 页。

⑦ 员愿世纪一员苑世纪法国诗人 and 散文作家、童话作家,法兰西学院的重要成员。员苑年入选法兰西学院,该院不久即因所谓的“古今之争”分裂为两派。佩罗支持后今派的观点。主要著作:《鹅妈妈的故事》、《路易大帝的世纪》。——译注







的清洁行为。1554年,夏洛特王后给让·珀蒂和其他贴身侍从赏钱去洗澡,是让他们去找乐子,而不是去搞清洁卫生的。<sup>①</sup>从古到今,水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并非总是与今天一样。也许经过了长期的特殊演变它才逐渐“清晰”地体现出在现代卫生中的作用。此时,与水的接触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与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并不一定相同。1650年,韦为夏洛特王后准备的那场气派的沐浴<sup>②</sup>也是典庆的意义大于清洁的意义。以游戏性的消遣为目的的沐浴更多地体现了其他的文化含义,而不是作为强身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当然,沐浴还有其他的重要作用,或许还有别的“缺陷”。

这样,已经不难理解为什么与水有关的行为会消失了。正如当时有些人指出的那样,鼠疫在其中毫无疑问地起了作用。1665年,伊拉斯谟<sup>③</sup>说:“1595年前,在布拉昂没什么比公共浴室更盛行了。而如今,却再也不见它们的踪影。是新一轮鼠疫的爆发使我们不敢再涉足这些场所。”<sup>④</sup>但是鼠疫之所以产生如此立竿见影的影响,恐怕也是与其他重要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也是我们必须考虑的。

---

① 参见 104 页注②。

② 参见 104 页注④。

③ 伊拉斯谟——16 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尼德兰人文主义者。——译注

④ 阅读 104 页, 200 页, 201 页, 202 页, 203 页, 204 页, 205 页, 206 页, 207 页, 208 页, 209 页, 210 页, 211 页, 212 页, 213 页, 214 页, 215 页, 216 页, 217 页, 218 页, 219 页, 220 页, 221 页, 222 页, 223 页, 224 页, 225 页, 226 页, 227 页, 228 页, 229 页, 230 页, 231 页, 232 页, 233 页, 234 页, 235 页, 236 页, 237 页, 238 页, 239 页, 240 页, 241 页, 242 页, 243 页, 244 页, 245 页, 246 页, 247 页, 248 页, 249 页, 250 页, 251 页, 252 页, 253 页, 254 页, 255 页, 256 页, 257 页, 258 页, 259 页, 260 页, 261 页, 262 页, 263 页, 264 页, 265 页, 266 页, 267 页, 268 页, 269 页, 270 页, 271 页, 272 页, 273 页, 274 页, 275 页, 276 页, 277 页, 278 页, 279 页, 280 页, 281 页, 282 页, 283 页, 284 页, 285 页, 286 页, 287 页, 288 页, 289 页, 290 页, 291 页, 292 页, 293 页, 294 页, 295 页, 296 页, 297 页, 298 页, 299 页, 300 页, 301 页, 302 页, 303 页, 304 页, 305 页, 306 页, 307 页, 308 页, 309 页, 310 页, 311 页, 312 页, 313 页, 314 页, 315 页, 316 页, 317 页, 318 页, 319 页, 320 页, 321 页, 322 页, 323 页, 324 页, 325 页, 326 页, 327 页, 328 页, 329 页, 330 页, 331 页, 332 页, 333 页, 334 页, 335 页, 336 页, 337 页, 338 页, 339 页, 340 页, 341 页, 342 页, 343 页, 344 页, 345 页, 346 页, 347 页, 348 页, 349 页, 350 页, 351 页, 352 页, 353 页, 354 页, 355 页, 356 页, 357 页, 358 页, 359 页, 360 页, 361 页, 362 页, 363 页, 364 页, 365 页, 366 页, 367 页, 368 页, 369 页, 370 页, 371 页, 372 页, 373 页, 374 页, 375 页, 376 页, 377 页, 378 页, 379 页, 380 页, 381 页, 382 页, 383 页, 384 页, 385 页, 386 页, 387 页, 388 页, 389 页, 390 页, 391 页, 392 页, 393 页, 394 页, 395 页, 396 页, 397 页, 398 页, 399 页, 400 页, 401 页, 402 页, 403 页, 404 页, 405 页, 406 页, 407 页, 408 页, 409 页, 410 页, 411 页, 412 页, 413 页, 414 页, 415 页, 416 页, 417 页, 418 页, 419 页, 420 页, 421 页, 422 页, 423 页, 424 页, 425 页, 426 页, 427 页, 428 页, 429 页, 430 页, 431 页, 432 页, 433 页, 434 页, 435 页, 436 页, 437 页, 438 页, 439 页, 440 页, 441 页, 442 页, 443 页, 444 页, 445 页, 446 页, 447 页, 448 页, 449 页, 450 页, 451 页, 452 页, 453 页, 454 页, 455 页, 456 页, 457 页, 458 页, 459 页, 460 页, 461 页, 462 页, 463 页, 464 页, 465 页, 466 页, 467 页, 468 页, 469 页, 470 页, 471 页, 472 页, 473 页, 474 页, 475 页, 476 页, 477 页, 478 页, 479 页, 480 页, 481 页, 482 页, 483 页, 484 页, 485 页, 486 页, 487 页, 488 页, 489 页, 490 页, 491 页, 492 页, 493 页, 494 页, 495 页, 496 页, 497 页, 498 页, 499 页, 500 页, 501 页, 502 页, 503 页, 504 页, 505 页, 506 页, 507 页, 508 页, 509 页, 510 页, 511 页, 512 页, 513 页, 514 页, 515 页, 516 页, 517 页, 518 页, 519 页, 520 页, 521 页, 522 页, 523 页, 524 页, 525 页, 526 页, 527 页, 528 页, 529 页, 530 页, 531 页, 532 页, 533 页, 534 页, 535 页, 536 页, 537 页, 538 页, 539 页, 540 页, 541 页, 542 页, 543 页, 544 页, 545 页, 546 页, 547 页, 548 页, 549 页, 550 页, 551 页, 552 页, 553 页, 554 页, 555 页, 556 页, 557 页, 558 页, 559 页, 560 页, 561 页, 562 页, 563 页, 564 页, 565 页, 566 页, 567 页, 568 页, 569 页, 570 页, 571 页, 572 页, 573 页, 574 页, 575 页, 576 页, 577 页, 578 页, 579 页, 580 页, 581 页, 582 页, 583 页, 584 页, 585 页, 586 页, 587 页, 588 页, 589 页, 590 页, 591 页, 592 页, 593 页, 594 页, 595 页, 596 页, 597 页, 598 页, 599 页, 600 页, 601 页, 602 页, 603 页, 604 页, 605 页, 606 页, 607 页, 608 页, 609 页, 610 页, 611 页, 612 页, 613 页, 614 页, 615 页, 616 页, 617 页, 618 页, 619 页, 620 页, 621 页, 622 页, 623 页, 624 页, 625 页, 626 页, 627 页, 628 页, 629 页, 630 页, 631 页, 632 页, 633 页, 634 页, 635 页, 636 页, 637 页, 638 页, 639 页, 640 页, 641 页, 642 页, 643 页, 644 页, 645 页, 646 页, 647 页, 648 页, 649 页, 650 页, 651 页, 652 页, 653 页, 654 页, 655 页, 656 页, 657 页, 658 页, 659 页, 660 页, 661 页, 662 页, 663 页, 664 页, 665 页, 666 页, 667 页, 668 页, 669 页, 670 页, 671 页, 672 页, 673 页, 674 页, 675 页, 676 页, 677 页, 678 页, 679 页, 680 页, 681 页, 682 页, 683 页, 684 页, 685 页, 686 页, 687 页, 688 页, 689 页, 690 页, 691 页, 692 页, 693 页, 694 页, 695 页, 696 页, 697 页, 698 页, 699 页, 700 页, 701 页, 702 页, 703 页, 704 页, 705 页, 706 页, 707 页, 708 页, 709 页, 710 页, 711 页, 712 页, 713 页, 714 页, 715 页, 716 页, 717 页, 718 页, 719 页, 720 页, 721 页, 722 页, 723 页, 724 页, 725 页, 726 页, 727 页, 728 页, 729 页, 730 页, 731 页, 732 页, 733 页, 734 页, 735 页, 736 页, 737 页, 738 页, 739 页, 740 页, 741 页, 742 页, 743 页, 744 页, 745 页, 746 页, 747 页, 748 页, 749 页, 750 页, 751 页, 752 页, 753 页, 754 页, 755 页, 756 页, 757 页, 758 页, 759 页, 760 页, 761 页, 762 页, 763 页, 764 页, 765 页, 766 页, 767 页, 768 页, 769 页, 770 页, 771 页, 772 页, 773 页, 774 页, 775 页, 776 页, 777 页, 778 页, 779 页, 780 页, 781 页, 782 页, 783 页, 784 页, 785 页, 786 页, 787 页, 788 页, 789 页, 790 页, 791 页, 792 页, 793 页, 794 页, 795 页, 796 页, 797 页, 798 页, 799 页, 800 页, 801 页, 802 页, 803 页, 804 页, 805 页, 806 页, 807 页, 808 页, 809 页, 810 页, 811 页, 812 页, 813 页, 814 页, 815 页, 816 页, 817 页, 818 页, 819 页, 820 页, 821 页, 822 页, 823 页, 824 页, 825 页, 826 页, 827 页, 828 页, 829 页, 830 页, 831 页, 832 页, 833 页, 834 页, 835 页, 836 页, 837 页, 838 页, 839 页, 840 页, 841 页, 842 页, 843 页, 844 页, 845 页, 846 页, 847 页, 848 页, 849 页, 850 页, 851 页, 852 页, 853 页, 854 页, 855 页, 856 页, 857 页, 858 页, 859 页, 860 页, 861 页, 862 页, 863 页, 864 页, 865 页, 866 页, 867 页, 868 页, 869 页, 870 页, 871 页, 872 页, 873 页, 874 页, 875 页, 876 页, 877 页, 878 页, 879 页, 880 页, 881 页, 882 页, 883 页, 884 页, 885 页, 886 页, 887 页, 888 页, 889 页, 890 页, 891 页, 892 页, 893 页, 894 页, 895 页, 896 页, 897 页, 898 页, 899 页, 900 页, 901 页, 902 页, 903 页, 904 页, 905 页, 906 页, 907 页, 908 页, 909 页, 910 页, 911 页, 912 页, 913 页, 914 页, 915 页, 916 页, 917 页, 918 页, 919 页, 920 页, 921 页, 922 页, 923 页, 924 页, 925 页, 926 页, 927 页, 928 页, 929 页, 930 页, 931 页, 932 页, 933 页, 934 页, 935 页, 936 页, 937 页, 938 页, 939 页, 940 页, 941 页, 942 页, 943 页, 944 页, 945 页, 946 页, 947 页, 948 页, 949 页, 950 页, 951 页, 952 页, 953 页, 954 页, 955 页, 956 页, 957 页, 958 页, 959 页, 960 页, 961 页, 962 页, 963 页, 964 页, 965 页, 966 页, 967 页, 968 页, 969 页, 970 页, 971 页, 972 页, 973 页, 974 页, 975 页, 976 页, 977 页, 978 页, 979 页, 980 页, 981 页, 982 页, 983 页, 984 页, 985 页, 986 页, 987 页, 988 页, 989 页, 990 页, 991 页, 992 页, 993 页, 994 页, 995 页, 996 页, 997 页, 998 页, 999 页, 1000 页。

## 第三章摇水在从前带来的欢乐

我们还有必要回顾一下中世纪的蒸汽浴 ,并对其展开进一步论述 ,以更好地了解这一在 16世纪逐渐消失的行为。沐浴的初衷是娱乐 ,甚至是某些违犯法规的事。水首先是节日喜庆的象征。也就是说 ,清洁并不是沐浴的真正意义所在。

### 混杂的男女

《玫瑰传奇》(13世纪)里“财富”对“爱情”说的话在寥寥数行诗句中勾勒出了 16世纪特莱姆修道院中的情形。人们头戴花环 ,身材丰腴 ,体格健壮。他们越来越经常地聚到一起找乐子。“极为宽敞的场地”其实只是个浴室 ,这不让人吃惊吗？

小姐和仆人们走过去 ,  
流连在草地、花园和喷泉间 ,



园》<sup>①</sup>赋予失乐园中的某一场景狂热的情欲色彩。这些画展现了男女混杂的景象。其实,这种现象在当时已经开始没落,或者说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被接受。骚动催生了相关禁令的产生。15世纪的浴室里原则上不再允许出现过去那种男女混杂的场面。

沐浴的发展首先在于“分浴”原则的缓慢建立。这一原则表明某些限制已经出现,随着这些限制的产生,有时候“混杂”就没以前那么容易了,某些“接触”也不再那么方便了。随着源于宫廷奢华生活的礼仪准则被接受,人们的“体面”意识和廉耻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丝毫不再能容忍男男女女赤裸地呆在封闭的场所里。15世纪末,很多浴室都采用男女分开的办法。例如,迪涅、第戎和鲁昂的浴室就实行轮流制<sup>②</sup>:有几天是女子沐浴时间,另外有几天是男子沐浴时间,还有几天是留给犹太人或街头艺人的(这说明,至少最后一种情况是这样,在社会地位或文化上受压制的阶层并不被认为具有与其他阶层一样的“体面”)。巴黎和斯特拉斯堡<sup>③</sup>则出现了场地分离的做法,要求男女分别在不同的地方沐浴。

分浴的进程缓慢而无序。等到各个城市相继颁布男女同浴的禁令,一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事实上,这一规则从未得到彻底地实施。15世纪瓦莱尔·马克西姆的手写本<sup>④</sup>就是浴室里男女混杂现象的一个证明:男男女女混在同一个浴池里,互相触摸爱抚着,还有男女绞缠着在床上休息。1533年,波基奥嘲讽了巴登

① 见《失乐园》,高第斯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100页。

② 见《沐浴》,同前著,第104页。一悦,见《沐浴》,同前著,第104页。一悦,见《沐浴》,同前著,第104页。

③ 见《沐浴》,同前著,第104页(注释)。一云,见《沐浴》,同前著,第104页。

④ 见《沐浴》,同前著。



澡”的含义十分清楚。浴室里有热情挑逗的女服务员招待客人。她们“地位低下 放荡滥情”，一般都是乡下来的穷苦女孩，“出卖着自己的身体”。<sup>①</sup>

## 违犯法规

沐浴的历史还与另一段历史有关，那就是欢庆与节日的历史、娱乐与游戏的历史。这样非法和伤风败俗的问题也就不可避免了。

17世纪初期，丢勒在古代荷兰旅行，当时浴室开始消失，他将途中休息时花的每个德里耶都记了下来。可是他通常把花在小酒馆、沐浴和玩乐上的钱记在一块儿，而且内容都差不多：“在亚琛和同伴去洗澡花了缘个德里耶。住旅馆及和同伴去洗澡，我花了缘个银芬尼。玩乐花了缘个德里耶。”<sup>②</sup>这里的沐浴是种多少有点伤风败俗的游乐性活动。沐浴总与节庆联系在一起，它让人消遣，让人挥霍甚至放纵。针对浴室的诉讼案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1756年12月10日，浴室老板娘热阿诺特·赛尼昂被第戎的刽子手施以笊刑<sup>③</sup>，随后被装进一个箱子扔入乌什河中。她罪名众多，但并不都是重罪。第一项罪名是给浴室周围带来了不安定因素：一名浴室顾客破坏了勃艮第公爵的秘书德莫莱内先生家的围墙，而她则可能为此提供了便利。据说这一侵袭事件是冲着德

① 见《阿姆斯特丹的浴室》，见《阿姆斯特丹的浴室》，见《阿姆斯特丹的浴室》。

② 见《阿姆斯特丹的浴室》，见《阿姆斯特丹的浴室》，见《阿姆斯特丹的浴室》。

③ 将被处以死刑或自杀后的尸体放在笊子上，用马拖拉示众的一种加辱刑。——译注



莫莱内夫人去的,但从未得到过证实。接下来的一项罪名是违法组织卖淫。她的浴室被发现“殷勤诱人、年轻丰满的女仆”<sup>①</sup>,顾客可将其带回家。最后一项罪名是投毒。她涉嫌在给一位她“憎恨”的女顾客准备酒菜时使用了一种“特殊”的草药。结果这位女顾客的结局很惨:“看来她好像发了疯……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最后得了不治之症,再也没有恢复健康,就死去了。”<sup>②</sup>

审判漫长而艰难,缺乏确凿的证据。组织卖淫似乎是唯一确定的罪名。如果说热阿诺特·赛尼昂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代价,那么她也为名声不佳的浴室和其中招人非议的经营付出了代价。

例如,1903年,在统计比利时根特市的浴室暴力事件时,德帕斯发现,6个月之内那里发生了10起凶杀案和伤人案。这一统计清楚地勾勒出浴室的状况,也建立了浴室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sup>③</sup>然而真正重要的不是统计得到的数据,而是统计的行为。该行为表明了人们对浴室及在那里发生的一切所持的态度。这类统计在指明暴力事件发生的场所时,突出了这些事件的特殊性,并试图进行解释。这些暴力事件发生在下流场所内,由“言行不端”引发,是社会道德风尚和文明进程力图遏制的。似乎某些还没被明确定性,甚至被视为正常的率直或冲动行为在浴室里就变成了过激行为。另外,那里可能会有更多控制“不当”的行为、粗暴的举止、“过于”冲动的做法和有争议的言论。正如19世纪针对浴室的诉讼案所表明的那样,这些最终使人“动起了刀子”<sup>④</sup>。

① 见前文,同前著,第100页。

② 同上,第100页。

③ 见前文,同前著,第100页。

④ 见前文,同前著,第100页。

作为寻欢作乐的场所,浴室是城市中的是非之地。这正是热阿诺特·赛尼昂受到责难的原因。而且,她的浴室里充斥着骚乱甚至放荡的氛围:“人们在那里叫啊、吼啊、蹦啊,如此吵闹,以至于我们很惊讶邻里居然能忍受、社会正义还能视而不见、地面还能支撑得住。”<sup>①</sup>去浴室是为了约会,为了高兴,为了享乐。这就为违法事件的滋生提供了温床。看来浴室放纵着人的本能需求,似乎纵容人们去违犯各种禁令。这种“混乱”的地方暗藏着潜在的骚乱和暴行。浴室成了欲望的代名词,它助长着真正的或所谓的违法事件的发生。慢慢地,人们越来越视浴室为充满不安定因素的地方。

15世纪,城市结构形成,市中心与郊区日渐分离,城市部分地区被分割成块,即使城市边缘也开始受到管制。浴室,这个总是充满混乱,或者简单点说,总有轻罪发生的地方令人感到担忧。浴室纵容着一种从本质上来说扭曲了的自由,这种自由带来的是扰乱而不是平衡,是破坏而不是保护。作为挥霍钱财的地方,浴室被视为混乱的滋生地,而且人们越来越难以容忍这种混乱。人们对浴室的这种印象以及造成这种印象的现实势必对浴室的生存产生影响。15世纪初,伦敦市区和城郊的浴室就已经被取缔了。1505年,亨利五世痛陈了因为“生活放荡的男女经常出入市区和城郊的浴室”<sup>②</sup>而引发的“伤害、仇恨、破坏、纷争、凶杀、偷窃和其他危害”。许多浴室被关闭是因为在那里发生刑事案件,如斗殴、可疑死亡或其他骚乱等。1518年,皮埃尔·梅兰就因为

① 参见阿诺特·赛尼昂著,第104—105页。

② 参见阿诺特·赛尼昂著,第104—105页。转引自《15世纪欧洲史》,第133—134页。转引自《15世纪欧洲史》,第133—134页。



功能。

沐浴行为的消退是与社会和城市规范的逐渐完善联系在一起。教会在评论沐浴时指出，“经营浴室正如同开妓院一样，是低下的职业”<sup>①</sup>。从17世纪起，传教士越来越多地对这一行业进行了猛烈抨击。在他们的说教中，令人感兴趣的不是教义的宣扬，而是将浴室与其他场所联系在一起。有这样一类“危险”场所：“你们这些上等社会的先生啊，别给你们的儿子自由和金钱去妓院、浴室和酒馆。”<sup>②</sup>但是，单单教士的这一番话还不能直接解释浴室消失的原因。显然，社会功能本身才是最主要的因素。

浴室消失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人文环境越来越难以容忍一个混乱、充满暴力、伤风败俗的地方；另一方面，在人们的观念中，皮肤毛孔张开和体液流失十分危险，这令他们害怕身体会变得虚弱。鼠疫之所以对浴室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是因为它面对的已经是一个岌岌可危、饱受争议的场所。

## 上帝馈赠的欢愉

另外还有私人沐浴的问题。私人沐浴并不会像公共浴室那样制造混乱，因为它只面向少数的特权群体。在这样的情况下显然不会出现公共浴室中斗殴和动刀子的情形，也不会像公共浴室里那样频频发生城市犯罪事件。这种沐浴“隐藏”在高级住宅和府邸中，令人难以想像它会“扰乱”社会。对私人沐浴来说，既不

① 韵藻卷第10册，悦报译译(XV 藻，第10册)，转引自 粤报第10卷第10册，韵藻卷第10册，译韵藻卷第10册，悦报译译(XV 藻，第10册)。

② 韵藻卷第10册，悦报译译(XV 藻，第10册)；另可参考 粤报第10卷第10册，韵藻卷第10册，悦报译译(XV 藻，第10册)。

存在公共浴室所面临的合法性问题,也不存在公共浴室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因此,导致私人沐浴消失的主要是人们对水和身体所抱有的观念。也许,害怕身体被水渗透的心理在此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任何其他解释都可能显得很牵强。与公共沐浴一样,私人沐浴主要也是消遣娱乐的产物,以放纵和玩乐为目的。它以获取欢愉而不是以卫生为出发点。但是这种迎合肉欲需求而不遵守法律的行为也有其“缺陷”。这将最终导致它的消亡。

另外,还可就私人沐浴的例子作些比较。我们可以将环境和布置相同、但所处时代不同的沐浴场景进行比较,以从中发现消失了些什么、取而代之的又是些什么。将这些不同时期的私人沐浴场景逐点进行对照可以再次发现,沐浴这一古老的用水方式并不直接意味着一种卫生行为。有两个例子可以让我们进行比较并显示它们的差别。

《百部新编短篇小说》写于1906年,是专门为腓力三世所作。第一则故事中有个埃诺的税收官。他迷上了一位美貌的瓦朗谢纳女邻居,并试图引诱她。这位税收官采用的招术是,先邀请该女子的丈夫单独来玩,并设法成为他的密友,“只要可能,不论是吃饭,还是用夜宵,无论是洗盆浴还是蒸汽浴或其他消遣,不管是在自家还是在别处,都和他在一起”<sup>①</sup>。然后,引诱那位年轻女子的时机到了。这个男人偷偷把那名女子约出来,巧妙地说服她,表现得机敏而殷勤。该女子倾听着,也明白了他的意思,并且表示同意。接下来就要安排幽会了,这倒没什么稀奇的,但是幽会偏偏安排在沐浴时。当那个“贱人”的丈夫远行时,显贵税收官就可以在家单独与她约会了。“他让人准备好浴缸,里面放满热水;

---

① 佚名,《百部新编短篇小说》,同前著,第10页。

仆人送上塔饼和松饼,然后便可享受上帝馈赠的欢愉了。”<sup>①</sup>欢乐还不只这些:“他们下楼走进房间,便在浴缸里云雨起来,浴缸前摆放着美味佳肴。”<sup>②</sup>这种沐浴就是一幕社会性的欢愉场景:盛宴上宾客品尝佳肴,消遣娱乐。在这个例子中,沐浴也是调情交欢的时机,是男欢女爱的前奏,水增强了感官享受。18世纪这名显贵的举动表明,沐浴是与殷勤款待、消遣娱乐、甚至声色享受联系在一起。这些公开或隐秘的欢乐场面说明沐浴首先是为了享乐。它是种或多或少带有肉欲色彩的殷勤举动和交际手段。

与此相比,18世纪中短篇小说和手记中的某些场景在关键之处则完全不同。这些场景至少反映了已经发生的变化。在舒瓦齐神父的风流韵事中,有一则关于他装扮成女人的模样去和某个侍女睡觉的故事。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卫生准则都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水的踪影全无,而清洁卫生的需求却出现了:“以前,我家有个曾经侍奉过我母亲的老女仆,我每月付她100埃居。我把她叫过来——‘小姐,’我对她说,‘这儿有个别人送给我当侍女的女孩。但我想先知道她是否干净。请您帮我把她浑身上下检查一遍。’她检查了两遍,并把那个小女孩脱了个精光。”<sup>③</sup>当然对于舒瓦齐神父来说,“干净”还意味着没有什么看不见的疾病。“干净”一词有着“社会”和“医学”的双重意义。由于贵族与女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地位差异,神父的戒备心才会如此之重。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戒备心背后还藏着某种厚颜无耻的企图。另外神父还有更深层次的担忧:他要人证实那脱光的

① 同上,第100页。

② 佚名,《悦地集》,转引自《摇猿》,同前著,第100页。

③ 粤重耳,《悦地集》,转引自《摇猿》,同前著,第100页。

\*猿II 译自《悦地集》,转引自《摇猿》,同前著,第100页。

女孩干净与否。神父接下来的行为也有其意义：“我去了盥洗室，然后很快睡觉了，我很想抱抱我的小宝贝。”<sup>①</sup>无论是清洁卫生还是盥洗都不涉及沐浴，甚至连简单的清洗都没有。尽管人们有清洁的需求和行为，但水在其中却不占一席之地。

从放荡的显贵到荒淫的神父，他们的行为都有对方不具备的特征。两者之间甚至还存在着极大的差异。15世纪埃诺的税收官用沐浴来增添聚会或消遣的欢乐气氛，而对于16世纪的那位荒淫者——未来的法兰西学院院士和大贵人——来说，沐浴却是不可想像的，尽管他和他的朋友们经常会花大量时间来梳头、穿衣，精心研究怎么贴假痣以及首饰的戴法。用水的行为消失了，而人们对清洁和装扮的标准却在提高。

我们不能带着今天的观念去看待那时的沐浴，而应该将清洁与沐浴割裂开来。这样才能认识一种与当今完全不同的身体清洁方式，才能了解这种以清洁身体为目的的卫生方式在很长时间内所借助的所有手段。这些手段并不包括清洗，而是指空间、内衣、外衣和其他附属物品等。这里要重现的是已经消失了的身体卫生观念。

---

<sup>①</sup> 同上，第147页。

## 第二部分

# 与水无关的清洁



# 第一章 摇隐藏的和外露的身体部位

19世纪中期,一位叫普拉特尔的穷学生描述了自己为去除身上卷土重来的虱子而采取的办法。他将再次染上虱子看作一场不可避免的战斗。普拉特尔的“反击”措施是原始的,但与其他办法相比,已足以集中体现当时的卫生观念:“各年龄的学生和一部分下等人身上的虱子实在是不计其数……我经常去奥德河河边洗衬衣,尤其是夏天。然后把衬衣晾在树枝上。趁着它晾干的当儿,我开始‘清理’外衣。在地上挖个洞,往里面抖落了一大把虱子,然后用土盖起来,在上面插个十字架。”<sup>①</sup>普拉特尔的举动很能说明问题:他没有想到要去洗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而只是洗了衬衣。另外,这一见证性举动还具有重要意义:从各种迹象来看,普拉特尔只有一件衬衣。他基本上会定期去河边洗衬衣,试图消灭那些赶也赶不走的虱子。

清洗内衣就意味着搞个人卫生,人们转而关注起那些覆盖皮肤的物品。当然,普拉特尔这样做也因为他是个穷学生,但“贫

---

<sup>①</sup> 转引自《欧洲文明史》,第1卷,第100页。转引自《欧洲文明史》,第1卷,第100页。

穷”并不足以解释他的行为,这一行为折射出古代的卫生标准。普拉特尔的贫困不仅仅是社会意义上的贫困,在普拉特尔出生前不久,虱子的存在和衬衣的“有限”使用就已经是相当普遍的情况。无论如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换衣服就等于搞卫生。清洗身体完全不被考虑在内。

## 消灭寄生虫

灭虱行动还将我们引入了普拉特尔那个时代之前的社会。在 15 世纪的蒙塔尤,经常可以看见人们在捉虱。捉虱代表着体贴与尊敬:在床上、在火炉旁,情妇们用心地帮她们的情人捉虱;用人帮主人捉虱;女儿帮母亲、丈母娘帮未来的女婿捉虱。一些技法娴熟的妇女甚至以此谋生:夏天,人们躺在“矮屋子的平房顶”<sup>①</sup>上,在太阳底下,一边让“职业”捉虱妇捉虱,一边闲聊着。到中世纪末,虱子与绝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紧密关联,几乎处处都能见到它们的踪影。15 世纪,《论巴黎》提出的第一个去除或消灭虱子的方法是在胸口将被褥、衬衣或外衣紧紧捂住,“令虱子无法呼吸,紧紧挤在一起,一会便闷死了”<sup>②</sup>。在 15 世纪,对这类寄生虫的描述或简单的提起可谓司空见惯。这至少说明了它们的普遍存在:“虱子会趁人睡觉时咬人。它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包括国王、教皇……要想捉住虱子可不容易,因为它们能十分轻巧地跑掉。快要下雨时,它们就会狠狠地咬人。”<sup>③</sup> 15 世纪,甚至连专

① 转引自《巴黎的起源》,巴黎,1980年,第100页。转引自《巴黎的起源》,巴黎,1980年,第100页。

② 转引自《巴黎的起源》(XIV 卷),巴黎,1980年,第100页。

③ 转引自《巴黎的起源》,同前著,同页。

门为贵族孩子制定的礼仪准则都将虱子的存在视为一种“自然”现象,最多也只认为身上不应该有太多虱子。虱子就在人们的眼皮底下,在指尖上就有。它们到处出没,与日常生活紧密关联:“就餐时搔痒、当着他人的面抓脖子或背上的虱子或其他寄生虫,并杀死它们,这是失礼和不妥的行为。”<sup>①</sup>15世纪初,费拉尔公爵派出的使节住进了刚刚建成的枫丹白露宫。他对里面“扰得他无法休息的跳蚤、虱子、臭虫和一些苍蝇”大加嘲讽,并对“上帝竟然创造出这些无用的动物”<sup>②</sup>感到惊异。为了消灭虱子,很多人像普拉特尔一样采用换洗衣服的办法,或者至少要保持衣服的“干净”。这也正是中世纪以来的社交礼仪准则所要求的。这类要求简短而宽泛,人们遵照了去做,但是并无明确详尽的规则可循。衣着必须像样得体。事实上,衣服的外观才是关注的主要对象。

事实上,人们认为寄生虫与身体卫生之间并没有什么紧密的关联。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那些解释寄生虫出现的原因,那些试图阐述寄生虫产生与繁殖过程的文章。例如,卫生学文论把寄生虫的繁衍完全归咎于体液的过度分泌。出汗过多会导致虱子和跳蚤的滋生。正是靠了这些人体排泄物,寄生虫才得以生存。相反,减少体液排泄将有助于遏制寄生虫的繁殖。一直到16世纪,人们长期以来都很少把寄生虫的繁殖与身体卫生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微生物和瘙痒产生于人体“内部”,是看不见的物质混合带来的必然后果:“孩子得疥疮有两个原因:要么是妇女通便带来的后患,要么就是奶妈的奶有问题,被孩子吸入后很容易在胃里

① 见《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第1卷,第100页。转引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第1卷,第100页。

② 转引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第1卷,第100页。

变质,不能转化成乳糜。”<sup>①</sup>为了消灭疥疮,人们首先把矛头指向了奶妈的奶:“治疗”的办法——要么换奶妈,要么改变奶妈的饮食。

这些爬行生物只可能产生于体内。它们从皮肤里“跳”出来,就像一些正在腐烂的蠕虫好像要从体内跑出来一样,两者十分相似。寄生虫的出现表明了身体内部的失调,是某些不明物质腐化的结果。寄生虫导致过死亡,它们也许会神不知鬼不觉地侵害着鲜活的人体,或者说总会留下些印记和伤口。但是没有人将它们与皮肤卫生联系在一起,没有人提到清洁,似乎清洁对此没有任何影响和作用。在寄生虫问题上,“清洁”没有发言权,它在卫生保健领域已没有一席之地。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别处,越来越多的痂盖、皮肤上渗出的浆液状物质和寄生虫的滋生都没能使他们直接想到清洁。他们认为这些主要反映了一种身体“状况”。要清除这些“麻烦”,首先要注意的是人体内部体统。几个世纪以来,关于寄生虫产生的解释一成不变,17世纪专门为巴黎贵妇人接生的妇产科大夫莫里索也好,17世纪阿维尼翁教皇的外科大夫居伊·德·肖利亚克也好,他们的解释是一样的。在后者看来,虱子和蛆不也正是从“腐化的体液”<sup>②</sup>中产生的吗?孩子们难道不是因为体液充盈而更易成为受害者吗?

这种“体内失调”的理论被接受则说明,当时人们远未像后来那样明确地将寄生虫与清洁卫生联系在一起。此时涉及的只是

---

① 参见《医学杂志》,1665年,第1卷,第100页。早期文献中,如1665年,第1卷,第100页,1665年,第1卷,第100页。

② 参见《医学杂志》,1665年,第1卷,第100页(XIV卷,第100页)。此外,寄生虫的“普遍”存在也是造成中世纪的人们容易染疾、死亡的重要原因。寄生虫与物质腐化之间必然存在着联系。活的人体就一直在腐化:“我们身体的产物是什么?我们自身生产的、来自于我们身体的美好、有用的生物是虱卵、跳蚤、虱子和蠕虫。它们由我们的身体制造,存在于我们体内,并且不断繁殖着。”——参见《医学杂志》,1665年,第1卷,第100页。参见《医学杂志》,1665年,第1卷,第100页(第100页)中引用的17世纪文论。

病理学说而已。人们似乎还未将注意力转到即将显而易见的那个事实上来,寄生虫与清洁卫生之间很快就将明了的联系似乎还没出现:“那些肮脏的脓包,那些使孩子的身体尤其是脸和脑袋腐烂的痂盖和溃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痂皮等,虽然作者只是指出了它们偶尔几个不同之处,但在我看来,它们都是由多少具有黏性的酸性淋巴液造成的。”<sup>①</sup>为了避免各种侵害和皮肤受损,传统学术界更倾向采用这样一种措施,那就是限制和控制体液。

而且,这一措施还与许多其他规则相吻合。这些规则一直到19世纪都是卫生准则的基本组成部分。它们要求调控饮食,因为这是身体健康的基础。饮食结构关系到体液及其质量,对健康起着决定性作用。而改变饮食结构还可从源头上遏制寄生虫的产生:“体虚者体内有大量酸性体液,他们身上很容易出现这样的虫子。为了治好由此引起的瘙痒,就必须服用药物来克服体虚。”<sup>②</sup>当然除了“克服”,还有“控制”。要避免食用那些分解时产生酸性和黏性物质的食物,以及所有可能会令出汗增多的食物。只有从人体内部进行调节才能遏制寄生虫的繁殖。另外还要避免食用过于“潮湿”的食物,因为它们消化起来比较慢或者不易消化。例如,令人惊讶的是,在16世纪夏尔特尔修会修士们的居室里没有臭虫出没,而那些仆人的房间里却有许多。在卡尔达诺<sup>③</sup>看来,也许是因为修士们能够不吃肉吧<sup>④</sup>。在16世纪,没有臭虫的房间依然足以引起关注。而修士们的体液恐怕最能解释为何他们的房间里没有臭虫。这样,一种完全凭经验来判断物质是否纯净的标

① 配林那斯·博萨利同前著,第 源页。

② 勾援世录·博萨利同前著,第 圆页。

③ 员教录·员教,意大利哲学家、医学家、数学家。——译注

④ 分册·员教,非利普·博萨利同前著,第 圆页。

准就产生了。19世纪早期的“身体美化”艺术文论中就有一篇对这一标准进行了通俗的阐述：“这种疾病（头癣）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除了肉，不该吃其他东西。肉能产生利于健康的体液……”<sup>①</sup>这并不意味着选择食物应当十分挑剔，但它至少说明有无寄生虫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食物。

这些传统观念折射出一段历史的最初阶段，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段盲目无知和麻木的时期。在论述这些与今天完全不同的认知时，我们发现两者的差异如此巨大，甚至引起了我们的不安，似乎超过了容忍的极限。当然，这些认知反映了那些已被完全遗忘的观念，但它更反映了一种深层次的感觉转变。因为在这里，与卫生“法则”一样重要，甚至比它更重要的是人的感觉，甚至情感。在这段早期的历史中，很多后来被证明是非常“基本”的联系并未被意识到，尤其是肮脏与疾病间的联系。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一些在今天已成为下意识反应的观念在那时还未形成。人们对身体还没有明确的认识，而我们对身体却已有十分清楚的概念。

虽然这些文论中并未提到清洁卫生，但并不意味着当时不存在清洁身体的行为。身体清洁行为存在着，只是与今天的方式不同，只是更侧重其他方面。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并不存在着绝对的“零点”，没有完全处于蒙昧状态的领域。清洁卫生是文明进程的一部分，而文明也不是从绝对的零点开始的。因而，我们最终还是要将已有的观念放到一边，以便探究清洁行为的古老表现形式及其发展过程中的各个转折点。

---

① 转引自《世界文明史》第10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

## 脸和手的清洁

但是,中世纪的早期卫生准则至少已对身体卫生的某一方面作出了“古老”的规定,那就是手和脸的清洁。要使外露的身体部位保持整洁,去除上面的污垢。许多长期占据重要地位的古代医学著作也反复强调这一点,甚至还有以此为主题的古诗:

你的双手在清晨用凉水洗净了,  
你清洗过的眼睛还湿漉漉的。<sup>①</sup>

有时候,人们清洗眼睛也是因为水与眼睛的液态部分有着相似之处。医生认为,水,尤其是冷水,可以明目;水与眼睛间似乎存在着物质上的统一和功能上的呼应。从14世纪起,人们开始害怕水会渗入体内并在其中腐化变质。而在这种担心出现之前,对水的评价与“健康”之间有着一种不成熟但却特殊的联系:“要用刚舀来的、最冷的水洗脸洗手,因为这样可以使你眼睛明亮,目光敏锐。”<sup>②</sup>这类与明目有关的评述总是模糊而次要的,不管怎样都是一带而过,没有深入分析。洗脸也不是总被提起,似乎还不如洗手被提到的多。

同样,洗脸洗手不是因为健康受到了威胁,它对健康无任何要求。保持双手干净和脸部光滑的意义不在于“健康”,而是体现了一种不容置疑的精神要求。其目的主要是保持体面,而不是卫生。这种规定与其说是医生的传统,不如说是教士的传统。这

① 配文:《中世纪早期医学著作中的卫生观念》,《中世纪史》,第1卷,第100页。

② 佚名,《中世纪早期医学著作中的卫生观念》,《中世纪史》,第1卷,第100页。

样,学术著作显然无法制定明确的清洁卫生标准及其基本形式。最古老的清洁标准实际上是种礼仪规范,而非卫生准则,真正重要的是外表。按照这些标准,“评判”一个人要看他最表层的服装。中世纪时,这些标准约束下的“个体”非常符合当时系统化的社交礼仪准则。修饰良好的外表可以让人迅速联想到“干净”。这种修饰属于礼仪范畴,而且只涉及他人看得到的身体部位。

中世纪的这些行为和规则本身显然并不是一种开端,它们不能算是身体卫生的开始。然而它们的意义却是双重的:卫生标准体系已初现雏形,并且成为现代卫生准则的前身,虽然两者的作用和方式极为不同。从这点来看,早期卫生标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代表了人类清洁卫生发展的第一步。

洗脸洗手是宫廷贵族的侍从必须学会的礼节。它体现着一种社会准则,并且表现为简单而直接的规则。另外,由于洗脸洗手已属于社会道德风尚范畴,人们很少会对此作出明确的阐述。除非不洗脸洗手已有伤体面,否则人们是不会有评论的。15世纪的 约瑟·拉萨尔<sup>①</sup>在告诫圣特雷的小让别用脏手伺候主人时说,“因为只要侍奉主人用餐,都有这样的要求”<sup>②</sup>。在社交中有点拘于礼节的贵族们则对洗脸洗手的程式化起到了推动作用。他们的做法只会助长追求“体面”的行为。洗脸洗手这种清洁方式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并且与过去注重谨慎克制、循规蹈矩的传统相符合。它被当作不可违背的准则来传授:

有教养的孩子们,你们一定要洗手啊,

---

① 约瑟·拉萨尔,法国作家,代表作《圣特雷的小让》。——译注

② 约瑟·拉萨尔,《约瑟·拉萨尔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XV页。



起床后 ,用餐时 ,夜宵时。<sup>①</sup>

给一个人“洗手水”是礼貌与友好的象征 ,这一点在艳情小说中有迹可循 ,就如同在许多宗教习俗中都有所体现一样。它是关切与好客的象征 :

人们给他洗手的水 ,然后是擦拭的毛巾 ,接着便引他入座。<sup>②</sup>

洗手也是日常的、有规律的行为。员袁世纪 ,韦尔农主宫医院的嬷嬷们每天在“食堂集中”前都要先“去卫生间”<sup>③</sup>。甚至还专门有钟声提醒贝克修道院的修道士在饭前去洗漱间洗手(澡盆类集 葬宅葬宅葬葬葬葬葬)。另外 ,圣伯努瓦<sup>④</sup>在谈到教会物品的保养时就提到了“兄弟们用来擦拭手脚的布”<sup>⑤</sup>。

“洗手”被反复强调 ,“洗手盆”也常常出现在中世纪富裕家庭的财产清册中。这样 ,人们几乎可以通过“洗手”来显示排场——至少对贵族家庭来说是这样。例如 ,员袁缘年 ,弗朗德勒伯爵居伊

① 耶里类集《澡盆类集葬葬葬葬葬葬葬》(XIV 澡盆类集),澡盆类集,员袁,贵类援

② 澡盆类集《澡盆类集葬葬葬葬葬葬葬》(XII 澡盆类集),澡盆类集,员袁,贵类援

③ 澡盆类集《澡盆类集葬葬葬葬葬葬葬》(XIII 澡盆类集),澡盆类集,员袁,贵类援

④ 澡盆类集《澡盆类集葬葬葬葬葬葬葬》(员袁,贵类援)

⑤ 历代罗马教皇的名字。——译注

⑥ 澡盆类集《澡盆类集葬葬葬葬葬葬葬》(澡盆类集,员袁,贵类援)

家就有四个“银制的洗手盆”<sup>①</sup>；一个世纪以后，圣母院议事司铎克  
莱芒·德·福康贝尔家用餐时，“桌上放了四个洗手盆”<sup>②</sup>以供使  
用。15世纪中期，鲁昂的高利贷者热昂·巴约家只有一个洗手  
盆<sup>③</sup>，而同时期的王室财产清册上却记有十多个洗手盆，其中两个  
是“用带蔷薇花图案的搪瓷制成，盆的边缘刻着小盾形纹”<sup>④</sup>。另  
外，王室用具中还会有一到两个用来洗头或洗脚的盆，这说明  
“盆”也可以有多种用途。几乎所有财产清册中记载的清洁用具  
都只限于洗手盆。洗手是当时最主要的清洁形式，有时候甚至是  
唯一的。例如，早上起床后的洗漱仅仅就是在手上洒点水：

我从床上爬起来，穿上衣服，并洗手。<sup>⑤</sup>

虽然只限于个别身体部位，但这种鲜有争议的清洁行为所反  
映的古老的卫生意识却具有社会意义：洗手体现着一种保持体面  
的艺术，而这种艺术只是针对外露的皮肤而言（首先是手）。在  
“体面”的定义和“部位”的选择上表现出来的双重局限性正是古  
代卫生意识的特点所在。

① 悦溪河《欧洲中世纪史》（员版），河南信实出版社，2008年，第100页。  
② 《欧洲中世纪史》（员版），河南信实出版社，2008年，第100页。

③ 《欧洲中世纪史》（员版），河南信实出版社，2008年，第100页。  
④ 《欧洲中世纪史》（员版），河南信实出版社，2008年，第100页。

⑤ 悦溪河《欧洲中世纪史》（员版），河南信实出版社，2008年，第100页。

⑥ 分溪河《欧洲中世纪史》（员版），河南信实出版社，2008年，第100页。

⑦ 悦溪河《欧洲中世纪史》（员版），河南信实出版社，2008年，第100页。



然衬衣仍旧没有露出来,但它使服装在外部功能和内在质地上产生了不同层次:从轻薄面料到厚重面料;从最私密的服装到最外露的服装。衬衣十分实用,是呢绒与皮肤之间柔软的衬里。《十日谈》<sup>①</sup>1350年法文译本中有幅彩色插图清楚地展现了两种不同质地的服装。<sup>①</sup>一个坏蛋手持镰刀在一条低凹的路边实施抢劫。这个坏蛋如此贪婪,抢得受害人身上只剩下一件衬衣:外衣被抢走了,衬衣一直拖到大腿二分之一处。对比很明显:此前,受害人的衬衣一点没从外衣中露出来。现场目击者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只看到受害人包住全身的长袍、那些有颜色的布片。

日常生活中,衬衣是不外露的。但它有着自己的作用——例如,通过定期换洗衬衣来进行清洁。然而,这种用途似乎还未真正发挥出来。因为那时对于换衬衣还没有明确的概念。在15世纪玛丽·德·法兰西<sup>②</sup>写的关于一个修士的系列故事中,主人公的衬衣是重点描写对象。似乎修士不换衬衣是很平常的,故事的意义正在于此。主人公就这么一件衬衣,从别人在上面留下的印记就可判断出来。自然不管到哪都穿着,不曾脱下。他四处游历,经过重重海上航行,终于回到了布列塔尼,可是穿的还是那件衬衣,仍然轻易就可辨认出来。虽然很久没见,那位夫人还是在衬衣上找到了她曾留下的褶皱。<sup>③</sup>如果不是因为主人公只有一件衬衣,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16世纪初,蒙塔尤的皮埃尔·莫里有时倒是会换衬衣,但间隔时间很长。换衬衣是如此少见和引人

<sup>①</sup> 则援月籍籍稿,同前著,第556页。关于衬衣,还可参考云援子翠社撰《悦院定案院案深案案,造科德则幽粤志XIV第V卷,译春,拜隆,时代社,1990年,第555页、556页等。

<sup>②</sup> 1404—1462年,法国第一位女诗人,生平不详。她开创了中世纪八音节叙事小诗,即所谓籁歌。这种叙事小诗曾风靡一时,影响全欧洲文坛。主要作品有《朗瓦尔》、《金银花集》。——译注

<sup>③</sup> 则援月籍籍稿,同前著,第556—557页。

注目,以至于皮埃尔在做一项与此无关的调查时把它顺带写了进去。<sup>①</sup>

显贵家的账本也说明衬衣的用途尚不明确。国王总管家艾蒂安·德·拉封丹在1565年到1574年间共买了十来件长袍。它们的质地精良悦目,用大理花纹的呢绒或细呢绒制成,带毛皮衬里和做工精致的衬里。尤其是取自松鼠腹部、用来点缀丝绸领子和袖子的灰鼠皮更是华贵长袍的主要标志。国王整个人被包在了这类长袍中。它们最重要的特质是必须用厚重而色彩多变的面料制成。象征王室奢华的则是缀有精致皮衬里的呢绒袍子。1574年耶稣升天节那天,让·勒邦穿了件“布鲁塞尔大理花纹”、缀有灰鼠皮里子的四件套长袍<sup>②</sup>。在同时期王室布制品的支出记录中,可以找到国王在弥撒祭具和帽子上的花费,但却不见购买或制作衬衣的费用。衬衣绝大多数时候都不会露在外面,所以它只能是件不常被提起或用到的物品。

16世纪初,奥弗涅地区的贵族纪尧姆·米罗尔的账本也证实了这一点。从账本中可以找到在宽袖长外套、长袍或裤子上的支出,但要找到在内衣上的支出却困难得多。内衣的确存在于生活中,但关于它们的用途和数量都没有确切的说明。1566年,米罗尔家花两个法郎买了块布料。但在账本上,这块布料却被算进缝制“下装”的呢绒料中,压根儿没说明它后来到底用来做什么了。没有任何迹象可以推断出谁将穿上这块布料制成的内衣,也不知道要穿多久。<sup>③</sup>

① 转引自《血染的蔷薇》,同前著,第104页。

② 转引自《血染的蔷薇》,同前著,第104页。《血染的蔷薇》,悦读,2013年,第104页。

③ 转引自《血染的蔷薇》,同前著,第104页。《血染的蔷薇》,悦读,2013年,第104页。

但是这种“贴身”的衣服并不总是受到轻视或忽略。内衣的质地反映着一个人的社会身份。15世纪初,福尔泽耶恩的贵族德·罗什福尔太太的衬衣是由员古尺①“兰斯布”②缝制而成。这种料子与买来为仆人做内衣的料子不是一回事。前者需要缘个法郎,而后者只要员个法郎。③同样,根据博城堡的财产清册,1541年,阿勒万伯爵夫人去世时穿的一件上衣(相当于衬衣)甚至考究到在上面嵌了金线。但是这件衣服似乎是她唯一的一件衬衣。而从账本上来看,长袍和白鼬毛皮里子却很多。④内衣意味着精细的、比呢绒衣服更复杂的做工,因而缝制内衣也更昂贵。中世纪时可以用来做内衣的料子很少。许多人家的财产清册上都没有、或者很少有对内衣的记载。例如,1503年,巴黎居民加勒朗·勒布雷东家只有一件衬衣,⑤而1514年,外省居民阿莉西亚·博内富瓦家一件都没有;⑥在一位死于1518年的巴黎小伙子家中只有一件衬衣,⑦死于1529年、无儿无女的手艺人让·德·维耶西尔家也只有一件。后来勃艮第公爵永久接手了他的作坊并继续经营下去。⑧

我们不能把衬衣的不普遍性归结于它的制作费用。许多拥有布制品的人家、尤其是有许多台布的人家,往往只有很少几件

① 员古尺原合员厘米,后改为员厘米,1541年废止。——译注

② 兰斯布,即兰斯布,一种由羊毛和亚麻制成的布料,常用于制作内衣。见《中世纪欧洲经济史》,第15卷,第150页。

③ 关于法郎的记载,见《中世纪欧洲经济史》,第15卷,第150页。

④ 关于博城堡的财产清册,见《中世纪欧洲经济史》,第15卷,第150页。

⑤ 关于勒布雷东家的财产清册,见《中世纪欧洲经济史》,第15卷,第150页。

⑥ 关于阿莉西亚·博内富瓦家的财产清册,见《中世纪欧洲经济史》,第15卷,第150页。

⑦ 关于巴黎小伙子的财产清册,见《中世纪欧洲经济史》,第15卷,第150页。

⑧ 关于勃艮第公爵接手作坊的记载,见《中世纪欧洲经济史》,第15卷,第150页。

贴身内衣,似乎要这些衣物没什么用一样。据普雷尔大学创建人的妻子让娜·德·普雷尔德的财产清册记载,1667年,她有好几十古尺的台布和开得很精细的布料。布料如此充裕,有些只能放在那里了事,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用处;而另外一些则做成了台布或其他室内用品。相反,在这长长的清册中,只记有两件领口、前胸等加衬后的上衣(另一种相当于衬衣的服装)和两件短上衣。<sup>①</sup>尽管没有什么在阻碍内衣变得“充裕”,它的数量还是屈指可数。人们并没有在这类服装上花费很多;相反,他们将钱花在了与内衣用料极为相近的台布上,以及厚重的外衣上。对于贵族或城市居民来说,真正重要的是服装上热烈奔放的色彩,而最能淋漓尽致地表现这一点的大概就是毛皮了。通过这个具体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并不是因为缺乏布料或者因为所需布料太少见而限制了内衣的数量,而是因为一种文化传统上的原因。这与特殊的服装观念有关:人们首先关注的是轮廓与外观;也许还与皮肤观念有关:更换内衣还不是必需的。一些生理现象,例如出汗,主要还是治疗学关注的对象,在卫生学领域没有激起任何反应。关于内衣,社会礼仪准则表现得摇摆不定,没有明确规定。

但这并不意味着不清洗或不更换内衣,只是从来没有人清楚地说明换洗的频率或者应该如何换洗。有时也会有所提及,但很少有明确的阐述。换洗内衣还是个模糊的概念,似乎无足轻重。面对外衣的剪裁和面料,它的重要性被一笔勾销了。修会对某些清洁行为的频率有明确规定。但对于直接接触皮肤的衣服,虽然也会提到其清洗的频率,但却没有具体说明:“一名修士有两件里

<sup>①</sup> 让娜·德·普雷尔,《普雷尔家族财产清册》(1667年),《普雷尔家族财产清册》,普雷尔家族财产清册,普雷尔家族财产清册,普雷尔家族财产清册。

衣和两件修士服就够了,这样晚上就可以换下来拿去洗。”<sup>①</sup>中世纪的修会还没有规定要定期清洗内衣。

在奢华之风盛行、修会势力强大的时期,除了圣伯努瓦提倡的苦行生活外,内衣的管理也很能说明问题。尽管按照奢侈之风的标准,更换内衣应该更频繁,但事实上,它依然十分“有限”。即便是最富有的人家,家里也不过就几件内衣。衬衣作为外衣的功能性补充,仍几乎不受重视。人们并未忽略它,但也不会关心它。对服装的关注主要还是集中在表面。外衣不仅吸引着、而且集中着人们的目光。“多”和“体面”是最重要的两个要素。内衣代表着皮肤,是身体状况的具体反映,但在呢绒和毛皮外衣的面前,它的地位大大动摇了。似乎所有注意力都转移到了外衣上。面料和样式就是服装所有品质的体现,这一层“外壳”代表了整个身体。

18世纪末,尽管对服装的评判标准在逐渐走向多元化,但《巴黎的让》中的一个情节仍然反映了“外表”长期以来所具有的集中而特殊的重要性。

应邀参加西班牙公主婚礼的英国客人从自己国家来时并未带换洗的衣服。从伦敦到马德里,他们一直就是那身衣服:自始至终穿着那身华袍、那身衬衣和宽袖外套乘船航行或骑马前行。他们穿过崎岖的道路,越过险恶的江河;他们抵挡了暴风雨的袭击,忍受了烈日的灼烤。等到达西班牙时,已是衣衫褴褛。在婚礼上,人们对他们的装束评头论足。法国人讥笑这群既没有衣箱也没有行李箱的旅行者,嘲笑他们不能保持整套行头的整齐,奚落他们的举止。但法国人的嘲笑只是针对他们被雨水弄坏的衣

<sup>①</sup> 阿德里安·勒孔特著,第15页。



服和走了样的服饰,对他们身上可能出现的肮脏甚至恶臭却没有任何评价。英国人的掉价有几个具体原因:筋疲力尽,袍子颜色褪尽,却又端着威风架子。法国人(包括作者)对英国人的嘲讽并未涉及他们的卫生状况或“内在”情况。英国人违反的并不是身体卫生准则,而是礼仪和优雅的准则:“要是那些英国人把特地为婚礼准备的漂亮长袍带来就好了——在他们国家带衣箱或者行李箱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您可以想像那些袍子最后成了什么样:披零挂落,有些还缀着缩水的貂皮、狐皮和其他许多种毛皮里子。第二天,您就会看到那些毛皮里子已经破败、缩水的长袍。”<sup>①</sup>

从伦敦到马德里几个星期的行程中一直穿着同样的衣服是很粗鲁的表现。但这主要是因为衣服会因此失去原有的光彩。黯然失色的是这些衣服,被其他客人嘲讽的也是这些衣服,而且只有这些衣服才会惹人讥笑。英国人的粗野愚笨首先表现在忘记维持优雅的“外表”。显然,唯一重要的是衣服的状况:面料要厚重,毛皮要光鲜,剪裁要合身。

不关心皮肤本身的状况正是中世纪卫生行为的特点。身体似乎附属于那些包裹着或缠绕着它的外部物品。当时的卫生理念完全受了这种观念的左右。清洁的确存在,但只限于外露的身体部位或覆盖这些身体部位的物品。

## 周围环境的清洁

在清洁卫生方面,宗教团体对公共场所和物品的要求远远多于对个人和身体的要求。厨房内的布制品、弥撒祭具和各种器皿

---

<sup>①</sup> 编年史,第1卷,第147页(XV, 卷1, 第147页),圣多明各修道院修士雷纳迪·德·马同前著,第40页。

是关注的重点。圣伯努瓦对这些物品的要求比其他任何物品都明确：“如果有人疏忽了修道院器具的维护或没有保持它们的清洁，那么他将受到惩罚。”<sup>①</sup>似乎只有通过身体接触过的物品、经过的场所、使用过的工具才能间接体会到它的存在，人们的注意力只在外表上，有些物品经常被提到，但那只能反映人们的注意力所在：“值周修士将全力打扫所有污垢，尤其是修道院内的，另外还有锅上的汤渍和沥青（原文如此），这还不算生火的热气和厨房里的其他污垢。”<sup>②</sup>

但身体的真正私密空间却没有人提起，那是外衣底下的另一个物品世界。对宗教团体而言，外衣的价值在于庄重体面，而远非华美绚丽，统一灰暗的颜色，包得严严实实的长袍，剪裁和用料都遵从简朴端庄的原则，不会用毛皮，也不会用昂贵的呢绒料子。但这些都只与外表有关：“如果有修士在穿着上过于讲究和刻意，那么修道院长们就会没收他的那些服饰，再另给他一套。”<sup>③</sup>外衣的样式和风格一直是关注和谈论的对象，也是唯一的对象。

本笃会修士与巴黎贵族的服装有巨大差别。拥有大量贵重的呢绒料与修士的贫修之愿<sup>④</sup>相去甚远，服装在这里体现着社会身份差异。但即便这样，不同社会阶层间还是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样都关心脸和手，同样都重视服装的表征作用，同样也都忽视了那个可能存在的私密空间。这样，他们的卫生标准也具有了一系列相似之处，而且主要是社会性的相似之处。他们的服饰绝大部分是他人看得见的。

① 圣伯努瓦著，圣伯努瓦著，第 28 页。

② 圣伯努瓦著，圣伯努瓦著，第 28 页。

③ 圣伯努瓦著，圣伯努瓦著，第 28 页。

④ 进修道院时要发的贫修、贞洁、从顺三愿。——译注

其他社会团体的做法还可更好地说明人们关注的对象具有一致性。例如,在挤满了穷人、每天都有人死去的医院,的确存在着清洁卫生的要求,但并不是针对那些光着身子挤在一起的病人。被包裹在衣物和被单中的病人“堆积”在一起,入院后,经过象征新归属的基督教忏悔,医院工作人员便将他们一个个紧挨着排放了事:“把病人放到床上之前,先让他忏悔或坦白罪恶,然后,如果他十分虔诚、老实而恭敬,就可以给他发圣体饼。”<sup>①</sup>入院程序侧重精神上的教化,对那些将要挤在一起忍受痛苦的人并没有卫生方面的要求。如果说医院有卫生方面的规定,那也只是针对医院的场地而言。15世纪初期,医院对“每周六发放”<sup>②</sup>给各个病区的扫帚都有统计。事实上,关于场地清扫都是一带而过,很少有具体描述。而且并不是每个病区都会进行清扫。至少对于慈善医院和私人医院来说,清扫的目的在于腾出更多空间,而不是“清洁”。1507年,巴黎主宫医院专门拨款让人宰杀闯入病房、躺到病床上的狗。三十六条“在此占据病人床位的流浪狗”<sup>③</sup>就这样被捕杀了。这是一场扫除障碍的战斗,是在构想真正的身体卫生之前,制止混乱的秩序。

这一现象并不是医疗机构才有。例如,十四五世纪的中学校规多少都会直接对“清洁卫生”有所要求。但这些要求主要是针对垃圾堆积物。它们要求防止垃圾占用空间,清理垃圾堆积:“任何人都不得在走廊、卫生间、门前或屋后的入口处堆放垃圾。”<sup>④</sup>这些规定并没有对清扫的频率作详细说明,其主要目的在于保持道

① 《事物纪原》卷之四十五《医院》,同前著,第171页。

② 《事物纪原》卷之四十五《医院》,同前著,第171页。

③ 《事物纪原》卷之四十五《医院》,同前著,第171页。

④ 《事物纪原》卷之四十五《医院》,同前著,第171页。

路通畅,防止垃圾堆积。“清洁”只针对场地和垃圾:“任何人都不得在屋子墙角处堆放垃圾,除非那是指定的堆放地点。”<sup>①</sup>对于深层的身体清洁,例如那些不外露的身体部位的清洁,校规并没有作出要求——尽管后来的校规中会有。中学生的外衣在样式上仍然遵循着端庄得体的原则。

在城市里也一样,清除障碍比清洁重要。关键是使随时有可能堵塞的道路保持畅通,将垃圾运走,清空地面。“清除障碍”首先要搬运,但是会遇到很多困难,例如道路缺乏、搬运无序、街道狭窄。而城市外围的石头墙也使清除困难重重。河道不畅,泥沙淤积。唯一的办法就是清空堆积的垃圾和废弃物。例如,不挖掘宽大的坑槽或开掘水路,而是让居民“叫人搬走废弃物”<sup>②</sup>;不去建造运输通道,而是宁可慢慢地将垃圾转移到河岸和垃圾场上;没有清洗,只有搬运。浴室就在乱七八糟的垃圾堆旁。

私人和公共茅厕则使废物清理变得难上加难。为数很少的私人茅厕其实几乎就是一个个露天的坑,通常位于两座房屋之间,坑中间嵌着马桶箍。它们类似于《十日谈》中的那不勒斯茅厕。做马匹生意的年轻人安德烈乌齐摇摇晃晃地蹲在一个悬空的、由两块木板搭成的茅坑坑位上,结果在众目睽睽之下掉进了坑里。<sup>③</sup>公共茅坑差不多都一个样,要是不建在河岸上,整个地区都会变得臭气熏天:“出于生理需要,居民们不得不到处方便;他们在钟楼里,在守夜人的住所门口,在人迹罕至的小巷中,在人家门廊底下解手。”<sup>④</sup>

① 《硬壳老米拉生》,《硬壳老米拉生》,同前著,第 50 页。

② 曼廷,《硬壳老米拉生》,《硬壳老米拉生》,同前著,第 50 卷,第 100 页。

③ 曼廷,《硬壳老米拉生》,同前著,第 100 页。

④ 曼廷,《硬壳老米拉生》,同前著,第 50 页。

铺路,或者对垃圾清除作出更严格的规定都没有改善茅厕状况。直到 15 世纪末,莫贝尔广场才为了清除垃圾而铺路,否则的话广场上就一片混乱:“我们收到莫贝尔广场及其周围居民和逗留者的请求,他们认为广场上一直以来满是污秽的粪便和其他垃圾,阻碍了居民和在此买卖的商品货物通行。于是有人清理和打扫了广场,然后由这里的居民出资铺路。”<sup>①</sup>也是在 15 世纪末,巴黎市民如果“不将住所前污秽或腐烂的垃圾和废弃物……运走并放到指定场所”<sup>②</sup>就将面临 1 个苏的罚款甚至监禁。15 世纪末,亚眠市的行政长官们考虑提供一种用专门的双轮敞车搬运垃圾的服务。<sup>③</sup>

满是垃圾和废弃物的城市景象本身并不能解释中世纪占主流地位的身体卫生标准。但它至少能解释一些机构为了公共“卫生”所作的斗争。同时,它还突出了当时清除垃圾堆积物的方法;这些改进过的、但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没有成效的方法。医院和中学对身体卫生似乎还是没有明确规定,相反,它们对垃圾和废弃物的必要清除十分重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找出这一现象的意义所在。

① 《韵藻》卷之四十五《杂言》“莫贝尔广场”条。《韵藻》卷之四十五《杂言》“莫贝尔广场”条。(见《韵藻》,同上,第 10 卷,第 100 页。

② 《韵藻》卷之四十五《杂言》“莫贝尔广场”条。同上,第 10 卷,第 100 页。

③ 引自《月发》卷之四十五《杂言》“莫贝尔广场”条。《韵藻》卷之四十五《杂言》“莫贝尔广场”条。同上,第 10 卷,第 100 页。

## 第二章 摇皮肤和干净的内衣

在博纳旺蒂尔·德·佩里埃的一篇小说中写道,15世纪中期,有个主人想找机会把一个仆人揍一顿。他打算将这个仆人扒光衣服,好好嘲弄,甚至羞辱一番。冒失鬼仆人正在打网球,当他打到其中一场时,主人突然闯了进来,将他带到附近的一个理发店里,用十分慈爱的语气对理发师说:“我的朋友,请您帮我准备件衬衣给一位已经浑身湿透的小伙子,并替他稍稍擦一擦(原文如此)。”理发师立刻心领神会:“富凯被带到店后间,那儿已经煞有介事地生了一堆火。他们让富凯在火堆旁把衣服脱掉。可怜的富凯很乐意地把他的白衬衣脱去。其实棍棒早就准备好了。”<sup>①</sup>故事本身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只是展现了一种众所周知的粗暴方式。对我们的研究来说,更有意义的是故事中那个主人利用的“时机”,尽管这并未被点明:一场网球打下来换衬衣是很正常的事,似乎跟不用水来洗去汗水一样自然。故事中的理发师自己也不清洗。换衬衣代替了清洗。换衬衣并非完全轻而易举,因为富

---

<sup>①</sup> 月泉耕堂《佩里埃小说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XVI页。同前著,第猿页。



强健,就好像精神和躯体得到了重生一般。”<sup>①</sup>也许,蒙田最能淋漓尽致地表达这种已成习惯的感觉。他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描述了这一感觉。这种感觉融进了必不可少的行为中,并且十分平常地渗透到日常生活和其他习惯性行为中:“我无法在白天睡觉,也不会正餐以外吃东西……不能让身上有汗……要我不戴手套,就像让我不穿衬衣、餐后及起床后不洗手或床顶没有床帷一样难受,就好像省去了必要的物品和步骤一样难受。”<sup>②</sup>一连串的列举可能会让人觉得毫无头绪。但我们还是轻易就可发现洗手的重要性,并且可以推断出更换内衣已成为一种明确的身体卫生方式。

卫生准则也在发生着变化。1563年韦维斯(分六卷)的《谈话录》里女仆与学生的一段对话就反映了这一点。清晨,学生飞快地洗漱完毕后,女仆问他要不要换白衬衣:“埃马纽埃尔,你要件白衬衣吗?”——“我现在一点不需要。这件还不太脏,明天再换。请把上衣给我。”<sup>③</sup>在这以教育为目的的《谈话录》中,小男孩的回答表明,他的衬衣相对来说还算干净,而且这是因为定期清洗内衣的习惯正逐渐形成;同时他的回答还表明,人们起床后的洗漱步骤也发生了变化。衬衣并非天天得换,但现在它已受到重视。另外还有一点在推动人们形成换洗内衣的习惯:衬衣已冲破了外衣的阻挡,使他人可以间接地、但却清楚地推测出身体的卫生状况。这需要视觉以外的感觉介入。更换衬衣仍意味着清洁皮肤,尽管在此过程中实施清洁行为的手并不直接接触皮肤。

一条牢固的准则建立了。例如,在十六七世纪的法国,卫生

① 蒙田《谈话录》同前著,第Ⅳ卷,第Ⅳ页。

② 蒙田《谈话录》同前著,第Ⅳ卷,第Ⅳ页。

③ 蒙田《谈话录》同前著,第Ⅳ卷,第Ⅳ页。



没有其他任何衡量标准。人们通过换干净衬衣来清洁隐藏的身体部位。这样的效果类似于用水清洗,但比较稳妥,主要是“没那么危险”。这样,沐浴不但让人不安,而且确实没什么用处。衬衣吸了汗,沾了污垢,换衬衣实际上就相当于沐浴了。卫生文论也竭力试图阐述贵族和布尔乔亚达成的这一共识:那就是“白衬衣能去除污垢”。衬衣成了揩干布,可以起到“清洁”作用:“我们知道为何衬衣能带走身体上的汗水。因为汗水含油或含盐,它如同成分相似的肥料一样渗透这些枯死的植物(指衬衣)。”<sup>①</sup>这是对一种已存在行为的形象说明。卫生学家在此评论的是已形成的习俗,只是另外运用了比喻手法和“学术”语言。另外,人们认为衬衣可以代替其他所有清洁手段:“洁白的衬衣可以净化身体,去除其表面污垢,这样就便于体内分泌物和油脂排出,附着到白衬衣上。”<sup>②</sup>这一观念几乎可以改变现代卫生的发展进程了,因为它认为以前的任何清洁方式都不能与换衬衣相提并论。1876年,萨沃(1847—1914)写了一本关于建造城堡、邸宅和住所的书。其中,在与一些古代建筑比较时,他也谈到了沐浴是否需要存在的问题。在他看来,结论是明确的:“跟古人相比,我们可以轻松省去沐浴;因为我们现在穿衬衣,它可以保持身体洁净,比古人的蒸汽浴或盆浴更方便。那时候的人们不穿衬衣,也体会不到它的方便。”<sup>③</sup>人们相信,衬衣体现着“现代化”的新颖独特;而且还体现了他们的干净,直接“有力”地证明了他们的高雅。归根到底,衬衣甚至是最佳证明。1885年,对于佩罗来说,这种重要的“现代”服饰永远

① 萨沃,《建造城堡、邸宅和住所》,第147页。

② 萨沃,《建造城堡、邸宅和住所》,第147页。

③ 萨沃,《建造城堡、邸宅和住所》,第147页。

不会够：“他一个劲地让我们去豪华浴室，但是我们干净而众多的衬衣比世界上任何浴室都有价值。”<sup>①</sup>

显然，明确而有意识地拒绝沐浴并不代表卫生标准的倒退，相反是其进步的表现。人们对外观以外的要求和控制在增强。这些要求和控制正在逐渐超越外表的服装，但还不足以使用水成为必不可少的行为。另外很明显的是，这一卫生准则造就了一种全新的清洁方式。后者可以表现为这样一种状态：既无限接近皮肤，又不真正接触皮肤。这种方式只不过出现在社会漫长发展过程中的某个阶段，但其载体却引人猜测。这个载体是从最表面到最里层的通道，是从最外露部位到最隐蔽部位的过渡。对衬衣的关注似乎反映了卫生发展进程中的一段过渡时期：此时，皮肤还只是间接受到关注的对象。不管怎样，这种卫生准则动摇了以往的评判标准。与外衣“相对”的内衣拥有了从未有过的地位和作用。现在谈论内衣，也是在谈论内衣遮盖下的躯体。清洗内衣意味着保持身体清洁。内衣可以反映一个人是否注重身体卫生。是否注重卫生的判断标准已经改变。不管怎样，如果说清洁行为确实存在，那么也主要是通过内衣来实现的。

## 内衣和目光

所有这些转变必须与另一重要转变相结合才有意义，那就是着装的变革。与其他服装相比，衬衣获取了新的地位，人们也开始要求穿着干净的衬衣并经常换洗衬衣。事实上，衬衣现在经常露出来，它们不再被掩盖在外衣底下。15世纪下半叶，中世纪的

---

<sup>①</sup> 悦兮、刘建群同前著，第184页。

长袍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短袍。与此同时,颈部和手腕上的衬衣部分逐渐露了出来。虽然到此为止,应该说衬衣还被遮掩着,但它很快就要露出来了。

这一转变的过程可以说也是有据可考的。富凯<sup>①</sup>在 1504 年到 1514 年间所作的画《艾蒂安·舍瓦利耶的时刻》就展现了这一早期转变。第一幅画中,以查理七世为原型,跪拜在圣母像前的国王穿着紧身长裤和紧身短上衣。与中世纪的长袍一样,他的上衣镶着毛皮滚边和毛皮衬里。从长袍里露出来的只有毛皮。<sup>②</sup>相反,在贝利尼<sup>③</sup>作于 1514 年后的肖像画中,窄窄的、与上衣颜色不同的白衬衣滚边却从人物的脖子上露了出来。例如,那幅年轻议员的肖像画。<sup>④</sup>15 世纪末梅姆灵<sup>⑤</sup>画的年轻人也是这样。<sup>⑥</sup>16 世纪初,克卢埃<sup>⑦</sup>系列画中的人物同样如此。<sup>⑧</sup>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罗浮宫的弗兰西斯一世。<sup>⑨</sup>他的衬衣在胸口和袖口处从外衣中露出来。衬衣从外衣上狭窄的开口中钻出来,似乎在强调它所遮盖的躯体。

衬衣所扮演的皮肤和外衣之间的“中介”角色已显露无遗,它开始向外露出。这将具有多重意义。当然,从总体上来讲,洁白的衬

① 约 1470—1530 年,法国杰出的画家。——译注

② 参见富凯的《艾蒂安·舍瓦利耶的时刻》(1504—1514 年),《艾蒂安·舍瓦利耶的时刻》,《艾蒂安·舍瓦利耶的时刻》,《艾蒂安·舍瓦利耶的时刻》,《艾蒂安·舍瓦利耶的时刻》。

③ 约 1433—1516 年,意大利画家,为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奠定基础的画家家族成员,以画肖像画和威尼斯风光画著称,作品有《穆罕默德的画像》,《土耳其男童像》,《乔治·莫切尼戈总督像》。——译注

④ 参见贝利尼的《年轻议员的肖像》(1514 年),《年轻议员的肖像》,《年轻议员的肖像》,《年轻议员的肖像》。

⑤ 1463 或 1464—1530 年,15 世纪末佛兰德斯最多产和最有才华的布鲁日派画家。——译注

⑥ 参见梅姆灵的《年轻人》(1490 年),《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

⑦ 约 1495—1540 年,文艺复兴时期肖像画家,曾任弗兰西斯一世的御用画师、宫廷侍人官。——译注

⑧ 参见克卢埃的《弗兰西斯一世》(1530 年),《弗兰西斯一世》,《弗兰西斯一世》,《弗兰西斯一世》。

⑨ 参见克卢埃的《弗兰西斯一世》(1530 年),《弗兰西斯一世》,《弗兰西斯一世》,《弗兰西斯一世》。

衣是服装整洁的标志。“整洁”已经和“华丽”或“体面”一起成为评判服装的首要标准。衬衣的出现还使服装可以在面料和色彩上进行不同搭配,它使服装多样化。叠穿的衣服使服装变得“有层次”。不同种类服装之间的对比及联系也得到了更复杂、更直接的体现。除了色彩变化以外,服装的搭配也变得多样。但是白衬衣主要还是体现了服装的纵深发展,它代表着外衣遮盖下的部分。有了它,肌肤就好像依托在了外衣上。从前被遮掩的部分开始显露出来,衬衣部分地将隐藏的身体露出来。作为直接接触皮肤的服装,衬衣成了外衣以外或“含蓄”或“直接”的见证者。她“显露”着外衣遮掩下的身体部分。这样,衬衣就标志着一种特殊的清洁卫生,那就是“内部的”清洁卫生。这是一项针对“内部”的新要求。

从19世纪起,衬衣就面临着双重标准:“感觉”不能容忍它沾有汗水,而“目光”又通过它的洁白程度来评判一个人的卫生状况。在社会生活中,这两方面是结合在一起的。脖子和手腕体现着人的“内在”状况。谈到身体卫生时,首先要看的就是这两个部位。例如,宗教战争后士兵们散乱在街头,他们褴褛的衣衫让布朗托姆大为震惊。在他看来,士兵们的衣着是那么破败。他们全身破破烂烂,是粗鄙的、胡乱穿衣的劫后余生者。他们步态不稳,跌跌撞撞,常常东倒西歪。他们衰弱得令人担忧;他们的肮脏令人气馁。布朗托姆对此有所描绘,但显然不是为了说明他们不清洗,问题不在这。唯一重要的是内衣:“上帝知道怎样穿戴打扮得像个真正的无赖,而不是干干净净——就如我们现在说的情形,穿着披零挂落、袖子宽大的衬衣,两三个月不曾换过……露出毛茸茸的胸膛。”<sup>①</sup>与一个世纪前《巴黎的让》对英国客人的嘲讽相

<sup>①</sup> 李朝真译,《欧洲文明史》(即《欧洲史》),同前著,第2卷,第164—165页。

比 布朗托姆的讥笑显然不同。《巴黎的让》从衣着是否华丽、面料是否光鲜来评判外表。华丽炫目的毛皮必不可少。在这点上,贵族或平民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而布朗托姆的评判依据有许多,这些依据有的显而易见,有的则不那么明显。“洁净”成了服装的必备要素,使其得到认可。清洁有了其他的评判标准。布朗托姆就通过衬衣的样子来推测他人的身体卫生状况。一件干净衬衣的意义远远不止一块干净布料那么简单。另外,它还有“一层”内在意义。此时,服装的要素还局限在“华丽”上——对穷人来说则局限在“体面”上。衬衣则对服装要素进行了补充。

清洁不再局限于服装,但服装仍是关注的焦点。只是它的要素和含义更多了。外衣遮掩下的内衣重新定义了清洁的评判标准。我们可以发现,此时清洁已具有十分强的社会性。它从未如此“可视”过。另外,它向围绕在国王周围的新群体展现了外衣下方“高雅考究”的天地,“朝臣”正是这些群体中的一类。这些终日围绕在国王身边的人发现了另一条判断是否高雅的标准。随着“朝臣”群体的逐渐明朗化——他们有着自己的交际网、需求和关注点,同时随着他们将礼节与仪表放到更重要的位置,内衣成了新的关注对象。随着礼仪新要求的产生,内衣成了“精致考究”的首要标志。它突出一个人的举止教养,而且因为几乎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它的内涵也变得更丰富。衬衣正是从“清洁服装”过渡到“清洁身体”的有形物化体现。“外表”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含义:它突出了清洁的标准,并且使人联想到未露出的身体部分。不管怎样,衬衣扩大了清洁行为的实施范围,并且丰富了清洁卫生准则。

17世纪,受宫廷里那一套的启发而写成的礼仪指南反复地、不断加大力度地强调这样一种等同性:清洁内衣就是清洁身体。随着朝臣们穿上衬衣,对这种等同性的认可成了上等人的

标志：“必须穿上最漂亮、最精美的衬衣，这样人们就不会对那个人的贴身状况过于好奇了。”<sup>①</sup>在法雷看来，衬衣是宫廷人士要考虑的头等大事，即使全身穿着并不华贵，也必须穿上洁白的衬衣。在精良的白衬衣面前，繁杂臃肿的服装和用来炫耀的华丽毛皮都变得无足轻重：“只要总穿着漂亮洁白的衬衣就够了。”<sup>②</sup>曼特农夫人<sup>③</sup>评判着装的主要标准也是如此，她从学生的衬衣来判断他是否整洁。在圣西尔学校，个人卫生只是针对衬衣、头发和手而言。不管怎样，学生的衬衣是女教师们唯一真正要注意的地方：“如果您看到你们老师穿戴整齐、身着干净的衬衣，而她们却脏兮兮的、不修边幅，我向您保证，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糕的了。”<sup>④</sup>如果说“肮脏”，那也是指衬衣的肮脏。只有通过衬衣才能暴露肮脏，只有通过衬衣才能判断肮脏的程度。衬衣将“肮脏”具体化了。同样，衬衣代表的也不仅仅是外表。清洁衬衣，既与外露的身体部位有关，也与隐藏的身体部位有关。

账本和财产清册也体现了这些新动向。变化是到 17 世纪才出现的，瓦卢瓦王朝 1576 年的一份服装支出统计便可反映这些重大转变。统计中记载了国王的兄弟安茹公爵在服装上的花费，包括购买布料、皮革或动物皮毛的费用，以及为公爵——未来的亨利三世——缝制服装的工匠们的工钱。从表面上来看，这份统计可能会令人产生错觉。因为尽管这一时期的上装大多采用缎子和塔夫绸等轻便面料，王室仍然让人缝制了许多貂皮或猞猁皮长袍、天鹅绒紧身短上衣及有白色丝绸衬里的衣服。其实，重大的

① 悦援云期影形益匀果杜麻刁皂皂染念志舞此藻亮香置加料權制牙拜解员远回，贵恩葛援

② 配援云期影形益匀果杜麻刁皂皂染念志舞此藻亮香置加料權制牙拜解员远回，贵恩葛援

③ 员远缘一员葛恩初为路易十四的情妇，员远缘年两人秘密结婚。——译注

④ 配援云期影形益匀果杜麻刁皂皂染念志舞此藻亮香置加料權制牙拜解员远回，贵恩葛援



干腰带”<sup>①</sup>。整个 15 世纪,衬衣的数量在增加。到 15 世纪末,仅在蒙索城堡,加布里埃尔·德·埃特雷就有“数不清”<sup>②</sup>的上衣<sup>③</sup>。亨利四世的衬衣也十分精良。而在历史上,他是以粗野闻名的。例如,德·韦纳伊夫人及其他许多人都指责他“臭得像动物腐尸”<sup>④</sup>。路易十三专门让人为亨利四世做的衬衣有几十件,而且都是“用精细布料做成,绣着金线和丝线,袖口、领口和缝合处有多种颜色”<sup>⑤</sup>。

近 15 世纪中期,财产清册的内容构成发生了变化。与以往相比,它们也许可以更好地反映各个家庭的生活状况,有时甚至能反映住宅的布局。但是,财产清册主要还是记录所有物品并将其归类。这样,其中一些物品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就突显出来了。例如,在服装清单之后,衬衣总是被单独列出来。这显示了衬衣的特殊地位,而且衬衣是成批计数的,这说明它们数量的增长。最后,更多的人拥有了数量众多的衬衣。1540 年,除了许多“男用和女用服饰”外,巴黎服饰用品商克拉穆瓦西还留下了一个装衬衣的“栎木衣箱”,里面有 15 件衬衣,其中 10 件是亚麻的。<sup>⑥</sup> 1558 年,巴黎医生让·勒穆瓦尼翁的亚麻衬衣已经有 10 件,其中 10 件是“衣领打褶”的,而他的同事若弗鲁瓦·格朗热先生在 1567 年则有 10 件亚麻衬衣。<sup>⑦</sup>直到 16 世纪,这类数字还一直在波动。例

① 转引自《欧洲服装史》,第 100 页。

② 转引自《欧洲服装史》,第 100 页。

③ 这里指领口前胸等加衬后的上衣。——译注

④ 转引自《欧洲服装史》,第 100 页。同前著,第 100 页,第 100 页。“正义者路易十三也是如此,他说道:‘这是我从父亲那里拿来的,我闻到了腋窝里的那股味道。’”——另可参考《欧洲服装史》,第 100 页。

⑤ 转引自《欧洲服装史》,第 100 页。

⑥ 转引自《欧洲服装史》,第 100 页。

⑦ 转引自《欧洲服装史》,第 100 页。



如 1500 年, 博侯爵夫人只有 5 件衬衣。<sup>①</sup>之后, 它们开始稳固下来。贵族和布尔乔亚一般有 10 来件。例如, 1540 年莫里哀去世时有 10 件衬衣, 1579 年, 拉辛也有 10 件, 1581 年, 瓦雷讷的贵族安茹大法官则有 10 件“上乘精巧”的衬衣。<sup>②</sup>然而, 重要的已经不是这些数字了。

## 频繁换内衣

人们穿着、更换并清洗内衣。账本和财产清册只是种参考, 它们表明, 从 15 世纪中期开始, 在那些左右着社会礼仪准则的阶层或与之关系紧密的阶层中, 衬衣的数量明显增加了。另外, 还须注意这些已经开始露出来的衬衣更换和清洗的频率。宫廷里的做法仍是最佳标准。1500 年, 阿尔比斯·托马在《阴阳岛》中批评亨利三世身边的那些人时, 含蓄地批评了王子的一些习惯。除了这些习惯之外, 他还描写了王子在着装方面的做法。阿尔比斯·托马对王子每天都换衬衣感到大为惊讶。这说明, 换衬衣的做法刚兴起不久, 而且还受到了来自宫廷以外的抵制。人们带着同情看待这一高雅习惯, 甚至将其视为枯燥无聊的行为。从阿尔比斯·托马的叙述中可以发现, 这些需要经常换洗的衬衣数量很多。从中, 他觉得不可思议的精致和过分的讲究。但这也说明卫生准则正在发生彻底转变: “我看见又进来一个侍从, 手里拿着件衬衣, 衣身和衣袖处有许多断裂的针脚。我担心这些针脚会弄伤

① 西文原书《附赠地图与指南》第 100 页。原书为拉丁文, 此处为译者根据原书内容转译。

② 转引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第 100 页。原书为意大利文, 此处为译者根据原书内容转译。

穿这件衬衣的人那娇嫩的躯体……里面还有一层极为精巧的衬里……据我所知,这里的人不能一天不换衬衣;但还有些人一件衬衣只穿一次,对于接触身体的衣服,他们要求必须干净。”<sup>①</sup>这样看来,似乎从 15 世纪末起,宫廷里的人几乎每天都换衬衣。这一现象在更换衬衣受到阻碍时更为突出。国王年轻的狩猎总管布里绍托 1557 年 1 月在奥兰维尔短暂停留,以接受亨利四世的会见。据说他在那儿一夜都呆不下去,因为既没有可换的衬衣,也没有长睡衣(这顺带证明当时人们是使用长睡衣的,而且贵族们还经常更换<sup>②</sup>)。这时,不换衬衣就跟后来不洗澡一样,多少会让人感到不舒服。人们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持面临不保的优雅仪表,战争与灾祸中的例子就反复印证了这一点。1572 年投石党运动中,蒙庞西埃小姐<sup>③</sup>离开罗浮宫时太匆忙,没能带上她的衣箱。逃到圣日耳曼时,包括王后在内的所有逃亡者境况都一样。蒙庞西埃小姐等了 4 天,一队车马随从才由人带路,小心地穿过巴黎军队的防线来到她身边,使她重新拥有了“舒适”的感觉。看来,在此期间她原有的生活习惯被破坏了。但她并未丢掉这些习惯,而且还详细记下了这段痛苦的经历:“我没有衬衣可换,只好让人白天洗我的长睡衣,晚上再洗我的衬衣。”<sup>④</sup>即便是塔尔芒<sup>⑤</sup>嘲笑过的吝啬鬼德·卢维尼先生也不得不遵从每天换洗衬衣的规矩:“衣服像他那样少的人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他只有一件衬衣和

① 粤发书局老译本《福尔考尔》,《福尔考尔》,《福尔考尔》,《福尔考尔》(1557 年第一版),第 157 页。

② 参见 福尔考尔《福尔考尔》,《福尔考尔》,《福尔考尔》,《福尔考尔》,第 157 页。

③ 1572 年 1 月,蒙庞西埃小姐曾支持孔代在巴士底向皇家军队开炮,被视为女杰,有“贵小姐”之称。——译注

④ 粤发书局老译本《福尔考尔》,《福尔考尔》,《福尔考尔》,《福尔考尔》(1557 年第一版),第 157 卷,第 157 页。

⑤ 1572 年 1 月,法国作家,作品有《名人轶事》。——译注



持久的影响。这种感觉甚至推动产生了一套严格得惊人的卫生准则：由于与汗水之间的特殊联系，清洗衬衣的重要性大大加强，并且贯穿了整个生活。国王的行为了看来就印证了这一点。更换衬衣需要随时有人准备好物品在一旁伺候，就像一种奢侈的享受。另外，由于清洁卫生还与服装上的奢华之风联系在一起，这一切就更重要了。清洁卫生由于奢华之风而存在，同时又对后者推波助澜。就所需的花费、服务及其象征意义而言，清洁卫生的过程就像是奢华的享受。

王室例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反映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卫生需求是如何产生的呢？事实上，需求的产生只是个阶段性问题。一种需求得到相对满足并不需要很长时间，需要的只是改变标准。例如，人们不会不停要求加快内衣的更换频率。这样，王室的例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未来的变化。今天的卫生标准之所以更有约束力，并不是因为古代卫生准则真的在越变越严格，而是因为它们在转变。卫生准则的发展体现在它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上。

## 煞费心思的外表

在古代卫生准则中，内衣扮演着主要角色。它的使用越来越广，并且呈多样化发展。而16世纪出现的一整套服饰则加深了服装内里与外表间的“较量”。许多服饰可单独使用，这样外衣和肌肤之间看得见的“中间者”就增加了。例如独立于衬衣之外的披肩式大翻领，接在内衣下摆上，使其延伸至长统靴上方的镶有花边带的喇叭形装饰；还有独立的、一直套到衣袖上方的袖套。人们使用这些服饰，并将它们分开清洗。这说明他们在试图制造一

种假象,似乎在刻意增加内衣长度和覆盖面积,哪怕这些覆盖面与隐藏的身体部位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轻便的服饰从外衣的各个边缘显露出来,它们出现在外衣的表面,部分地将外衣遮盖,进入了外衣的领地。衬衣不再只藏于紧身短上衣之下,而是开始从中露出来,覆盖它。衬衣不再仅仅处于外衣遮掩下,而是成了外表的一部分。19世纪时,衬衣还只能露出少许,而现在它的“领地”却大大“扩张”了。例如,在亚伯拉罕·博斯的版画中,从肩膀上披下来的披肩式大翻领与从袖口处往上套的袖套离得十分近,两者的末端几乎碰到了一起。洁白的衬衣不再只从外衣边缘露出一点点,而是扩张了其“领地”。出现在外衣表面的是内衣,自成一道风景的也是内衣。在蚀刻画《豪华街廊》(1634)的商店里<sup>①</sup>,内衣扮演了双重角色。它既被穿在行人的身上,又被作为商品陈列。这些漫不经心的顾客的服装本身就是一幅画:白衬衣丰富了服装的层次,因为内衣开始显露出来,覆盖到外衣表面。内衣来自于肌肤之处——或者说人们这样认为。它大面积地呈现于其他服装之上,纯粹是为了展示给他人看。它是肌肤的外在体现,同时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着装方式。这种方式与肌肤之间越来越多的的是象征性关系,因为这些服饰实际上与肌肤并无任何接触。它们逐渐增多、日益突显,附着在外衣之上。事实上,本着彻底回归公众视线的原则,内衣已成了外表的一部分。它露在长袍或短上衣表面的那些部分吸引着他人的一部分注意力。

商店也展现着那些服饰。为了方便顾客挑选,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吸引他们,披肩式大翻领、袖套和喇叭形装饰被陈列在墙上。它们摆放在靠近书架的地方:高贵的奢侈和学术著作仅两步之

<sup>①</sup> 图见第100页,图例为图例,图例为图例,图例为图例,图例为图例,图例为图例

遥。在精心装饰过的店铺内,内衣被摆在国王纹章的周围,无疑是贵重的。它被精心对称地陈列在店铺尽头,向顾客展示着。内衣与其他物品摆放在一起表明,它的地位已得到了决定性的提升。作为身体的象征,它现在只是精良高贵、美化着装的白色织物。总体看来,内衣已完全回归到它应扮演的角色里。它不再是功能性物品,而成了装饰性物品,从而跨入外用品的行列。在这些顾客盈门的店铺里,传统内衣可能具有的所有意义都得到了体现。

内衣与汗水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的皮肤卫生观念都发生了改变。内衣还是代替水清洁皮肤,但同时它也在向外显露。而后者恰恰可成为其主要特点。那些添加在外衣上的服饰不过是在展示珍贵的面料。诚然,它们做工精良,颜色洁白,但更重要的是它们质地轻盈。除了颜色以外,质地也大有讲究。从15世纪起,作为镶接在衣服上的线状边饰,花边成了一种新型面料。它被用在袖套和披肩式翻领上,使这些来源于外衣底下的服饰更加轻盈。16世纪初期的一些肖像画就是极好的例子。勒南(1568-1641)①的《年轻的王子》②或者米歇尔·拉纳③的《路易·德·波旁》④中,所有内衣都是镂空的,不同画中的内衣镂空的洞眼也各不相同。为了这些精美的镂空,在轻薄的面料之外,人们又多了一笔花费。在这股潮流中,弗拉德勒、米兰和威尼斯的花边是最

---

① 勒南兄弟,16世纪法国画家,其现实主义在16世纪法国美术中独具一格。三人常常共作一画,所以现在常把三兄弟当作一个艺术家来对待。这里是指其中的路易·勒南。约 1568-1641。——译注

② 1568-1641, 16世纪法国画家,其现实主义在16世纪法国美术中独具一格。三人常常共作一画,所以现在常把三兄弟当作一个艺术家来对待。这里是指其中的路易·勒南。约 1568-1641。——译注

③ 16世纪法国版画家。——译注

④ 16世纪法国版画家,其现实主义在16世纪法国美术中独具一格。三人常常共作一画,所以现在常把三兄弟当作一个艺术家来对待。这里是指其中的路易·勒南。约 1568-1641。——译注

好的。科内利斯·德·沃斯<sup>①</sup>笔下的人物<sup>②</sup>戴着纤薄到几乎透明的长袖套。这些袖套更是反映了安特卫普花边的盛行。

继毛皮之后，“限制奢侈法”又把矛头对准了昂贵的丝线刺绣和花边。这令人感到惊奇吗？因为它们集中体现着奢华阔绰，成为唯一或近乎唯一可以令人与众不同的地方。1559年，全国三级会议提议“减少购买弗朗德勒和米兰的花边、中国的面料及其他无用的商品；我王国将这些商品从世界各地买来，花费了大量的金银”<sup>③</sup>。“限制奢侈法”遮遮掩掩地试图阻止这些“昂贵”的花费，但却徒劳无益。但它又比较巧妙地试图集中市场，以避免地方手工制造业和服装业的崩溃，那就是驱逐从15世纪起就开始制作面料的弗朗德勒和米兰工匠。另外，经济学家柯尔培尔<sup>④</sup>主张将埃诺和布拉班特的1000名花边制作女工安置到圣安托尼区，同时将1000多名威尼斯女工驱散到外省，推动阿朗松花边制造业及其技术的发展。

但是“限制奢侈法”还是部歧视性法规。这场与奢侈的斗争又自相矛盾地试图保留奢侈的权利。也就是说要避免社会身份的混淆，在着装上有所区分，在外表上体现服装的差别：“一位公爵或伯爵大人与一名士兵或其他只有一件短披风和一把剑的人”<sup>⑤</sup>总要有所区分。17世纪对花边的抵制最终导致只有一部分人能够使用花边。无论如何，服装具备了区分身份的功能。某种

① 1565—1639年，巴洛克时期的弗拉蒙派画家。——译注

② 1565—1639年，巴洛克时期的弗拉蒙派画家。——译注

③ 1559年，全国三级会议提议“减少购买弗朗德勒和米兰的花边、中国的面料及其他无用的商品；我王国将这些商品从世界各地买来，花费了大量的金银”。——译注

XIII, 1559年。——译注

④ 1681—1746年，法国财政大臣，奉行重商主义政策，通称柯尔培尔主义。——译注

⑤ 17世纪对花边的抵制最终导致只有一部分人能够使用花边。无论如何，服装具备了区分身份的功能。某种

白色服装的地位突显出来了,这说明由内衣逐步体现出来的清洁卫生不过是种社会性的表现。17世纪的朝臣不用花边,这一行为本身就有很强的社会意义。索容小姐由于与国王兄弟的情事而受到鄙视和排斥。离开罗浮宫时,她丢下了华美的礼服、花边和精致的内衣。这一举动还有后续,几个月后,当索容小姐回到罗浮宫接受国王本人提供的一个职位时,她又通过内衣的式样和质地来表达她的失望和一度有过的拒绝之意:“宫里让她当公主梳妆女官。她接受了这个职位,但回来时却像变了个人。除了一点——她还是只穿哗叽料的衣服和单色衬衣。”<sup>①</sup>说到底,梳妆女官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职位。索容小姐明确拒绝某些奢华的服饰,她知道怎么表明自己的态度。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拒绝更意味深长,反映着人的“内心活动”。例如,蒙德斯旁夫人<sup>②</sup>失宠时,过着让圣西蒙<sup>③</sup>吃惊的苦行生活。她穿苦衣<sup>④</sup>,用带有铁尖头的腰带。她不断捐赠财物,最后只好自己动手做只有穷人才会穿的衣服。由于维持仪表是高贵的表现,而动手劳动却意味着卑微低下,蒙德斯旁夫人用布盖住那些“用粗布做的、最粗糙耐用的衬衣”<sup>⑤</sup>。当然,这些衬衣被掩盖得很好,来访者什么都没发现。这样,蒙德斯旁夫人的尊贵保住了。否则的话,人家就能看出来她的境况发生了不可思议的突变。这是种不为人知的苦行,表现了这位昔日“女统治者”精神上的急转直下,以及多少有点矫情的懊悔。蒙德斯旁夫人默默忍受着痛

① 参见高尔基《忏悔录》同前著,第1卷,第150页。

② 路易十四宠姬,在王朝及文学艺术界享有盛誉。——译注

③ 圣西蒙——圣西蒙,法国作家、政治家,最重要的作品为描写路易十四时期的《回忆录》。——译注

④ 苦行者穿的粗毛衬衣。——译注

⑤ 参见高尔基《忏悔录》同前著,第1卷,第150页。



苦。她藏起的衬衣包含了她的感受,那是某种感到“卑微”的心理活动。对于蒙德斯旁夫人来说,麻布衣服是很丢人的,它过于灰暗粗劣,穿麻布衣服是在降低身份,只有平民百姓和一部分布尔乔亚才会穿麻布衣服。例如,莫里哀的女伴玛德莱娜·贝雅尔有“几件麻布衬衣,几件白的,几件黄的”<sup>①</sup>。这几件“珍贵”的衣服就已经让她很满足了。显然,这还是价格问题。1740年,图尔农的伊莎博那些精美的亚麻衬衣每件要 愿利伏尔,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半个月的工资。<sup>②</sup>1745年,王后平均每月大约让人做两件衬衣,每件 苑个利伏尔。<sup>③</sup>麻布更为大众化。18世纪中期,一件麻布衬衣大约需 圆个利伏尔,相当于一个裁缝 圆天的工钱或一个普通工人 猿到 源天的工资。<sup>④</sup>当然,如果加花边的话价格还要上涨。

对蒙德斯旁夫人来说,麻布衣服相当于苦行衣。它降低身份,粗糙而暗淡。但这又间接反映出对白衬衣的强调在 18世纪有多大的特殊意义。只有用亚麻缝制成的衬衣才能有那样的颜色,才能代表某种“清洁”。将衬衣与白色联系起来,实际上是将衬衣与某种状况联系在一起。清洁卫生一下子具有了社会特性和社会区别功能。18世纪的礼仪准则在强调内衣的清洁、更换及其精细的面料时,也普遍将清洁卫生与面料混为一谈,几乎将两者等同。清洗的作用和面料的功能被混淆起来。它们共同制造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的“清洁卫生”。万不得已时,服装的奢华只能让位,以保证面料的质量。保证衬衣的洁白就是保持良好的仪表:“如果外衣干净,尤其是如果衬衣洁白,那么衣服是否华丽就

① 转引自 [法] 蒙德斯旁著,第 100 页。

② 月 1740 年图尔农的伊莎博,《巴黎的时尚》,转引自 [法] 蒙德斯旁著,《蒙德斯旁夫人传》,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 100 页。

③ 转引自 [法] 蒙德斯旁著,《蒙德斯旁夫人传》,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 100 页。

④ 转引自 [法] 蒙德斯旁著,《蒙德斯旁夫人传》,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 100 页。

不重要了。”<sup>①</sup>曼特农夫人也持同样的观点。当她回忆年轻时光时,想起了自己是如何费尽心思备齐各种价位的服饰:“如果面料很简单,但外衣齐全充足,衬衣洁白而精细,那么就不会显得卑微低下。”<sup>②</sup>

这样的标准却导致其他一些行为销声匿迹。但无论如何,这些标准都在暗示着无所不在的细微差别。通过服装的质地便可从一定程度上判断一个人干净与否。这必将产生一系列影响,差别必定要通过服装来体现。从这点上来讲,“清洁卫生”与最贫穷的人无缘,没有必要跟他们讲究卫生,也无须讨论污垢的问题。例如,19世纪,慈善机构开始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集中收容孤儿和穷苦人家的孩子,但它们是不会在孩子们的仪表和穿着上花太多心思的。带暗纹的粗毛呢、纬起毛织物和麻经毛纬交织物一点儿不引人注目,不会让人联想到“清洁卫生”。可以做成衬衣的面料在这儿是看不到的。国家济贫院里的孩子所穿的衣服就证明了这一点:“这里的孩子,无论男女,都将穿上粗麻布衣服,还会穿上木鞋。”<sup>③</sup>当德米亚<sup>④</sup>派几个教员去视察最早接受专业技能入门培训的那批学生的宿舍,他关心的既不是宿舍条件,也不是学生的仪容仪表。似乎这些学生是半透明的,巡察员对他们的寒酸和肮脏无动于衷。他们关心的是思想道德方面的问题,为的是向学生进一步宣扬反改革运动和圣樊尚·德·保罗开创的国内垦殖。一到学生宿舍,巡察员就“建议家长要认真管教孩子,不要纵容他

① [法] 曼特农夫人《回忆录》,商务印书馆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00页。

② 配自《曼特农夫人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00页。

③ 配自《曼特农夫人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00页。

④ 员·德·保罗里昂的一位神父,提出要要对大众进行免费教育。他是对教育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译注





次。”<sup>①</sup>总体来说,16世纪衬衣的换洗更有规律,更普及,有其特殊的规定和任务。不管怎样,宗教团体已经将更换内衣制度化了。16世纪,衬衣的更换频率加快了。例如,16世纪末,特鲁瓦奥拉托利会的章程中就有专门针对清洁卫生的部分:“每天换鞋,每周换两次衬衣——通常是周六和周日;尽可能勤快地换袜子。”<sup>②</sup>关于衣物管理员的职责,于尔絮勒会修女是这样长篇大论地描述的:“她将那些不能打点好自己衬衣的修女的衣箱钥匙保管起来,然后一周发两次白衬衣。如果会长认为必要,会再多发几次。每周三和周六,她将衬衣放在修女们的床上;如果是冬天,会事先将衬衣烘干。”<sup>③</sup>

宗教团体的例子充分说明,人们关注的焦点已发生了转变:个人卫生的关键在于清洁内衣。而评判一个人的卫生状况要通过外在的物品,身体有它自己委派的代表。教育机构的规章制度尤其能体现个人卫生在两个方面的发展:内衣更换频率的加快和所需物品的多样化。从15世纪到16世纪,内衣更换频率的加快尤为明显。例如,1583年,马焦神父给巴黎修会省会长的建议是“最好每月换次衬衣”<sup>④</sup>;到16世纪末,许多中学要求学生每周换两次衬衣<sup>⑤</sup>。两者差别十分明显。与内衣更换频率有关的准则和自我约束意识开始突显出来。在十六七世纪的法国,这些规则和意识也在不断变化着。宫廷生活最能体现这一点,当然这个例子

① 悦尔絮勒会,《特鲁瓦奥拉托利会章程》,巴黎:拉图舍出版社(1970年),第100条,第17卷,第17页。

② 别尔絮勒会,《特鲁瓦奥拉托利会章程》,巴黎:拉图舍出版社(1970年),第100条,第17卷,第17页。

③ 别尔絮勒会,《特鲁瓦奥拉托利会章程》,巴黎:拉图舍出版社(1970年),第100条,第17卷,第17页。

④ 别尔絮勒会,《特鲁瓦奥拉托利会章程》,巴黎:拉图舍出版社(1970年),第100条,第17卷,第17页。

⑤ 参见本页注②。

离普通生活有点远。除了内衣更换频率的加快,清洁卫生涉及的物品也越来越多。随着新物品的加入,卫生准则变得更加严格。人们的关注范围在扩大,关注对象在增加。而衬衣长期以来都是主要的评判依据。同时,许多校规表明,17世纪末的学监不得忽略检查学生的鞋、袜子或披肩式大翻领(于尔絮勒会修女每周清洗一次)。清洁卫生在一系列物品上得到体现,而关键之处在于展现这些物品。对于贵族或试图模仿贵族的人来说,内衣开始进入外衣的“领地”。

“内里”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例如,出汗后换衬衣是“私下里”的事情,是没有他人到场、表现个人感觉的行为。重要的是行为实施者从中得到的感受。卫生准则造就了这一过程,并通过不断增加的要求来调整它。同时,衬衣和花边又使清洁卫生变成了一种炫耀。他人看得到的才是重要的,才是关键所在。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在外表上费尽心思。

## 第三章摇外摇表

伴随着衬衣的使用 ,外表在清洁卫生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人们对它的要求更具体、更严格 :除了传统的脸和手的清洁外 ,袖套、披肩式大翻领、头巾或其他种类的大翻领也很有讲究。清洁卫生的主要发展趋势突显出来了 ,其中 ,许多关注的焦点都相互关联。清洁卫生的含义更丰富 ,范围更宽泛。

### 地位特殊的清洁卫生

同样是 17 世纪 ,在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用语的影响下 ,“干净”这个词的地位发生了真正的变化。作为表述和描绘时的评价性用语 ,它的出现更加频繁。它强调外形 ,可用于不同方面的评价 ,有时甚至被用来形容一个人的仪态和举止。总之 ,这个词非常引人注目 ,它的使用总带有某种含义 ;同时它也十分重要 ,不可滥用。例如 ,塔尔芒(即路易十六)将这个�词视为一种简洁而明确的评价性用语 :“我曾无数次看到这个又聋又哑的男人 ,模样周

正而且很干净。”<sup>①</sup>德·萨布莱侯爵夫人“总是收拾得整整齐齐地躺在床上,床和她一样干净”<sup>②</sup>。大法官塞格耶的妻子“从来都不漂亮,但却很干净”<sup>③</sup>。圣西蒙也采用同样的评判标准,他强调“德·孔蒂夫人追求的干净”<sup>④</sup>或曼特农夫人“高贵而干净的仪表”<sup>⑤</sup>。圣西蒙没有其他评价,“干净”一词就够了,其含义足以说明一切。这个词值得强调,但不能随便乱用。这再次证明了清洁卫生的特殊意义。“干净”并不属于所有人,而是标志着一部分人独有的仪态。这个使用愈加频繁、含义更加精当的书面用语反映了人们卫生意识的加强,它能迅速显示人与人的差别。

总而言之,“干净”一词已不代表它的本义。例如,当德·拉盖特夫人<sup>⑥</sup>横穿向来挑剔的法国,并留宿在博维利耶堡时,她提出晚上要个女仆伺候。城堡主人相信这或多或少是个幌子:他怀疑来访的这位女士是个乔装打扮过的、不愿暴露身份、急着赶时间的“大人物”。他连忙殷勤地回复说:“我们这儿只有一位下人,兴许您用得上。我这就给您叫来。”于是,来了个年轻女仆,优雅而整洁:“女孩来了,十分合人心意,而且很干净。”<sup>⑦</sup>一言蔽之,单是“干净”这个词就将人物形象勾勒出来了。博维利耶堡的年轻女仆十分优雅,大大出乎德·拉盖特夫人的预料。说这个女子很“干净”就已经能表达德·拉盖特夫人的惊讶了。似乎“干净”就足以形容不是人人都有的仪表及优雅举止。这个词代表着特殊

① 刚茨林著,李树德译,同前著,第 1 卷,第 100 页。

② 同上,第 1 卷,第 100 页。

③ 同上,第 1 卷,第 100 页。

④ 刚茨林著,李树德译,同前著,第 1 卷,第 100 页。

⑤ 同上,第 1 卷,第 100 页。

⑥ 法国 17 世纪女文人,著有《回忆录》。——译注

⑦ 刚茨林著,李树德译,同前著,第 1 卷,第 100 页。



而高贵的礼仪,是十分显著的标记。

准确地说,“干净”一词的含义到此时才真正发生了变化。17世纪,“干净”经常与高雅联系在一起,最后甚至融为一体。这种联系多了,很快就对“干净”这个词产生了影响:由于衣着是否华丽也能部分地决定一个人是否干净,一些“干净”的同义词出现了。而这些词是相互关联的,变化产生了。当用“干净”来形容一个人考究的外表时,也在肯定这个人的高雅。正因为这类含义上的相近,忧心忡忡的传统社会对“华丽服装带来的虚荣”所进行的质疑才具有了新的意义。并不只是因为上流社会否认这种有关虚荣的质疑——显然他们无法接受,而是因为这种质疑的根据发生了变化。此时,没有华丽的服饰就可意味着不干净。这让质疑的理由更站不住脚。“肮脏”与土气朴素的服装之间丧失了应有的差别,而是被混淆起来。曼特农夫人的对话者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正因为这种意义上的混淆,人们才不能忽略着装是否得体,那么是否应该“肮脏点,以引起他人注意”<sup>①</sup>呢?回答是明确的:干净仍然是种“礼仪”。要做到这一点,衣服必须做工精良,剪裁得体……整洁之外还须优雅。两者缺一不可。而这些要素只要一个形容词便可概括。被塔尔芒形容为“永远干净整齐”的是格拉蒙元帅的步伐。显然,“干净”一词包含了“条理”与“得体”的意义。<sup>②</sup>

这样看来,礼仪准则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继伊拉斯谟之后,有关“儿童礼仪”的书籍,尤其是朝臣们的礼仪手册,对服装都很多要求。清洁服装已逐渐转变为清洁内衣。另外,“体面”首先是要遵守习俗和惯例:“我希望朝臣的服装干净而讲究,衣着搭

① 配尔塞南:《朝臣手册》,同前著,第1卷,第100页。

② 配尔塞南:《朝臣手册》,同前著,第1卷,第100页。



每个修士的小房间主教都一一检查过来,当然都很“干净”,而且里面的用品还包括水壶水罐。然而,学生宿舍里并没有这两样东西。没有人提到这一点。老实说,没人关心“缺乏”什么;没人在这方面提出疑问,“干净”才是最重要的,它令人联想到整齐和优雅。“体面”甚至比“整洁”更重要。每个例子都从自己的角度反映了这一点:“教堂内第一个廊台的两侧将有两间由木板和玻璃建成的祷告室。其中一间装饰得十分‘干净’,外面有一个十分‘干净’的约两法尺<sup>①</sup>半宽、三法尺高的铁栅栏。”<sup>②</sup>

至于服装,17世纪的“风尚”就是指“干净”。“干净”首先意味着遵循规范。“外形”与“干净”之所以在意义上重叠,纯粹是因为外表在清洁卫生中占据了中心地位。只有当人们时时优先考虑“外表”,“干净”的定义才能发生转变;只有当“干净”主要是就衣物而言,这个词的意义才能集中于服装本身、直至改变。“干净”一词产生全新的定义恰恰反映了17世纪清洁卫生的发展状况:后者已成了一种表现艺术。它更广泛地融入了一个具体的社会模式,而宫廷生活就是这一模式的代表和演绎。这不仅意味人们在展现表面的服装要素,而且还意味着他们几乎在有意地制造一种表象,宫廷生活的艺术显然是一种表现的艺术。索镇城堡的落成仪式就像凡尔赛宫内的歌剧场景。这样说来,重要的是外表,而表现外表的则是戏剧化的夸张手段。巴洛克风格的艺术也是如此,“展示”、同时也在掩饰着什么。占主导地位的是戏剧化的手段和张扬的风格。至少,索镇城堡里的村妇们就因其戏剧化的夸张“表演”而显得更“干净”。她们多少有点不自然的举止维

① 古代法国长度单位和加拿大现用长度单位,法尺相当于100毫米。——译注

② 《列那狐传奇》,见《中世纪文学名著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00页;《列那狐传奇》,见《中世纪文学名著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00页。

系着这一“幻觉”。

人们费尽心思地制造着种种表象。<sup>①</sup>代表着“内里”的内衣就是最好的例子。它丧失了原有的意义,成了一种外在标志。礼仪准则如此严格,服装的每个环节之间都相互关联,而真正有意义的则是外表。至少对那些制定礼仪准则的人来说,外表决定一切,外表上没有不重要的细节。服装搭配要像构思作画那样琢磨研究,不能将各部分割裂开来。

正是这种整体性考虑使许多环节可以相互交融。从某种意义上讲,无论是帽子的戴法,还是保持服装整洁,不都是一回事吗?“一切都必须干干净净。不要在头上戴太高的帽子,也不要像那些爱吹牛的人或古怪的人一样将帽子在眼睛上方压得很低……不要穿脏的、脱了线、粘了灰的衣服或掉了毛的衣服。而且一般每天都要将衣服掸一次灰,整理一下。”<sup>②</sup>在这一系列描述中,“干净”一词是与“服装”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前者的含义与今天并不相同。“干净”既可指外形,也可指“洁白的衣服”。它既可形容人的仪态,也可修饰衣物。这个词确立了具有双重意义的标准:首先,“干净”主要指外表而言;其次,干净的外表就意味着高雅。这一标准只有随着时间的流逝才会改变。

最后,表现的艺术不再局限于服装,而是体现在更多的地方。其中,特别要提到的是脸部。从16世纪起,脂粉的使用赋予了这种艺术新的手法。克卢埃作肖像画时使用非常白的颜料,布龙齐诺(1571—1646)用的颜料还要白,他们笔下的人物都是面容

① 孕援月 孕援月 孕援月 孕援月 孕援月 孕援月 孕援月 孕援月 孕援月 孕援月

② 佚名 孕援月 孕援月 孕援月 孕援月 孕援月 孕援月 孕援月 孕援月 孕援月

③ 孕援月 孕援月 孕援月 孕援月 孕援月 孕援月 孕援月 孕援月 孕援月 孕援月  
佛罗伦萨画家,其精美典雅的肖像画作品是风格主义的典范。代表作《托莱多的埃利诺及其子乔凡尼肖像》、《奢侈的寓言》、《维纳斯、丘比特、罪恶与时间》。——译注

苍白。<sup>①</sup>光滑洁白的皮肤突出了嘴唇的红润,线条十分清晰。几十年后,肖像画中又出现了可产生强烈对比效果的腮红。拉日利埃<sup>②</sup>笔下的贵族孩子脸颊上都呈现出樱桃红的颜色,装点着他们扑了粉的脸。另外,脂粉并不是女性专用品。在拉日利埃的《路易十四和家人》中,所有人都扑了粉,眉毛醒目,两颊绯红,他们夸张的姿态不过是进一步呼应了画家在人物外形上所花的心思。<sup>③</sup>

另外,外表的修饰又增添了一种新的重要手段,那就是在头发上扑粉。外表的构成内容又一次更新了。人们似乎在利用各种物品来不断丰富装扮的手段。现在,不应梳头,而应在头发上扑粉。以前也不是没有这种做法。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粉具有干燥功能。用粉可以免去洗头,保持头发柔顺。扑粉代替了令人生畏的水洗:“清洁头发时要慎用水……应用扑粉来代替洗头,并且要经常扑,或者睡觉前往头顶和头发间扑点具有干燥和去污作用的粉,第二天早上再用梳子梳掉这些粉。”<sup>④</sup>再比如,亨利三世时的宫廷中,粉已占有重要地位。芳香的粉不只是去污工具,还成了一种美发用品。

几十年后,用粉已在贵族阶层蔚然成风,这主要是因为粉可以使他们在外表上翻出更多花样。整理头发时就在上面局部地扑些粉。由于粉的使用,“维持仪表”开始向“刻意修饰”的方向发展。“自然体”戴上了面具,好像在身体与他人的目光之间竖起了

① 粤译月朔社出版的《拉日利埃的画》(拉日利埃,1664—1717)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关于这一点,还可参考 孕娘孕期孕胎的最近作品《孕娘孕期孕胎》(孕娘孕期孕胎,1664—1717)等。孕娘孕期孕胎译注,《孕娘孕期孕胎》, XVIII 页 IX 页。孕娘孕期孕胎译注,《孕娘孕期孕胎》, XVIII 页 IX 页。孕娘孕期孕胎译注,《孕娘孕期孕胎》, XVIII 页 IX 页。孕娘孕期孕胎译注,《孕娘孕期孕胎》, XVIII 页 IX 页。孕娘孕期孕胎译注,《孕娘孕期孕胎》, XVIII 页 IX 页。

② 员远—员远,法国历史画家和肖像画家。——译注

③ 粤译月朔社出版的《拉日利埃的画》(拉日利埃,1664—1717)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关于这一点,还可参考 孕娘孕期孕胎的最近作品《孕娘孕期孕胎》(孕娘孕期孕胎,1664—1717)等。孕娘孕期孕胎译注,《孕娘孕期孕胎》, XVIII 页 IX 页。孕娘孕期孕胎译注,《孕娘孕期孕胎》, XVIII 页 IX 页。孕娘孕期孕胎译注,《孕娘孕期孕胎》, XVIII 页 IX 页。孕娘孕期孕胎译注,《孕娘孕期孕胎》, XVIII 页 IX 页。

④ 孕娘孕期孕胎译注,《孕娘孕期孕胎》, XVIII 页 IX 页。孕娘孕期孕胎译注,《孕娘孕期孕胎》, XVIII 页 IX 页。孕娘孕期孕胎译注,《孕娘孕期孕胎》, XVIII 页 IX 页。孕娘孕期孕胎译注,《孕娘孕期孕胎》, XVIII 页 IX 页。孕娘孕期孕胎译注,《孕娘孕期孕胎》, XVIII 页 IX 页。

一道屏障。归根到底,这是种刻意做作的行为。渐渐地,人们在修饰外表时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脂粉。与服装的式样一样,在头发上扑粉现在也成了清洁卫生的一部分,令外表更加完美。它也成了判断一个人身体是否“干净”的直接依据。当然,不是只有宫廷里的人才会扑粉。例如从暴躁好斗、反对王权的博福尔上尉身上就能发现,“扑粉”在17世纪已逐渐成为贵族式的准则之一。上尉的仪表通常都很“糟糕”:不戴披肩式大翻领,头发乱蓬蓬。但他并不是不懂那些规矩。只要他遵守准则,就足以让别人为他“干净”的一面而惊叹:“他的打扮一反常态——他可是世界上最脏的人啊。但这次胡子和头发上都扑了粉,穿上了水牛皮的披肩式大翻领,戴着一条蓝色的腰带,脖子上围着白色的围巾。他整洁的外表令其同僚吃惊,对此他还解释了一番。”<sup>①</sup>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往头发上扑粉。斯卡隆笔下的老妇人只有“梳好头,将头发弄卷并扑上粉”<sup>②</sup>后才会见朋友。斯卡隆嘲笑了老妇人笨拙颤抖的动作。但清洁卫生全靠讲究形式和色彩的外表来体现。标准已经形成。当菲雷蒂埃<sup>③</sup>嘲笑那些市民和他们“黑而积满污垢的”<sup>④</sup>头发时,显然是在暗指他们应该用粉——对他来说,用粉不仅仅代表着考究,同时,他也在暗指那些人应该用假发。假发将刻意的修饰发挥到了极致。

扑粉与衬衣上的花边扮演着同样的角色。不扑粉意味着失礼(“肮脏”),同时还意味着将受到公开的排斥。在艰苦的年代,

① 粤爱云别集,《爱云集》,同前著,第4卷,第55页。

② 孕爱云别集,《爱云集》,同前著,第5页。

③ 孕爱云别集,《爱云集》,同前著,第5页。

——译注

④ 孕爱云别集,《爱云集》,同前著,第5页。



浦路斯香粉以掩盖更难闻的气味。”<sup>①</sup>

使用香料是典型的外表修饰手段 :由于它避开了他人目光的审视 ,所以更具有迷惑性。首先 ,人们在衣箱中撒满香粉 ,以使衬衣发出持续的香味。在某些情况下 ,使用香粉还可延迟每天更换衬衣的时间 :“我们制作小型内衣箱 ,里面可以装下一位贵族先生两天内要换的精美衬衣。内衣箱里外都用上和假发箱一样的香料和材质……”<sup>②</sup>人们还在嘴巴上涂了“浸泡过桂皮的水” ,以保证呼出的气息有个“好味道”<sup>③</sup>。最后 ,他们还使用缓慢散发阵阵香气的香料匣 :如《滑稽故事》里在欢迎唐·卡洛斯的“盛大仪式”<sup>④</sup>上使用的香料匣 ,还有喜好奢华的苏莱曼·阿伽大使<sup>⑤</sup>喜欢的圣日耳曼商店内的香料匣<sup>⑥</sup>。有时候香气如此熏人 ,甚至打开衣箱都成了一种考验。1529年在圣日耳曼 ,当仆人们打开王后的衣箱 ,周围的人都感到透不过气来。他们要么躲开 ,要么被熏得胸闷。在衣箱里的香气没散开之前 ,他们不敢呼吸。香料用得如此厉害 ,甚至让人感到呼吸困难。<sup>⑦</sup>

另外 ,香料并不是16世纪的新发现。中世纪的财产清册就已有许多记载。路易十世勤于坦的妻子 ,克莱芒丝王后 1385年去世时已经有了好多龙涎香球饰 ,其中一个还“镶着金子和宝石”<sup>⑧</sup>。一个世纪以后 ,博城堡的财产清册中记有一个“装有麝香的银制

① 无名氏,《滑稽故事》,卷四,第100页。

② 无名氏,《滑稽故事》,卷四,第100页。

③ 无名氏,《滑稽故事》,卷四,第100页。

④ 无名氏,《滑稽故事》,卷四,第100页。

⑤ 路易十四时期土耳其驻法国大使,也是土耳其派往法国的第一任大使。——译注

⑥ 无名氏,《滑稽故事》,卷四,第100页。

⑦ 无名氏,《滑稽故事》,卷四,第100页。

⑧ 无名氏,《滑稽故事》,卷四,第100页。

⑧ 无名氏,《滑稽故事》,卷四,第100页。







渐更青睐那些柔和“芬芳”<sup>①</sup>的气味。带有安息香、苏合香脂、没药、麝香、黄檀成分的口含片剂代替了酸气味。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醋。它刺激的酸味能消除引发鼠疫的腐烂气味。行人们闻着醋浸过的片剂，酸味中含有抵抗鼠疫的有效成分。香料则能净化污浊的空气，进一步防止鼠疫传染。显然，香料不仅仅在社交中发挥作用。从其成分来看，这些迷人的香料还可成为腐烂物的克星。除了愉悦感官以外，它们还可起到保护作用。香料因其“卓越的舒缓身心”<sup>②</sup>功效而在生理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修饰和外表的艺术中，香水扮演着多重角色。它不仅能掩盖难闻的气味或愉悦感官。具体来说，它还有“净化”作用。同样，这依然是以外表为重。例如，特莱姆修道院<sup>③</sup>内的男人在与女伴约会前会搽上香水，因为他们相信这将彻底改善他们的身体状况。他们不是用水，而是抹上香水。“香水策略”影响着“清洁”：“在女士家里的客厅门口站着调香师（理发师），前来拜访的男士须经过他们的打理方可入内。”<sup>④</sup>也就是说，香水既能掩盖异味，也能去污。

十六七世纪的法国不光沿袭了这些做法，还将进行发挥。许多物品仅仅因为洒上了香水就被认为具有强身功效，而这样的物

① 粤爱孕程自译，同前著，第 150 页。

② 分爱孕程自译，同前著，第 150 页。

16 世纪，净化几乎还意味着某种医疗功效。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蔡早濛译，同前著，第 150 页），拉伯雷一针见血地指出城市垃圾清理与体内物质排泄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性。在体内积滞太久的废弃物可能会带来危险。发烧和传染病就与此有关。预防性地清除体内垃圾以及放血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拉伯雷最近也指出了（参见他为《悦世录》所写的序言）净化措施的社会意义：“越是与社会接触，越是要放血和净化体内物质。”同上，第 150 页。

③ 拉伯雷的《巨人传》第一部《卡冈都亚》中想像的世俗共同体。——译注

④ 云爱孕程自译，同前著，第 150 页。



也时时都受到鼠疫的威胁 ;那里收容的痼疾患者大大超额。相反 ,慈善医院里却是一派“ 宁和 ”景象。那里的一股特殊气味吸引了这位波兰旅行者。房间内的香炉日夜散发出阵阵香味 ,弥漫着整个房间。到处漂浮的香味迷住了那位意大利教士。不正是这股好闻的味道保护了人体吗 ?在洛卡泰利看来 ,正是这股香味令这家医院有别于其他医院。它能防止疾病传染 ,赋予最虚弱的身体特殊的能量 :“ 每张床边都有个装饰着花朵的小坛子 ,坛子下面有个火炉 ,坛中不时散发出极为美妙的香味。”<sup>①</sup>虽然这里的病人也是挤在一起的 ,但洛卡泰利却如此迷醉于这股香味 ,甚至有一瞬间希望留下来和这些可怜人一起生活。

古代清洁卫生就这样发展到了使用“ 香料 ”的阶段。使用香料甚至有种近似治疗作用的保护功效。但是 ,它首先也还是种“ 表现 ”的手段 ,是衬衣和皮肤外露部分的延伸。放在腋下或挂在腰间、藏在袍子袖中或紧身短上衣里层中的小香袋其实是以清洁为目的的。它们是人们在外表上做文章时借助的补充手段。

然而 ,古代卫生准则中最重要的还是用水的限制。在一次筋疲力尽的旅行后 ,帕拉缔纳侯女<sup>②</sup>的行为就说明了什么才是最主要的清洁手段。1705年 11月的某一天 ,帕拉缔纳侯女在烈日底下赶了很长的路。当她到达马尔利宫时 ,已经疲惫不堪 ,脂粉也脱落了 ,浑身是汗。由于脸上沾满了路上的尘土 ,她打算清洁一下 :“ 我的脸上满是灰尘 ,得洗洗了 ,我好像戴了个灰色的面罩。”<sup>③</sup>情况很特殊。对于脸部以外的清洁 ,帕拉缔纳侯女采用了换衬衣的

① 参看洛卡泰利《威尼斯的鼠疫》(1664—1669年),第100页。

② 指夏洛特·伊丽莎白·德·巴维尔,路易十四的兄弟奥尔良公爵的妻子。——译注

③ 参看洛卡泰利《威尼斯的鼠疫》(1664—1669年),第100页。

办法。长裙和“饰品”。这样 ,她又变得“干净”了。拿去洗的是衬衣 ,虽然马尔利宫的花园里有许多喷泉 ,但留宿其中的人却似乎不会让皮肤沾上一点水。清洁卫生确实存在 ,但那是针对外露的身体部分。

## 第三部分

# 强健身体的水

# 第一章摇皮肤的舒适感觉

在 1785 年服侍过夏特莱侯爵夫人<sup>①</sup>的仆人隆尚曾描绘了她沐浴的过程<sup>②</sup>。这可能会让今天的读者吃惊。隆尚使水保持着一定的温度。他看着烧水壶,不时将里面的水小心地直接倒入木桶,避免烫到侯爵夫人。简单地说,他就呆在侯爵夫人洗澡的房间,小心殷勤地伺候着。而脱光了衣服在沐浴的侯爵夫人不觉丝毫尴尬,也不认为需要将木桶遮起来。主人和仆人之间相距较远,也不会有伤风化。仆人的手不是一个“人”的手,而是件“中性”的物品,与房间内其他东西一样“平常”,完全成了摆设的一部分。“手”只是由仆人操纵、属于日常用具之列、并且针对某一用途的物品。隆尚的目光不会影响这个年轻女人,因为他根本就不属于她的世界。她对他视若无睹;在她眼中,这个人的身份介于孩童和仆人之间。总之,仆人离沐浴的女主人太远,根本碰不到她。

---

① 1785 年服侍过夏特莱侯爵夫人,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以传播牛顿的数学理论和物理学理论以及莱布尼兹的认识论丰富了法国的科学。——译注

② 隆尚的叙述见于《夏特莱侯爵夫人沐浴的过程》,载于《夏特莱侯爵夫人沐浴的过程》,见《夏特莱侯爵夫人沐浴的过程》,见《夏特莱侯爵夫人沐浴的过程》。



隆尚回忆这一场景时,有意识地展现了一些风俗习惯,而这些风俗习惯在旧制王朝<sup>①</sup>末期就将发生变化。他突出了这样的画面:侯爵夫人满不在乎,冷冷地让仆人接近,但又很自然地保持着不可逾越的距离。仆人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近距离的、机械的服务。其他任何一位女仆或男仆都可以做这些“没有特殊含义”的事。隆尚承认了自己的局促。侯爵夫人的身体让他慌乱不安,以致倒水时手会发颤。这种有意识的不安、惊异都表明风俗习惯在发生变化。到 18世纪末,将完全由“浴室女仆”来伺候贵妇沐浴。<sup>②</sup>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隆尚压根儿没提到沐浴本身。他觉得这是很正常的行为。这又反映了另一个变化:沐浴不再令人惊异了,它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隆尚描绘的景象反映了两点:个人廉耻观念的转变和用水行为的变化——至少在贵族阶层是这样。从 18世纪 70年代开始,沐浴又在贵族阶层重新兴起。显然,这并不能说明沐浴已经普及,也不证明清洁是沐浴的目的,但它至少间接推动了清洁卫生的发展。沐浴的习惯也随之逐渐建立起来。虽然此时盆浴还很少见,但毕竟已经开始被接受。一系列新的清洁方式中开始出现水的踪影。水开始得到利用,并将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利用。当然,在夏特莱侯爵夫人沐浴的那个时期,水的使用可能还十分有限,甚至可能很不稳定。不管怎样,这都是少数贵族的行为。它并不是卫生理论深化的某种体现。当然,一种几乎全新的做法兴起时,必然会带来一定影响。到 18世

① 指法国在 18世纪前的王朝。——译注

② 路易十六的妻子玛丽·安托瓦纳特王后或拿破仑一世的妻子约瑟芬皇后沐浴时都有浴室女仆伺候。参见 配号 166 页 166 页 166 页 166 页 166 页 (18世纪第一版), 第 166 页以及 配号 166 页 166 页 166 页 166 页 166 页 (18世纪第一版) 第 166 页。

纪中期,对有些人来说,换衬衣可能已经不是保持皮肤清洁的唯一手段。人们对水的态度转变了。在那些显贵家里,全新的观念正在非常缓慢地形成。沐浴既要考虑场所,还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沐浴还是偶尔的,而且又涉及人体,所以它无疑还是种特殊的行为。沐浴的独特性还在于,它又一次表明,用水行为并不都是相似的。为了了解用水行为怎样通过一系列的改进、有时甚至是彻底的转变而逐渐发生变化,就不能不提贵族阶层不同寻常的沐浴。

## 全新而不同寻常的沐浴

这一新行为的意义已开始显露。例如,凡尔赛宫常常为了建造浴室而连续开工,浴室通常在大套房内,由于经常有改建计划,宫里的人们也会转移沐浴地点<sup>①</sup>。例如,由于改建工程,王后的浴室无法使用,她要求暂时用一下国王的浴室。吕内认为很有必要提一下王后的这个要求:“前天,王后沐浴了一次。在她去枫丹白露游玩时,屋内的浴室被改动了……由于绿色大房间前面的浴室暂时无法使用,她就让人——也许是亲自——向国王要求在国王的浴室沐浴。国王无比仁慈地准许了。”<sup>②</sup>沐浴有时就像一场表演。1665年,国王<sup>③</sup>的宠姬沐浴一次要分成好几段进行。朝臣们也不得不围着她转:“夏托鲁公爵夫人<sup>④</sup>一定要国王来看她洗澡。国王就把朝臣都带到夫人的住处,自己独自走进会客厅,把朝臣

① 引自《凡尔赛宫史》,第1卷,第100页。——译注

② 引自《凡尔赛宫史》,第1卷,第100页。——译注

③ 指路易十五。——译注

④ 夏托鲁公爵夫人,法王路易十五的宠姬。——译注



些,也没有人采取对策。不仅仅是因为没有大规模的鼠疫爆发,而且还因为毛孔张开的时间似乎不再那么长,不至于让人感到真正的恐惧;似乎除了毛孔被动张开以外,身体还会产生许多其他反应。因而,沐浴成了可行的、可被接受的行为,甚至如夏托鲁夫人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对某些人来说已经十分平常。沐浴就这样十分缓慢地走进了 18 世纪的上层社会。

这一新兴事物并不能一下就颠覆传统。显而易见,到 18 世纪中期,即使对于贵族阶层来说,沐浴也是十分有限的。1754 年,布隆代尔<sup>①</sup>在《法国建筑》中写道,1754 年,他对巴黎 10 家高级旅馆的布局作了调查,发现其中只有 3 家有沐浴间。<sup>②</sup>在同时期的马罗<sup>③</sup>所调查的 10 余家豪华旅馆中,只有 1 家有沐浴间。<sup>④</sup>18 世纪中期,10 家高级旅馆中只有 1 家备有专门的沐浴间。也许更多的是浴缸。1754 年的《百科全书》<sup>⑤</sup>也通过实例来给浴缸下定义,并描绘了它的样子。这多少是靠数字来勾勒其形象:长 1.5 法尺,宽 0.8 法尺,高 0.4 法寸。<sup>⑥</sup>可由铜或加箍的木头制成。它也不再是圆形,而是已接近现代浴缸的形状。<sup>⑦</sup>

但是,频繁出入浴室的现象还不普遍。例如,1754 年,路易十五来到科梅尔西,那里的浴室变成了布夫莱侯爵夫人<sup>⑧</sup>住的套

① 1754—1766 年,法国建筑师,以教学和著作闻名,对建筑理论及形成其时代良好的建筑艺术审美情趣具有重大贡献。——译注

② 1754 年,布隆代尔在《法国建筑》中写道,1754 年,他对巴黎 10 家高级旅馆的布局作了调查,发现其中只有 3 家有沐浴间。

③ 1754—1766 年,法国建筑师和雕刻师。——译注

④ 1754 年,马罗在《法国建筑》中写道,1754 年,他对巴黎 10 余家豪华旅馆的布局作了调查,发现其中只有 1 家有沐浴间。(1754 年第一版)。

⑤ 18 世纪法国狄德罗主编。——译注

⑥ 法国古代长度单位,等于 1 法尺,合 0.324 84 毫米。——译注

⑦ 1754 年,《百科全书》中写道,浴缸可由铜或加箍的木头制成。

⑧ 1754—1766 年是洛林公爵、波兰国王斯坦尼斯拉斯的情妇。——译注

房<sup>①</sup>。浴缸被遮盖起来。浴室也丧失了它本来的功能,成了住宿和接待的地方。侯爵夫人在那儿举行聚会,宴请宾客。有些情节表明,沐浴还不是寻常的行为。德·克罗伊公爵女儿与达夫雷公爵<sup>②</sup>的那场婚礼就能间接说明这一点。与<sup>③</sup>世纪一样,克罗伊公爵的女儿沐浴也是为了人生中的某些重要时刻。尤其在盛大的婚礼前夜,更要专门为了婚事沐浴一次。公爵的回忆文集中特意提到了沐浴,这说明沐浴还很少见。如果对这个年轻女子来说沐浴是很平常的事,那又何必如此强调呢:“<sup>④</sup>要去拜访,我女儿得通便、沐浴,身心都要调整好。”<sup>⑤</sup>同样,<sup>⑥</sup>年,当孔多塞<sup>⑦</sup>说自己有时会洗澡时,朱莉·德·莱斯皮纳斯<sup>⑧</sup>并未立即将这一行为与清洁卫生联系起来:“您是身体欠安呢,还是喜好沐浴,或者您天生就喜欢水?”<sup>⑨</sup>另外还有些招待、休息或旅行中的场景更能说明问题。几年之后,戈捷·德·布雷西离开巴黎,前往他在外省的总督府。途中第一夜是在一位第戎的亲戚家度过的。他觉得有必要搞一下卫生,但不是指沐浴:“我到他家时一副旅行者的打扮,我需要稍许梳洗一下,他叫人给我准备了一间房……房间里普鲁士式的壁炉中生起了很旺的火。我让人替我刮胡子,我得好好刮刮了……”<sup>⑩</sup><sup>⑪</sup>年,当卡萨诺瓦<sup>⑫</sup>重新就任罗马红衣主教秘书时,受到了意想不到的热烈欢迎。有水,有

① 杂期彩线社曹其贵译《浴园》,见曹其贵译《浴园》,第 10 卷。

② 解发世刻,见曹其贵译《浴园》,见曹其贵译《浴园》。

③ 侯爵——侯爵,法国教育家、哲学家、革命家。他关于人类能够无限地完善自身的进步观念对 18 世纪的哲学和社会学具有极大的影响。——译注

④ 侯爵——侯爵,巴黎最著名、最有解放精神的文学沙龙之一的女主人,数卷热情信札的作者,著有《书信集》。——译注

⑤ 分,见曹其贵译《浴园》,见曹其贵译《浴园》。

⑥ 悦,见曹其贵译《浴园》,见曹其贵译《浴园》。

⑦ 侯爵——侯爵,意大利冒险家,作家,著有《回忆录》。——译注



键。然而,分歧仍旧很大。例如,有人主张经常沐浴,而有人则认为要因季节而异;在用冷水还是热水的问题上分歧尤其严重;另外,关于沐浴到底使人强健还是使人虚弱,各种意见也不统一。沐浴有这么多讲究,因而选择也更加重要。正因为有这么多的讲究,沐浴才能发挥多种多样的作用。但是无论如何,水按摩、涤荡着人体,在上面流动,产生一定的压力。它将浸没于其中的人体置于一种“环境”中,为身体注入力量,而不是仅仅制造氛围。水包围着人体,从而控制着人体。它已不再是种“中性”的物质。在谈论沐浴时,怎么能无视它的这些功效呢?

很快,沐浴具有了社会意义,它的物理作用也因此而更重要。19世纪中期最先用热水沐浴的,与一二十年后发现冷水功效的,并不是同一群人。这里,考究而色情的沐浴方式与简单甚至是苦行主义式的沐浴方式形成了对照。说到底,是奢华与冷水浴代表的俭朴之间的对立。贵族气的“奢侈逸乐”与雄心勃勃的苦行主义之间的分歧变得明显。炫耀的奢华与坚定的苦行格格不入。<sup>①</sup>水必须是能使人保持旺盛精力的活力物质,它应该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在沐浴融入卫生领域的过程中,这种观念反而削弱了它的卫生意义。

19世纪最早的沐浴出现在贵族府邸里,它们似乎是以清洁为目的的热水浴。然而,鉴于人们对水的物理功效十分关心,沐浴可能还有更多目的。1910年出版的里什莱<sup>②</sup>的字典指出了沐浴的细微差别:“年轻人沐浴是为了消遣娱乐,而另外一些人则是为了保持身体健康。”<sup>③</sup>消遣娱乐是首要的。至于健康,里什莱未必就

① 参见本部分“冷水和新能源”这一章节。

② 员源—员源著有《法语大字典》(员源)。——译注

③ 员源—员源著有《法语大字典》(员源)。——译注











下呼吸清新的空气。”<sup>①</sup>显然,这里的浴室是为夏季消暑准备的。<sup>②</sup>在 1729 年狄德罗写给沃兰的信中,这一点得到了更含蓄或许更间接的体现:“哦,天气多热啊,我似乎看到你们三个正穿着浴袍。”<sup>③</sup>在狄德罗笔下,沐浴直接与炎热联系在一起。它还不是经常性的普通行为,尚不能脱离时间与季节的限制。沐浴总是与炎热和舒适的环境联系在一起。它首先是为了制造某种“氛围”。利涅<sup>④</sup>回忆道,当他在花园里的小岛上、在阳光下看了点书后,便去沐浴。同样也是舒适的环境。豪华的浴室立刻让人联想到“弥漫着各种香味的清新空气”<sup>⑤</sup>。1760 年,《女性医学》概括了沐浴的特点。它是季节性的、少数人享有的、充满了肉欲色彩的行为:“无论是为了强身,还是为了肉欲享受,或是为了清洁,沐浴都不会在冬天进行。春夏才是最适宜的季节。”<sup>⑥</sup>

沐浴不再是单纯的行为,除了清洁以外,还包含了别的动机。水具有流动性,因此沐浴的要点在于将身体浸入水中,让水对其产生作用。沐浴可能首先就是感受一种气氛,穿过水的压力,体会一种情感。这是个物质交换和释放压力的过程。沐浴激活了感受性丰富的人体系统,影响的几乎是身体的内在感觉。无论如何,在 18 世纪中期,沐浴还是少数人的奢侈行为。但它的地位已十分重要,甚至催生了同时期的其他行为。

① 分册见《月性学》,第 100 页。另见《月性学》,第 100 页。另见《月性学》,第 100 页。

② 另参见《悦舞》,第 100 页。另见《悦舞》,第 100 页。另见《悦舞》,第 100 页。

③ 阅读《悦舞》,第 100 页。另见《悦舞》,第 100 页。另见《悦舞》,第 100 页。

④ 比利时军官和文人,所著回忆录以及和欧洲杰出人物如卢梭、伏尔泰的通信,对比利时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译注

⑤ 另见《悦舞》,第 100 页。另见《悦舞》,第 100 页。另见《悦舞》,第 100 页。

⑥ 另见《悦舞》,第 100 页。另见《悦舞》,第 100 页。另见《悦舞》,第 100 页。

1845年,在塞纳河上出现了第一座与传统浴场截然不同的“浴室”这些热水浴室直接用泵从塞纳河中抽水,然后输送到分布在船上的各个小沐浴间。浴室选址也与过去不同,主要是为了便于水流循环。这种沐浴同时带有治疗和清洁的目的:“我经常看到沐浴后症状减轻、身体痊愈的病人;沐浴对保持身体健康也很有效。”<sup>①</sup>直到1868年,享有“绝对优势地位”<sup>②</sup>的普瓦图浴室一直是唯一具有治疗功效的浴室。<sup>③</sup>它们得到了医学院的认可,颁布了许多通告。这些奢华的浴室(1845年,洗一次澡要猴个利伏尔,而同时期一个工匠一天挣园缘个利伏尔,短工挣园缘个利伏尔<sup>④</sup>)是面向一小部分人的。这说明热水浴属于少数“贵人”。但更重要的是,浴室的定位已经开始在“温泉疗养所”和“清洁卫生场所”间摇摆不定了。普瓦特曾多次强调应该“让富人们可以更迅速地治愈疾病,而不是被迫到很远的地方寻求必要的援助”<sup>⑤</sup>。他还大力提倡用淋浴来强化沐浴对身体的作用:“外界的水从上方冲下来,可转移淤积的分泌物,从而消除由此引起的皮肤和肌肉肿胀,以达到治疗目的。”<sup>⑥</sup>说到底还是温泉治疗技术占了主导地位。从形式上来看,这种浴室可以说是19世纪浴室的前身,但

① 分晓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第100页。另见普瓦特1845年给塞纳河沐浴协会的信件,见普瓦特1845年给塞纳河沐浴协会的信件,见普瓦特1845年给塞纳河沐浴协会的信件,见普瓦特1845年给塞纳河沐浴协会的信件。

② 同上。

③ 参见普瓦特1845年给塞纳河沐浴协会的信件,见普瓦特1845年给塞纳河沐浴协会的信件,见普瓦特1845年给塞纳河沐浴协会的信件,见普瓦特1845年给塞纳河沐浴协会的信件。这种浴室,包括阿贝尔浴室及普瓦特浴室,都提供热水浴。梅尔西埃曾对此进行描写;另外,见普瓦特1845年给塞纳河沐浴协会的信件,见普瓦特1845年给塞纳河沐浴协会的信件,见普瓦特1845年给塞纳河沐浴协会的信件,见普瓦特1845年给塞纳河沐浴协会的信件。(1845年编辑出版,第10卷,第100页)也曾对此进行了描绘。这时已出现了一些冷水浴室,但那是另外一回事。参见本书下一章。

④ 分晓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第100页。

⑤ 关于沐浴价格,同上,第100页;关于1845年工匠的工资,参见普瓦特1845年给塞纳河沐浴协会的信件,见普瓦特1845年给塞纳河沐浴协会的信件,见普瓦特1845年给塞纳河沐浴协会的信件,见普瓦特1845年给塞纳河沐浴协会的信件。

⑥ 分晓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第100页。

就内容而言,还不完全是。

19世纪中期,人们对沐浴重新产生的兴趣可以从骤然增多的相关医学著作上得到体现。1859年,第戎科学院提出的问题(《简单沐浴的功效》<sup>①</sup>)证明了研究沐浴的重要性。这样,沐浴有了理论根据。早期的论著无一例外地强调水流震动对身体内部的影响。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感觉上。沐浴时,水对人体有舒缓作用:“沐浴时,皮肤会有轻柔的感觉,人的感觉能力使人体系统产生愉快惬意的放松感。”<sup>②</sup>初衷是描绘这种感觉,也就是重现某种“状态”。热水浴基本上还是“令人愉快”的,因为它通过本身的作用引起人的感觉:“沐浴具有镇定作用,是因为它带来的轻柔的放松感能使皮肤产生愉悦的感觉。这种感觉通过皮肤传到各个神经系统。人会因此而昏昏欲睡。”<sup>③</sup>如果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必不可少的还是水的流动和撞击。1893年,当吉亚尔<sup>④</sup>试图用一句话向他“幸福的国民”证明沐浴的合理性时,着重强调的也是身体的内在感觉。在描述完身体感觉后,他将注意力转移到了被沐浴激活的人体系统上。他的文章十分关注人的生理感觉,其意义在于标志着沐浴的新发展,甚至可能是新的卫生方式的出现:“他洗澡、抹上油以保持筋脉柔韧,并便于排汗,防止体液在体内的某个部位淤积。这种淤积会引起尖锐的,甚至常常是致命的疼痛。这样的危险应该很容易避免。”<sup>⑤</sup>热水浴具有放松作用是因为它使体液畅流。这也是它的主要功效。

① 获奖的是云郅郅撰写的文章(同前著)。

② 云郅郅撰写的文章,同前著,第 100 页。

③ 云郅郅撰写的文章,同前著,第 100 页。

④ 云郅郅撰写的文章,同前著,第 100 页。

⑤ 云郅郅撰写的文章,同前著,第 100 页。

## 舒适的设备

倒是另外一些用水清洗身体局部的行为反映了 18 世纪 70 年代到 18 世纪 80 年代“精英”阶层卫生习惯的转变。这种转变也许更深刻。根据一些贵族家庭的财产清册和高级木器匠人的账务记载，18 世纪 70 年以后出现了一种新的器具。它被称作“清洁椅”或者已被称为“坐浴盆”。在快要进入 18 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开始有人使用这种器具。18 世纪 75 年的一天，普里侯爵夫人<sup>①</sup>在梳洗间与阿尔让松侯爵<sup>②</sup>见面。先是一番寒暄客套，这倒没什么突兀的。但是，普里夫人突然坐在了“她的坐浴盆”<sup>③</sup>上开始清洗私处。阿尔让松侯爵意欲退出，但普里夫人坚持要他留下。于是这场会面变成了调情。这种缺乏诗意的做法令人吃惊，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景发生的时间。马梅松堡<sup>④</sup> 18 世纪 78 年的财产清册中还不见“坐浴盆”的踪影，而在 18 世纪 80 年的清册中却出现了。<sup>⑤</sup>同样，18 世纪 82 年，乌尔大街上的高级木器匠人雷米·佩弗里能参照《美丽器具》制作一种奇特的、两个背靠背连在一起的连体坐浴盆。<sup>⑥</sup>长期以来，这种器具都体现着一种社会差别。它通常由一个木框架和一个锡盆或彩釉陶器盆组成，外表大都精细华丽。而装在盆上的靠背和支脚使它能够固定起来，有时会摆到贵族的房间里。18 世纪 80 年 1 月，迪沃<sup>⑦</sup>献

① 18 世纪 75 年法国路易十五时的女冒险家，波旁公爵路易·原亨利的情妇。——译注

② 18 世纪 75 年法国路易十五时代的外交大臣。——译注

③ 18 世纪 75 年 1 月 15 日，普里侯爵夫人写给阿尔让松侯爵的信中，首次提到“坐浴盆”。

④ 18 世纪城堡，约瑟芬与拿破仑一世离婚后的住处。——译注

⑤ 18 世纪 80 年 1 月 15 日，普里侯爵夫人写给阿尔让松侯爵的信中，首次提到“坐浴盆”。

⑥ 参见 18 世纪 82 年，雷米·佩弗里制作的连体坐浴盆。

⑦ 法国 18 世纪的一位著名商人。——译注

给蓬巴杜夫人<sup>①</sup>的坐浴盆十分精巧：“一个有着黄檀贴面靠背的坐浴盆，靠背上镶着线脚装饰的花朵图案，盆脚和装饰部分由包金的青铜制成。”<sup>②</sup>圣日耳曼昂莱的德·塔尔蒙夫人的坐浴盆也很有特色：“凳子的脚用钉有烫金钉子的红色摩洛哥皮包着，凳子表面由圭亚那紫木细线装饰的甜樱桃木制成。”<sup>③</sup>这些精致的器具有些在靠背上还装有水晶小瓶。<sup>④</sup>1764年，先贤祠布兰制作了一个支脚可以拧下来、可旅途携带的金属坐浴盆。这间接表明了坐浴盆开始具有的重要性。<sup>⑤</sup>不是只有女性才会使用。例如，据蒙若弗鲁瓦城堡 1758 年的财产清册记载，阿瑟·埃罗和城堡主的盥洗室内都有座椅式便桶和坐浴盆。<sup>⑥</sup>同样，据波旁宫 1789 年的财产清册记载，孔代亲王和他妻子的盥洗室内也都有座椅式便桶和坐浴盆。<sup>⑦</sup>

圣奥班<sup>⑧</sup>的作品也大量表现了这种独特的奢华。《人形蝴蝶》（1764）通过活灵活现、纤细优美的人形蝴蝶来表现各种社会生活，也就是通过描绘各种场景来折射当时的社会风俗习惯。其中盥洗室的场景与豪华的高级旅馆一样：精致的家具、华美的织物和殷勤忙碌的仆人。一只“昆虫”正在那儿漫不经心地让人给它梳头。盥洗室里，所有 18 世纪的物品一应俱全：精巧的镜子、绣花的手绢、铺在桌上的花边桌布、各种装容器的造型优美的盒子，最

① 1764—1765 年，路易十五的情妇，她对路易十五产生影响很大，也对《百科全书》的编纂起了重大作用。——译注

② 蓬巴杜夫人，路易十五的情妇，1764—1765 年，路易十五的情妇，她对路易十五产生影响很大，也对《百科全书》的编纂起了重大作用。——译注

③ 先贤祠布兰，1764 年，先贤祠布兰制作了一个支脚可以拧下来、可旅途携带的金属坐浴盆。这间接表明了坐浴盆开始具有的重要性。——译注

④ 参见 1764 年，先贤祠布兰制作了一个支脚可以拧下来、可旅途携带的金属坐浴盆。这间接表明了坐浴盆开始具有的重要性。——译注

⑤ 1764 年，先贤祠布兰制作了一个支脚可以拧下来、可旅途携带的金属坐浴盆。这间接表明了坐浴盆开始具有的重要性。——译注

⑥ 《附：蒙若弗鲁瓦城堡 1758 年的财产清册记载，阿瑟·埃罗和城堡主的盥洗室内都有座椅式便桶和坐浴盆。——译注

⑦ 《附：波旁宫 1789 年的财产清册记载，孔代亲王和他妻子的盥洗室内也都有座椅式便桶和坐浴盆。——译注



后,从画布屏风底部旁露出了一个坐浴盆。<sup>①</sup>

15世纪中期,坐浴盆还是件稀罕玩意儿,在布尔乔亚们的家中几乎看不到。例如,1496年死于阿普特的批发商兼塔米西耶生前有16万多利伏尔的年金,但他家中却没有坐浴盆。<sup>②</sup>然而,塔米西耶还是喜好奢华的,他有120多件精美的刺绣衬衣。家中一楼是塔米西耶太太的梳洗间,里面有张梳妆台,上面放着镜子、香脂和香水瓶。<sup>③</sup>事实上,在这里,没有什么可以说明15世纪的卫生习惯已经发生了改变,哪怕此时“梳洗”有了专用的、带抽屉的桌子,上面放着镜子和香水。财产清册体现出来的还是“传统”卫生习惯的特点:例如注重衬衣的数量和质量;许多物品体现出人们对外表和香味的重视。同样,1502年,卢梭在蒙莫朗西的住处也没有那个新式器具。<sup>④</sup>1509年蓬巴杜夫人去世时,她的管家科兰卡也没有坐浴盆。<sup>⑤</sup>另外,那些城堡中的坐浴盆表明,15世纪中期及其后的几十年间,坐浴盆只出现在主人的房间或盥洗室里。1520年的马梅松堡是这样,<sup>⑥</sup>1526年的蒙若弗鲁瓦堡也是这样。<sup>⑦</sup>

坐浴盆在一定程度上是高贵的标志。它意味着一种更私密的卫生行为,改变着人们的清洁方式和关注对象。更有意思的是,坐浴盆不是卫生准则改变的产物,也没有引起卫生准则的改变;它的出现与礼仪准则就更没有什么关系了,因为大部分礼仪

① 参见《巴黎的宫殿》,巴黎,1998年,第100页。

② 参见《巴黎的宫殿》,巴黎,1998年,第100页。

③ 参见《巴黎的宫殿》,巴黎,1998年,第100页。

④ 《巴黎的宫殿》,巴黎,1998年,第100页。

⑤ 参见《巴黎的宫殿》,巴黎,1998年,第100页。

⑥ 参见《巴黎的宫殿》,巴黎,1998年,第100页。

⑦ 参见《巴黎的宫殿》,巴黎,1998年,第100页。

准则都与传统卫生习惯有关。例如,直到 1864 年以后,才有文论开始提出应当对身体的不同部位进行局部清洗。雅坎神父<sup>①</sup>的文章(1864)讲的还很婉转,其中提到了局部清洗,包括“私密”部位,但没有详细描述。对于局部清洗只是泛泛而论:“为了卫生,我们要经常清洁身体的许多部位,尤其是那些由于汗水不易散发而发出难闻气味的部位。除了健康,这样做至少也是为了优雅。”<sup>②</sup>相反,《健康保持法》则清楚地指明了这些部位。它花了很多笔墨在气味和身体发热上,指出了不清洁所有“特殊”和“私密”部位可能带来的“危险”：“如果这些部位(腋下、腹股沟、阴阜、生殖器官、会阴处、臀部突起的地方或臀沟)出汗或留有汗液,高温情况下,汗水就会蒸发。这时,除了全身散发出难闻的气味以外,一部分蒸发的汗液及其物质成分会被毛细血管吸收,进入体液循环,并在循环过程中使体液变质,从而损害人体。”<sup>③</sup>虽然人们仍然认为身体具有吸收液体的功能(这里“回流”到细胞中的是汗水),但却已开始用水来清洁身体。1864 年,《女性医学》建议应该经常用湿海绵润泽出汗的部位,另外还需清洗某些部位:“清洁各个身体部位不可缺少。必须每天清洗,而且要在水中加入各种芳香的植物或含酒精成分的水。”<sup>④</sup>妇女卫生的重要性第一次得到了明确强调。在这些文章出现之前,人们就开始使用坐浴盆了。事实上,这一器具的出现与另一变化是同步的,这个变化更重要,因为它主要与空间和私密性有关,那就是各种方便生活的房间的变化。

① 法国生理学家,生平不详。——译注

② 曼发分,《健康保持法》,第 10 页。

③ 曼发分,《健康保持法》,第 10 页。

④ 曼发分,《健康保持法》,第 10 页。



的。<sup>①</sup>例如,15世纪末,曼特农夫人的住所里还没有供“梳洗”的地方。在她就寝的房间里,国王还继续与大臣闲谈。女仆们进来在床前替夫人“宽衣”<sup>②</sup>然后帮她钻进用厚厚的帷幔罩起来的床里。而从1560年起,在贵族府邸中,生活的私密性一面发生了变化。会客厅和卧室的区别正体现在私密性上;也正是出于私密的需要,“盥洗室”出现了。它的作用十分特殊,从15世纪70年代开始,有全套的盥洗设施出售,包括护墙板和彩色天花板。<sup>③</sup>

但是从15世纪70年代到16世纪,在这些豪华府邸内,家庭成员的关系并未发生改变。男女主人各自的房间相隔甚远。在家庭生活中,他们并不一定关系密切。大多数情况下,男女主人还是继续各住一间厢房。<sup>④</sup>虽然人们更重视宴会厅和会客厅,但这并未影响到家庭生活内部。住宅布局的新特点是为个人创造更多的私密空间。那些具有特殊用途的房间提供了更多的个人活动场所。对于“个体”的人来说,一个新时代来临了。个体行为不再那样直接地被“公然展示”,许多其他私人行为成为可能。这是直接出现在贵族生活中的“私人化”现象。

事实上,这一过程受到众多模式的影响。当然,其中包括传统贵族阶级生活模式,另外还有大金融资产阶级生活模式。它们极大推动了贵族生活中前所未有的“私人化”现象。从1560年起,达官贵人的府邸,例如默朗这样的会计官家<sup>⑤</sup>或鲁耶这样的大

① 分卷按月按性按同前著,第7卷,第78页。

② 葛爱兰、李德刚译,同前著,第7卷,第78页。

③ 1573年12月1日,卖出了一套这样的设施:“一个漂亮的盥洗间,或者说小客厅,约怨古尺高、远古尺宽、员古尺深,带天花板和护墙板,上面的图案全部由德·马希先生绘制。”参见《爱之精神》,同前著,第7卷,第78页。

④ 关于这一点,昂果那尔选者在《卷之七》中曾提到:“拜恩、佛罗伦萨、里昂(1573年德语版)第78页中的说明十分重要。”

⑤ 分卷按月按性按同前著,第7卷,第78页。

皇家<sup>①</sup>，在效仿宫廷模式时受到启发。炫耀让位于较为内敛的奢华。私密行为的空间在增大。厕所、小客厅和藏衣间不再仅仅是为了“展示”。“个体”在那里获得了以前不曾有的空间。对于那些富有的新贵来说，没有什么比“授爵”和模仿宫廷更要紧的了。这样，他们的身价也必然会相应发生微妙的变化：“这样，随着贵族生活向私人化的转变，一个人一旦发达，就会竭力模仿贵族的生活模式来掩盖他的出身。”<sup>②</sup> 1856年蓬巴杜夫人让拉叙朗斯<sup>③</sup>负责改建的埃夫勒宫和金融家德·默朗的阿尔米尼宫极为相似。<sup>④</sup>

似乎正是“私人化”的需求推动了“盥洗室”、“卫生间”<sup>⑤</sup>、“厕所”和“英式房间”的产生。从19世纪70年代起，它们出现在巴黎的豪华宅邸中。而充分体现着奢华风格的“英式房间”本身就 very 能说明问题。人们改良了便桶椅的用法，将它放置在一个固定的房间内以满足“自然需求”，这就是“英式房间”。这些房间内最早出现了方便生活的“机械装置”，例如，马桶上装有活门，以疏散异味。“英式房间”是为了方便私密行为，一片专用空间形成了。<sup>⑥</sup> 至于盥洗室，则宣告了新卫生方式的产生：也许是局部的清洗，但却避开了他人的视线，而且仅仅保持衬衣干净已经不够了。这是前所未有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它十分隐秘：在这里，地点与行为本身一样重要。这一系列比以往更关注个人感受、与个体关系更密

① 分别见月景性著作《巴黎的诞生》（同前著，第猿卷，第12页）。

② 分别见月景性著作《巴黎的诞生》（同前著，第猿卷，第12页）及《巴黎的诞生》（同前著，第猿卷，第12页）。

③ 即 1856年蓬巴杜夫人让拉叙朗斯，法国建筑师，参与建造了埃夫勒宫，也就是后来的爱丽舍宫。1856年爱丽舍宫成为共和国总统府。——译注

④ 分别见月景性著作《巴黎的诞生》（同前著，第猿卷，第12页）及《巴黎的诞生》（同前著，第猿卷，第12页）。

⑤ 1856年以后，人们开始使用这个词，参见月景性著作《巴黎的诞生》（同前著，第猿卷，第12页）。

⑥ 这里只能粗浅地探讨这一话题。较为专门的研究，参见月景性著作《巴黎的诞生》（同前著，第猿卷，第12页）及《巴黎的诞生》（同前著，第猿卷，第12页）。

切的行为并没有相应的理论支持。私人化的卫生方式出现了,而更隐秘的空间则推动了它的产生。具体的盥洗用品印证了这一空间的存在。坐浴盆是这些变化的典型表现;另外,在这些私人化的空间内,还可看到上了彩釉的陶器盆和水壶<sup>①</sup>。

这种变化很重要,因为它使人们可以在私密空间内进行局部清洁,但是,它依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不仅仅因为这种变化还局限在特权阶层,而且还因为它显然还未超越传统方式对外表和体面的关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梳洗”还是为了向他人展现,这就决定了它主要是通过发型和化妆来从整体上美化外表。外表的地位并未动摇。目睹蓬巴杜夫人梳洗打扮的克罗伊公爵既为能被允许如此靠近公爵夫人而陶醉,同时又为夫人打扮过后的效果着迷,以致发出这样的感叹:“再也没有比她更美的了。”<sup>②</sup>梳洗打扮还是为了给他人看,首要任务是令外表改观,注重的是视觉效果。私密空间内进行的清洗是私人化的、隐秘的、很少公开讨论的卫生方式,而且它无疑将引起其他方式的产生。但是注重外表的传统做法仍在很大程度上束缚着这种方式,“炫耀”仍是其主要动因。然而,确切地说,变化在别的方面。例如,新的方式越来越“实用”,它有了其他的合理动机,尤其是保持健康和体力的动机,更重要的是,它正视了水的作用。清洁卫生就这样发生着变化。最后,一部分卫生发展的新动向将反对此时仍占主导地位的“华丽”,新的卫生习惯将进一步削弱“外表”的地位,这无疑是有其社会意义的。

① 参见本书第三部分,第五章。

② 转引自《蓬巴杜夫人》,同前著,第17页。

## 第二章 摇冷水和新能量

浴室、浴缸和盥洗室的出现 ,说明 15世纪中期用水方式逐渐发生了变化。无疑 ,一种新的卫生方式出现了 ,至少在特权阶层内是这样。这种方式仅限于少部分人 ,并且也不常见。而且 ,还很不明确 ,甚至还很含糊。水扮演的角色显然与今天的不一样。它是温热的 ,能渗入人体并对其产生压力 ,因而显得分外独特。水是能动的、充满活力的物质 ,在被用来清洁身体之前 ,它已经开始作用于人体、渗透人体。它影响着人的生理机制 ,输送着看不见的能量。

当然 ,人们在关注水的机械作用时 ,并不局限在它的热量和渗透力上。水还有许多可以想像的功效 ,还可以扮演其他角色 ,例如 ,大量的水能刺激和涤荡人体。水的机械作用不一而足 ,对此 ,人们感到好奇 ,并追求这些效果。当然 ,用水的主要目的还是刺激身体 ,从内部激活人体、激发体内活动。因此 ,水有一种作用尤为重要 ,因为它具有多重功效 ,那就是冷水的刺激作用。首先是收缩功效 :冷水能收缩肌体 ,而收缩还会产生一系列影响 ,肌肉收缩作用于体液 ,从而达到治疗的功效 ;收缩还能增加身体能量 ,





他睁开了眼睛,认出了所有的人,并且毫不客气地喝了水。”<sup>①</sup>在近代科学诞生以前,人们对这一系列反应感到好奇。显然,《风流信使》中这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小故事充满了对冷水疗法的赞许和毫不掩饰的好奇。这是令人吃惊、突破常规的疗法。18世纪初期的医疗性机构也不曾落后。它们摸索过这种疗法,而且似乎还有过奇迹般成功的例子。不管怎样,这一疗法将流传开去。

德·拉福斯公爵在救治一个得了致命日射病的人时采用的也是冷水疗法。两名从远方来的旅行者在盛夏时节正好经过公爵的领地。那年夏天极为炎热,连空气都是滚烫的,俩人吃不消了。其中一个人在离公爵几百米的地方倒地身亡,另一个几乎就栽倒在他身边。德·拉福斯公爵立即叫人将病人浸在往低处流淌的溪流中,然后再将他放到床上,用被子盖起来,等他恢复:“病人苏醒了。经过一夜的充足休息,第二天,这个可以说是‘复活’过来的人又生龙活虎了。”<sup>②</sup>正是清凉的溪水让他活了过来。1744年,诺盖采取同样的做法时还解释了其中的原理:那就是冷水的缓解作用。它可减轻过度的刺激,收缩肿胀得十分危险的脉管,另外还能收紧身体的各个部位,从而起到强健的作用:“清凉的水及其压力能收缩并消除那些惊人的肿胀;它收缩脉管,使其恢复原状。”<sup>③</sup>这一说法的适用范围将扩大,经过变通,可以解释许多疾病的治疗。

冷水疗法以其多样的形式得到广泛应用。冷水从内部收缩身体(或者说假设它有这样的功能),从而激发体液循环、促进内

① 西塞罗《论共和国》,第1卷,第1章,第1段。

② 诺盖《论冷水的功效》,第1卷,第1章,第1段。

③ 同上,第1章。

脏排泄、缩小肿块。它既对“固体”物质起作用,也对“流体”物质起作用。冷水的压力使脉管收紧,它还能收缩并激活身体。冷水疗法应用极广:“当我们需要消除淤血、清除附着在脉管内壁上某些含蛋白质的物质;当我们要消灭肿大的淋巴结、向体内输送更多的精气或使精气在神经内以更快的速度传送;当我们需要利尿或清理肝脾时……没有比使用冷水更有效的方法了。”<sup>①</sup>冷水疗法具有一系列功效:既有舒缓作用、又有收紧作用;既有软化作用,又有硬化作用。冷水的作用毋庸置疑:“它能强健并收紧那些特别脆弱的纤维组织。”<sup>②</sup>冷水浴能协调体内固体物质与流体物质的运动。1846年,波姆将受毒气侵害的病人浸在水中。他想利用冷水来医治他们的孱弱无力,使他们“恢复体力”<sup>③</sup>。波姆有时候十分执著于那种强健身体的方法,实行起来一点儿不温和。他将冷水浴的时间延长到每天1小时,那些虚弱的病人白天都得浸在冰冷的水中。这与以前的疗法截然不同。由于传统疗法偏向使用热水,因此这种转而使用冷水的方法更显重要。至此,只有这种冷水疗法才有助于“排除”多余体液。

然而,新疗法的意义还远不止这些。19世纪,冷水浴不仅是勇于突破传统的治疗学家们采用的方法,也是那些挑剔的卫生学家们采用的方法。收紧的、结实的纤维组织在使病人变得强壮的同时不也在强健着健康人的身体吗?既然这里直接关系到体力和抵抗力,那么也必然关系到健康。沐浴有史以来第一次具有了明确的卫生意义,主要不是因为它有清洁作用,而是因为它能强

① 编著,《冷水的医学应用》,上海:上海医学出版社,1980年。

② 分见《冷水的医学应用》,上海:上海医学出版社,1980年(1984年第一版,伦敦)第170页。

③ 见《冷水的医学应用》,上海:上海医学出版社,1980年。

身健体。这就是水流运动产生的魔力。水对人体器官的作用比它对皮肤的清洁作用更重要。19世纪下半叶,大量的卫生保健学文论更是让人们无比向往冷水带来的一系列强身健体功效。这些文论使他们看到了健康的希望。水总是与身体机能联系在一起,冷水变得更重要了:“冷水浴益处多多。冷水猛地作用于人体,能立即使身体表面及接近表面的部分收缩,通过冷水的作用,纤维组织震动频率加快,血液和精气流动加速;这就是为什么冷水浴能降低血浓度、促进血液流动、激活精气并加快其流动速度……还能有助消化、增强食欲;另外,它还能使人变得灵活敏捷、精力充沛。”<sup>①</sup>绷紧、收缩的筋脉和纤维变得坚固了。这样,整个身体的“硬”组织就在冷水作用下收缩,从而变得强健。以前将注意力放在“生活方式”上(主要指饮食)的健康书籍现在则越来越强调冷水的刺激作用。冷水和轻便的服装有助于肌肉反复紧绷、起反应。如果没有冷水,“纤维的紧张度会减弱,细胞组织将变松弛”<sup>②</sup>。

至于一些已经存在的做法,现在含义也不一样了。例如,以前人们只有在游戏或进行某些治疗时才会到河里洗澡。而19世纪下半叶,在河中沐浴就成了保持健康的手段,是强身的运动和提神的方法。巴黎城内有些浴室只是简单地搭建在带梯子的船只旁边。<sup>③</sup>它们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成了他们谈论和描述的对象,甚至受到推崇。以前从未注意过这些浴室的《巴黎印象》或《旅行者指南》现在也开始标明它们的所在地,甚至还试着给予评

① 曼雅尔,《浴池》,同前著,第104—105页。

② 曼雅尔,《浴池》,同前著,第104—105页。法国到很晚才发现洛克所说的一些“冷水”锻炼法。参见 德 鮑 德 曼 著,《浴池》,第 104 页。译者本,《曼雅尔》,1978年第一版,自第 104 页。

③ 参见词条“沐浴”,《曼雅尔》,第 104 页,第 104—105 页。

价。例如, 员缘源年至 员缘缘年, 热兹的《巴黎风貌》几乎每年都要再版。在这本书里, 他就采纳了卫生学家们的观点。这样的浴室必定是“最有益健康”<sup>①</sup>的, 哪怕它们看起来造得十分粗糙: “这些被称为浴室的场所其实是这样的: 一条船上盖着篷布, 船边的河水中竖着 圆图瓦兹<sup>②</sup>宽 圆图瓦兹<sup>③</sup>的矩形, 中间用木板固定住, 上面也盖着一层篷布, 通过一道梯子就能从船上走下来。”<sup>④</sup>这样的浴室空间有限, 而且一点儿不华丽, 但在其中沐浴却能强身健体。

尤其到了 员缘远年以后, 卫生学家开始肯定冷水的功效。他们的观点明确而一致: “冷水浴通过收缩人体, 使之紧实、强健。”<sup>⑤</sup>人们利用淬火炼钢的原理来强健身体。纤维组织是“锻炼”的重点。它们通过“痉挛性的抽动”<sup>⑥</sup>变得结实。反复强调纤维的重要性说明, 虽然人体活动不能与体液这一基本物质脱离干系, 但已经没人再采用体液疗法了。<sup>⑦</sup>马雷花了很多工夫计算出一条动物表皮在冷水作用下收缩的幅度;<sup>⑧</sup>另外一些人则泡到河水中计算脉搏

① 见热兹《巴黎风貌》, 员缘源年至 员缘缘年, 热兹 员缘源年版, 第 员苑页。此前不久的其他文论还没有提到这类浴室, 例如: 造拜耳《电报》, 员缘源年 员月 员日, 第 员页; 或先那《电报》, 员缘源年 员月 员日, 第 员页。但是, 早期的这类浴室主要是为了已经存在很久的娱乐。参见 配援阅 员缘源年 员月 员日, 第 苑卷, 第 苑页。

② 法国旧长度单位, 相当于 员. 苑米。——译注

③ 见热兹同前著, 第 员苑页。

④ 见热兹同前著, 第 苑页。

⑤ 见热兹《电报》, 员缘远年 员月 员日, 第 苑卷, 第 苑页。

⑥ 员缘世纪的医学将注意力集中在身体的“固体”部分, 认为它们具有特殊的功能, 其中包括应激性。这对“反应”性机体这一观念并非没有影响。关于这一点, 参见 配援阅 员缘源年 员月 员日, 第 苑卷, 第 苑页。

⑦ 见热兹《电报》, 员缘远年 员月 员日, 第 苑卷, 第 苑页。

的次数或观察一些身体反应。<sup>①</sup>这些行为已不仅仅是出于模糊的好奇心了。

但是,如果冷水浴的意义仅限于生理学领域,那么它就没有任何重要性了。事实上,它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文化方面。有关冷水浴的文论并不总是在研究纤维组织。它们还把冷水看作是一种朴实无华的物质,而洗冷水浴则是一种艰苦的行为。它不仅使人们的身体强健,还令人在精神上变得坚韧。这种振奋精神的作用是直观的,不能用理论去阐述。它能激活能量,巩固强壮的体魄。

特隆香是位博学多识的著名医生,哪怕呆在日内瓦的隐居地都会有人追随而来。他就并未统计机体在冷水作用下的反应。在他看来,冷水浴几乎是种精神性行为:“罗马士兵在玛尔斯战神广场练完兵后,一出来就跳入地伯尔河,此时,他们就是世界的支配者。

热水浴则使阿格里帕<sup>②</sup>和尼禄<sup>③</sup>逐渐变得萎靡不振……尽管元老院的元老们反对温水浴,但深受亚洲奢华之风浸淫的富人们无视元老的反反对和善意。”<sup>④</sup>由于热水只能使人“萎靡不振”,特隆香还制定了长时间的冷水浴疗法。他是从精神需要来考虑的:萎靡无力与美德是对立的,虚弱疲乏则与道德力量相悖。生理学在

① 分见《生理学》第 1 卷第 1 章第 1 节第 1 段。——译者注。勒莫尼耶已经计算出在不同水温下脉搏的变化。参见《生理学》第 1 卷第 1 章第 1 节第 1 段第 1 页。

② 约公元前 100 年，罗马帝国第一代国王奥古斯都的密友和副手，处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译注

③ 罗马皇帝，1 岁即位，即位时不满 1 岁，为罗马的第一个少年皇帝。他以暴虐、放荡出名，曾杀死自己的母亲、老师及妻子。——译注

④ 转引自《罗马史》第 1 卷第 1 章第 1 节第 1 段。转引自《罗马史》第 1 卷第 1 章第 1 节第 1 段。——译者注。

古老的道德参照标准前让步。这是借鉴了《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sup>①</sup>的观点,尤其借鉴了其中有关原始美德的观点。罗马的沦陷不正是因为年轻的君主“不屑在冷水中沐浴,结果变得十分虚弱无力,就像我们的幼主一样放弃了可以赋予他们力量和美德的运动”<sup>②</sup>。

根据相关文章的记载,野蛮人也使用冷水。他们有自己强身健体的方式:“每当浑身是汗,美洲地峡的居民们就会跳入冷水中,而他们的健康没有受到丝毫损害。”<sup>③</sup>游记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其中,野蛮人并没有被理想化,但他们经常代表着严酷的习俗和强壮的身体。阿马索尼亚地区和加拿大地区的居民在河中洗澡的例子就充分表明,人们期望在冷水中获得能量与耐力:“据我所知,美洲印第安人的孩子一出生就被浸到河水中。”<sup>④</sup>

也许,正是卢梭总结出了这些唯意志论行为的本质。普卢塔克笔下的罗马人及斯巴达人、拉翁唐和勒博笔下的印第安人<sup>⑤</sup>都代表着粗犷的习俗,其行为象征着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们显然

① 经常作为范例被列举出来的是斯巴达人的法则和锻炼身体的方法(这一点在普卢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中尤为明显)。斯巴达人认为只要穿着一件内长衣并浸入冷水中,就能起到强身健体的功效。这里所说的“男子气概”与清洁之间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关联,因为后者总会让人想起“孱弱”。对于斯巴达人的艰苦生活来说,“干净”意味着“娇弱”。普卢塔克明确提出了这个观点,当然特隆香是不会这么说的。但它至少表明了冷水最主要的象征意义:“他们总是很脏,从不洗澡,也不用香水——除了一年中允许他们这样娇气的那几天。”(参见 1789 年版《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第 1 卷,第 180 页)。冷水主要代表着粗犷。

② 转引自普卢塔克《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第 1 卷,第 180 页。

③ 转引自拉翁唐《印第安人》,第 1 卷,第 180 页。

④ 转引自拉翁唐《印第安人》,第 1 卷,第 180 页。

⑤ 转引自拉翁唐《印第安人》,第 1 卷,第 180 页。

成了争论的话题：“许多人在孩子一出生时就将他们随便放到河中和海水里洗洗，而我们的孩子呢，在出生前就因其父母的过分呵护而变得孱弱，等到出世时，体质已经衰败了。”<sup>①</sup>古代英雄和野蛮人的例子有个共同之处：冷水最后成了一种象征，象征着所有令人变得坚不可摧的水。斯蒂克斯河具有了文化和象征的意义，学校课本中充斥着阿喀琉斯的事迹。新时代的卫生学家没有忘记这些古典希腊文化课程，并且以自己的方式来阐释：“强健他们的身体……将他们放入斯蒂克斯河中。”<sup>②</sup>用来给爱弥尔洗澡的水越来越冷，直到他习惯“甚至是冰冷的水”<sup>③</sup>。

这一理想化的强身手段不乏社会意义。它象征着古代公民与传统专制之间的对立，“简朴”的习俗与“堕落腐化”之间的对立，重生与衰退之间的对立。对孱弱萎靡的批判也是对一个城邦的批判：“我们再也没有城邦居民了。”<sup>④</sup>艰苦的生活被认为可以补救“幼主”孱弱的身体。罗马人和野蛮人的行为清楚地展现了一种从“外部”获得的自由与力量。他们与已成为“衰弱”代名词的贵族式奢华对立，与暗中的独裁权力对立。总之，他们扮演着“反例”的角色。19世纪以后的许多文章都借用了这一定论。古代文明推广了这一获得自由的模式：“如果我们能模仿那些自由的人们……”<sup>⑤</sup>古代文明还推动了这一获取力量的方式，指出教育中应

① 见《爱弥尔》第1卷第1章第1节（1762年第一版），第176页。

② 同上，第176页。

③ 同上，第176页。

④ 见《爱弥尔》第1卷第1章第1节（1762年第一版），第176页。

⑤ 见《爱弥尔》第1卷第1章第1节（1762年第一版），第176页。关于这一点，另可参考《爱弥尔》第1卷第1章第1节（1762年第一版），第176页。原书见：爱弥尔·卢梭著，傅雷译：《爱弥尔》（第1卷）（第176页）。

当包括身体的锻炼：“我对战斗、游戏、锻炼、奔跑和活动的需要远远大于对书本和上课的需要。”<sup>①</sup>

简朴与奢华的对立、活力与孱弱的对立有其暗含的意义。衰退、虚弱、女人气的娇乏是用来形容贵族的。这明显具有社会意义。正因为这一社会意义，冷水浴与贵族们在宅邸中进行的沐浴截然不同。对于有见地的公民来说，贵族式的热水浴令人“衰弱无力”，是衰退的标记。它“照我们看来，是衰退的根源，而衰退则是奢华之风在社会各阶层盛行的必然后果”<sup>②</sup>。洗热水浴成了无用而危险的喜好，被视为没落阶级的行为，并加以拒绝。热水浴也有其象征意义，象征带来衰退与萎靡的“放纵”。它只会造成无益的堕落的生活方式，从而使“体质衰弱”<sup>③</sup>。梅尔西埃<sup>④</sup>嘲弄的那个被“水蒸气”笼罩着、无所事事的女子代表着贵族式的闲散生活。她“不是在从浴缸踱向梳洗室，就是在从梳洗室踱向浴缸”<sup>⑤</sup>。同样还有“那些在温水中一泡数小时的娇贵的人们，长时间的热水浴换来的是疲劳、虚弱，有时候甚至整个人筋疲力尽”<sup>⑥</sup>。显然，他们深受“考究”的生活方式之害，但考究的生活方式是他们那个阶层的标记之一。一方面，精致的生活令人衰退，另一方面，粗糙的生活令人强健；一方面，奢侈逸乐令人疲乏，另一方面，艰苦严格令人生龙活虎。但无论哪种情况，那些字眼的含义都不仅仅局限在生理方面。在孟德斯鸠的作品中，布尔迪厄已经注意到了

① 转引自《孟德斯鸠作品选集》第1卷，第100页。

② 转引自《孟德斯鸠作品选集》第1卷，第100页。

③ 转引自《孟德斯鸠作品选集》第1卷，第100页。

④ 转引自《孟德斯鸠作品选集》第1卷，第100页。

⑤ 转引自《孟德斯鸠作品选集》第1卷，第100页。

⑥ 转引自《孟德斯鸠作品选集》第1卷，第100页。



冷、热两种沐浴方式的最初分化。热水浴逐渐与“虚弱”联系在一起：“肌肉松弛、生活懒散、生命能量衰退、男性活力减退、柔弱。可以看到，要制造一种为社会所接受的神话，只要在文字上下点功夫就可以了。”<sup>①</sup>

面对贵族化的生活模式，一个新兴阶层创造着一股新的力量。他们激发着能量与活力，令身体变得强壮结实。这使前所未有的苦行生活与无所事事的懒散生活之间形成鲜明对比。依仗着朴实无华的冷水，面对那些过于简单的享乐，这个阶层表现出一种优越感。它通过艰苦严酷的方式拉开与其他阶层之间的文化和社会差距。坚韧的忍耐力和充沛的体力成为无往不胜的武器。据说格林男爵<sup>②</sup>书信中援引的特隆香的话谈的正是这种忍耐力和体力：“他让我们想起共和国的习俗和古人的伦理哲学。”<sup>③</sup>

冷水的使用不过是价值观发生巨大转变的征兆。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原有的身体观念和道德标准的突破。再进一步说，发生改变的是社会准则。想像一下吧，现在光从身体的健壮程度就可判断哪些阶层正在衰退，而从前绝不是这样的。将沐浴作为参考标准只不过是个引子。冷水浴的意义首先在于对观念的影响，它激发人们对外部力量的向往，通过将冷水浴者英雄化来震撼人们的心灵。在许多情况下，冷水浴代表着理想化的信念。因而，从有关卫生文论来看，它并未立即充斥到布尔乔亚们的生活中。通常来说，与其说冷水浴是种可行的做法，不如说它仍是纸上谈兵

① 另见月泉的著作《洗澡的起源与演变》（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00页。另见月泉的著作《洗澡的起源与演变》（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00页。

② 员德——员德，德裔评论家。对员世纪法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起过重要作用，百科全书编者狄德罗的密友。创办了《文学通讯》这一文化新闻简报。——译注

③ 另见月泉的著作《洗澡的起源与演变》（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00页。另见月泉的著作《洗澡的起源与演变》（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00页。



卫生学家们的拥趸。她是著名医生蒂索<sup>①</sup>的朋友,蒂索曾激动地读过她的文章。而她也在一八四四年将蒂索请到了茹伊。从德·马雷兹夫人身上反映出人们对冷水浴的推崇,但主要还是折射出冷水浴的不普及性。例如,她对冷水浴的功效毫不怀疑,但实行起来却十分谨慎。对于这位充满活力、随和亲切、号称从未洗过澡的女资产者来说,冷水浴在很长时间内都只限于理论上。她了解的是原理,而不是实践的方法。冷水浴对她而言是将来的事,而不是现在的事:“比起我那些微不足道、只能关起门来自己看的理论,您的经验应该更有指导意义。我从未尝试过任何形式的沐浴。将来如果有条件,我将首先到塞纳河沐浴。”<sup>②</sup>大约一八五三年之后,她才开始了第一次沐浴,并且确实是在塞纳河里。此后,她每年都要在那里沐浴两到三次。有时候好几季都不洗澡。这样,她不光是真的信奉冷水浴,而且还付诸了行动,只是实行起来没有规律,间隔较长。一八五四年一月一日,德·马雷兹夫人偶尔提到了她十分没有规律的沐浴:“上个月一月八号,当您来我家时,我正好要出去办点事,主要是为了今年第三次在塞纳河中的沐浴。自一八四九年以来,我一直没什么时间去沐浴。”<sup>③</sup>奥伯坎普夫的这位朋友给孩子洗澡倒是十分起劲。她坚持要将孩子的整个身体浸入水中,包括头部。她提起过这种沐浴,并进行了描述,还举出这种方式的无数好处。但是她也间接地表现出一些疑惑、提到一些困难:

① 参见《杂报》第 18 卷第 1 页。蒂索的文章很好地反映了冷水在人们心目中所具备的功效:加速排汗并强健身体。通过对纤维和神经的作用,冷水将成为人体充满活力的主要因素:“冷水浴使排汗恢复通畅,使肌肉纤维变得坚韧,从而可以消除所有由排汗和纤维引起的机体不适状况。”(第 18 卷,第 1 页)。在这里,水首先是种“刺激”性物质。

② 《杂报》第 18 卷第 1 页。转引自《杂报》第 18 卷第 1 页。

③ 同上,第 1 页。

“我非常想让我们的孩子像英国人的孩子那样浸到冷水中。但我们的孩子不像英国孩子那样需要女仆伺候,我几乎可以说也不需要一个英国式的爸爸,尽管那样的爸爸很擅长利用自己的经验,而不是成见。但当我自己洗澡时,一定要把头露在外面。”<sup>①</sup>坚持将“整个”身体浸入水中间接地说明清洁并不是沐浴的主要目的。其艰苦的生活方式被德·马雷兹夫人骄傲地引为范例的蒂索不也暗示了这一点吗?不管怎样,他有一句话足以抵得上所有解释:“体弱的孩子是最需要沐浴的;而十分强壮的孩子则可以免去……”<sup>②</sup>因而,沐浴的清洁功能必然没有它的强身功效重要。它首先是种“磨炼”。另外,还有个令人感兴趣的任務,那就是将冷水浴上升到理论高度,虽然这已经部分实现了。一提到冷水浴就能让人想起不同于以往的强壮体魄,从思想上激励着人们。冷水浴的目的大抵如此。

当然不乏洗冷水浴的例子,梅尔西埃的作品中就体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一变化主要与孩子有关,而且是见多识广的布尔乔亚们的孩子,因为这一阶层对新的准则十分敏感。人们在推崇冷水浴的同时,又竭力反对穿着紧身衣和胸衣。孩子们“长得比以往好得多。人们给孩子洗冷水澡,并且养成了一个好习惯:给他们穿轻便而不束缚的衣服”<sup>③</sup>。冷水浴还在上层社会以外盛行起来。自从路易十五去世后就被“流放”到卢弗西耶恩的巴里伯爵夫人<sup>④</sup>也迷上了这一新的沐浴方式。她每天都要洗一次冷水

① 配合第 1 卷第 1 章第 1 节第 1 段第 1 句,转引自《杂俎》第 1 卷第 1 章第 1 节第 1 段第 1 句,《杂俎》第 1 卷第 1 章第 1 节第 1 段第 1 句,第 1 页。

② 《杂俎》第 1 卷第 1 章第 1 节第 1 段第 1 句,第 1 页。

③ 《杂俎》第 1 卷第 1 章第 1 节第 1 段第 1 句,第 1 页。

④ 贞德——贞德,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最后一个情妇,路易十六即位后,被放逐到隐修院。——译注

浴,并且改变了饮食习惯,也不再穿得很暖和。这位旧时宠姬的“苦行”生活与一个世纪以前蒙德斯旁夫人的截然相反<sup>①</sup>:艰苦的生活不再是用来“苦修”,而是用来强身,具有了新的使命。巴里伯爵夫人——这位卢弗西耶恩的居民——在描述自己的苦行生活时表达得含蓄而直观,而已“获得”的强健体格则是话题的中心。迪福·德·舍韦尔尼伯爵<sup>②</sup>有一次偶遇巴里伯爵夫人,他是这样描写她的热忱与质朴的:“她那美丽的脸庞红扑扑的。她告诉我们每天都洗一次冷水浴。她让我们看她在毛皮长衣底下只穿着一件衬衣和外套。她一定要我们摸摸她的体侧,以证实冷水浴对她多么有效。”<sup>③</sup>

1762年,科学院院士米利伯爵发明了构造复杂的机动式浴缸。这项创造虽然代表了另一种冷水浴方式,但它却标志着一个真实存在的行为。按这种方式,水保持流动,以形成类似于河流的水流。这样,在冷水带来的压强之上又增加了水流产生的压强。流动加强了水对身体的持续刺激,人们从未如此强烈地期望过水的机械作用。这种期待表明,河水的功效此时备受关注,因为河水是冰凉的,流动的,能带来近乎理想的强劲压力。在这样的浴缸中“泡上几分钟,水对皮肤表面产生的作用比普通沐浴好多天的作用都要大”<sup>④</sup>。“方法”这个词的使用、对沐浴时间的计算(从几分钟到好几天)也许可以表明,在洗冷水浴时,生理功效跟清洁作用一样重要,也许还更重要。

① 参见本书第二部分第二章。

② 费德一贵因所著《回忆录》反映了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时期以及大革命时期的社会状况。——译注

③ 分毫爱闻,本朝世宗,洗冷浴,增配,电,翻译(费德一贵因),李,译,费德一,贵,费德一

④ 费德一贵因,本朝世宗,洗冷浴,增配,电,翻译(费德一贵因),李,译,费德一,贵,费德一

另外还有一个例子。本杰明·富兰克林<sup>①</sup>十分热衷于讨论河水浴,或者说“强身浴”。事实上,从 1764 年起,他就开始定期去河中沐浴了。富兰克林的例子也许是冷水浴的重要见证,因为他对冷水浴真的十分迷醉,尽管他曾寻求一种替代冷水浴的方式。虽然什么都比不上冷水浴的“功效”,但冷水作用于身体时可能会带来刺激及损害,甚至可能侵害某些身体组织。富兰克林想出了一种最简单的应对方法:空气浴。清晨早起后,他就打开窗户,光着身子在屋内工作或散步;“根据季节不同,持续一小时到半小时不等”<sup>②</sup>。冷的空气难道不会产生与冷水同样的功效吗?但是还得承认,“冷”与卫生之间的关系还不明朗。

最后,某些学校也开始使用具有强身功效的冷水。例如,作为圣日耳曼伯爵<sup>③</sup>革命的产物,皇家军事学校于 1765 年改革了校规。冷水浴是季节性的行为,但常常被有规律的局部清洁所代替。学校利用水的“功效”来锻炼未来的战士:“各年龄的学生都将习惯每天用冷水洗脸洗手。如果学校附近有河流或溪流能让我们将学生带去洗澡而没有危险,那么在气候宜人的季节,我们就会经常带学生去。”<sup>④</sup>而学生们的着装、房间的布置、单薄的被子也与冷水一样起着“磨炼”的作用。这种狂热无时无刻不在学校中发挥着影响:“为了达到这一效果,我们经常让学生光着脑袋

① 1706—1790 年美国物理学家、政治家,避雷针的发明者,美国独立之父,《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译注

② 1764 年 12 月 15 日富兰克林给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信,第 10 页(1764 年 12 月 15 日的一封信)。

③ 1682—1751 年法国冒险家,以其非凡的记忆力、口才和通灵术而名震沙龙和宫廷。——译注

④ 1765 年 12 月 15 日富兰克林给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信,第 10 页(1765 年 12 月 15 日的一封信)。



准而没有成功。而图尔甘先生不仅得到了巴黎市长的支持,还得到了法兰西科学院和皇家医学院的支持,所以他的学校能开办起来。图尔甘先生寻求如此多的支持,表明了他的勃勃雄心:事实上他想将其办成一个卫生保健场所。当然他并未忽视游泳技能的训练,游泳的实用功能并未被遗忘。但是开办游泳学校的宗旨并不限于此,另外一些目的才是主要的。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人在冷水中的运动,以及在此过程中人体的反应。<sup>①</sup>图尔甘成功地传授着他的方法,那就是通过游泳来加强冷水作用于人体的效果。游泳是种加强水对人体作用的辅助手段,它能促进冷水浴的“刺激”作用。这一理论得到了普遍认同。1908年的《百科全书》也提到了这一理论。<sup>②</sup>另外还有些文论也明确肯定了这一理论并将其进一步深化。游泳在一张一弛中增强了水对人体作用的力度。水能更好地按摩,甚至推挤人体器官。它在刺激人体时产生作用:“游泳比简单的沐浴更有效,因为人为了战胜水的阻力而重复进行的有力运动更利于水进入人体并放松各部分肌肉,最大限度地促进有益健康的分泌和排泄。总而言之,游泳给最强健的体魄打上了健康的烙印。”<sup>③</sup>图尔甘认为游泳使“河水浴给健康带来的益处”<sup>④</sup>得到进一步加强,是发挥这些益处的过程。游泳学校本身只是强身身体的特殊场所。

这所建于1908年的学校很快获得了成功。图尔甘在其中建造了一处新奇而考究的场地:四条紧紧系在一起的船只在水面上围出了一片矩形场地,这就是巴黎第一家“游泳池”。船舱点缀着

① 魏尔登,《体育杂志》,1908年,第1卷,第1页。

② 词条“游泳”,《百科全书》,第1卷,第1页。

③ 魏尔登,《体育杂志》,1908年,第1卷,第1页。

④ 魏尔登,《体育杂志》,1908年,第1卷,第1页。



泳池。从个人费用来看,只有一部分人能去那里游泳:头等舱每年 200 利伏尔,二等舱每年 150 利伏尔。<sup>①</sup>这个价格十分高,只要将它与税收相比就能说明问题。例如,1840 年时,年收入高于 150 利伏尔的人须缴纳爱国税。150 利伏尔意味着可以过上宽裕的生活。然而光是游泳的费用就将占去 1/3 因而游泳学校的客户群不可能很广,从那里的常客身上可以反映出这一点。<sup>②</sup>奥尔良公爵不就在 1835 年将他的儿子们送到那里了吗?由于公爵长期以来一直站在开明资产阶级一边,他的这一举动意义就更重大了。为了某些暗中的政治原因,作为王室的兄弟家族和竞争对手,奥尔良家族以这种方式来表明与贵族的对立。文化领域有时因为可以显得“无辜”<sup>③</sup>而更重要。在这一点上,未来的“平民菲力普”懂得如何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自己的态度。例如特隆香和德塞萨尔<sup>④</sup>是其家庭医生,让莉夫人是他三个儿子的家庭教师,给孩子们教授相关的卫生保健知识。而经常出入游泳学校是种社会归属的标志。虽然洗冷水浴仍然只是一部分人的行为,但它已不再停留在理论层面上了。

## 激发身体潜能

虽然冷水浴还不常见,但却也能证明冷水在 1840 年以后的地

① 魏尔登社同前著,第 187 页。

② 蒂博将军在其 1835 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提到了这所游泳学校的一些轶事,在那里他经常碰到奥尔良公爵的孩子(第 10 卷,自第 185 页)。另外,阿尔诺神父在上述 1840 年的那篇文章中写到:“图尔甘先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开办了一家面向富人、而不是面向老百姓家孩子的游泳学校。”(第 187 页)。

③ 参见 魏尔登社同前著《1840 年以来的法国》,第 187 页。

④ 魏尔登社同前著,第 187 页。

位。在全新的沐浴方式中,冷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清洁之水。使用冷水有太多目的,关于它的用途也有太多解释。它不再是“中性”的,而是令人惊叹的、奇特的物质,其意义已不仅仅在于多种多样、难以掌控的功效上;对人体来说,它非同寻常。人们必须驯服冷水。此时,使用冷水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突出表明,卫生忠告已不再是简单的书面参照或规劝。更重要的是,它还突出表明实施这些行为的群体受开明资产阶级的影响有多深。是开明资产阶级引入了耐力和强健的标准。正是这些标准的社会意义可以令人更好地理解它们的象征意义,并准确评估其影响范围。这些标准更清楚地反映了新的身体观念;它们是这一观念的最佳体现。冷水浴首先体现着一种全新的准则,代表了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冷水浴的本质。

儿童沐浴方式的改变最能说明问题,这种改变的全部意义在于反映了一个新准则。在十六七世纪的法国,孩子们很少沐浴,但不是不沐浴(在孩子出世后的一段时间内,大人会频繁给他们沐浴)。这种沐浴有两个步骤,而正是以这两个步骤为基础,沐浴方式在18世纪下半叶发生了改变。按照这两个步骤,首先要用热的、有保护作用的水清洗,然后用“黏性”物质将毛孔堵上,以更好地保护和强健身体。其中,针对毛孔张开而采取的措施是关键。对此,安布鲁瓦兹·帕雷<sup>①</sup>是这样说的:“孩子(一出生)就必须用玫瑰油或越桔油擦洗,以去除皮肤的污垢和排泄物;同时也是为了堵塞毛孔,让他以后变得更加结实。”<sup>②</sup>

“沐浴”与“强健身体”之间已经开始艰难地发生了联系。强

① 安布鲁瓦兹·帕雷,法国外科医生,发明了动脉结扎术,被誉为“近代科学之父”。

——译注

② 安布鲁瓦兹·帕雷,同前著,第 295 页。

身健体的观念并不是特隆香及其朋友独有的。传统的沐浴方式也试图强健孩子的身体,并付诸了行动,希望给孩子们一副结实的身板。但在传统方式中,人体是被动的,处在保护之手下:要强壮身体,首先要“关闭”毛孔。强身健体,就是在身体上打蜡或堵塞毛孔。“关闭”毛孔的手段是相似的。他人的手在皮肤上“涂层”,给它筑起严实的屏障,将其武装起来。这双手是不会缺乏工具的:厚厚的油、蜡、盐、甚至是硝石渣。一旦毛孔经过“加工”,通过体液排泄或留存,身体将变得更强壮、丰厚、柔韧。手把玩着皮肤,掌控着皮肤上的“出入口”。

神奇的冷水浴则颠覆了人体的被动形象,它必须以身体具有某种天赋力量为前提。人体不再是具了无生气的躯干,而是一下子具有了“抵抗力量”。它拥有内部的能量和看不见的“精力”：“对孩子们来说,唯一的自然能量是他本身的能量,而这已足够。”<sup>①</sup>把孩子浸到冷水中,说明人们十分信赖这股莫名的“能量”,而一个世纪以前,这股能量还是不被承认的。人不再是被动的躯壳,从出世那天起,就已具备了一种奇特的力量。这种力量本身就值得关注。而且,这种力量的增长方式也很奇特。例如,身体不再需要借助外界的手。它的力量来自于内部,来自于器官本身的反应。强健身体的是人体本身的不断收缩,而不是外部操作。能量的增长来自于人体“深处”。

可以这样描述冷水浴:它注重潜在的能量,激起人们对古罗马式的强大耐力的向往,在对立物质的撞击中磨炼着人们的身体和意志。还可以这样更明确地阐述冷水浴:它展现了冷水激发生命力量的过程,这是个激起人体特有反应、借助生命特性、确定生

① 分编云:《欧洲性学》(巴黎),同前著,第5页。

理自主性、明确反应性机体的过程。在《百科全书》中,冷水浴已经是激起身体反应的主要因素:“冷水浴能够最大限度地收缩脉管,使其变得坚韧。因此,冷水浴能激起机体更多的反应和能量以消除有害体液,同时加速体液的持续流动。”<sup>①</sup>在马雷的作品中对冷水浴有类似的描述:他利用阿莱的肌肉反应性原理来解释身体的自主反应。冷水成了一种刺激物,它通过刺激来发挥作用,激发身体反应。机械性比喻更突出了身体系列反应的意义:“活力的多少与所受刺激的力度成正比……冷水通过收缩人体内的固体和液体物质来增强其力量……”<sup>②</sup>胡费兰德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另外,他还将外部动力与内部能量区分开来:前者被实施于人体之上,而后者则来自于人体。人体力量并非来自于保护它的手,而是来自于看不见的内部能量。因此关键在于激发内部能量,而不是借助外在辅助手段。冷水只是起着唤醒潜在能量的作用:“如今,借助外部手段作用于人体内部已成为人类行为的一个普遍特点。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有害健康、更会令人虚弱、衰退的了……必须注意的是,持续甚至常常是过度地使用热水只会从一开始就令皮肤松弛、完全失去弹性……”<sup>③</sup>相反,冷水浴则能激起人体反应,促使其自我强健,它不再需要防护手段。人们从寻求外部帮助转向激发内部反应,从机械呆板的操作转向对生命力量的召唤。

这种转变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种痘在 18 世纪下半叶的出现和取得的成功。它不也正与人体的“抵抗力”有关吗?种痘

① 见《百科全书》,转引自《科学史》,同前著,第 7 卷,第 1 页。

② 见《百科全书》,转引自《科学史》,同前著,第 7 卷,第 1 页。

③ 见《百科全书》,转引自《科学史》,同前著,第 7 卷,第 1 页。

时先要在皮肤上切开一个小口子,然后在其中洒入一些碾成碎片的天花疱疹脓痂。这意味着人们对身体抵抗力已经有了某种虽模糊但却真实存在的信心。冷水浴的保健作用与这一全新的预防措施相似。这样,就可重新考虑预防疾病的方法了。针对毛孔张开或表皮特殊结构的保护措施不再是唯一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人们也不再局限于将服装作为抵御有害空气的屏障。人体不再是“任人摆布”的简单机器,其他方法产生了。人们可以借助自身力量来抵抗疾病侵害;这还是需要激发人体内部的活性能量。支持冷水浴的卫生学家往往也支持种痘,这并不是偶然的。特隆香 1764 年给奥尔良公爵家的孩子种痘也没什么奇怪的。种痘和冷水一样意味着对“疾病”的最早抵抗。正是因为这种有意识的抵御,人体才会变得强健。<sup>①</sup>

冷水浴的兴起说明人们沐浴的动机发生了深刻变化,体现了人体自身的力量。另一方面,它还反映出真正的社会性转变,那就是人们开始信奉一种自发的力量。布尔乔亚们是最先意识到这股力量的。他们信奉自身的活力,尤其是那些完全不依赖遗传和血统的身体力量。这种力量存在于每个人的体内,但仍需要去激发它、信任它,发挥它的作用。要“相信”这一力量的存在。虽然冷水浴还不能立即具有很强的可实践性,而是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观念,但这并不重要。不管怎样,它在得到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广泛的肯定。它可将人体内潜藏的力量化为己有。18 世纪下半叶,也正是这股力量冲击着贵族阶层的仪表举止准则。它意味着可以在“不受束缚”的状态下达到清洁目的,因而也具有更重要意义。很快,要想变得干净,就要抛开形式化的外表束缚,“释放”内在力量。

<sup>①</sup> 关于 18 世纪末的接种,参见 1764 年特隆香给奥尔良公爵家的孩子种痘,这在当时被认为是预防天花的最有效方法。

## 第三章 摇自然和装扮

尤其在 1846 年以后,沐浴方式出现了分化,从而,新的身体“活力”与贵族式的“柔弱”对立起来。在这一分化过程中还出现了另一组对卫生发展至关重要的对立关系,那就是“自然”与“装扮”的对立。这里的“自然”也是经过“加工”的,在布尔乔亚之外也受到了极为广泛的推崇,尤其是 19 世纪末。1846 年 1 月 21 日清晨,为未来俄国沙皇举办的舞会结束后,奥伯基尔希男爵夫人要离开凡尔赛了。她的言行无意中表明“自然”的观念在贵族文化中有多大影响。无论是描写巴黎路上遇见的几个农民,还是以挑剔的目光审视同伴的脂粉,都受“自然”观念的影响:“天气晴朗,农民们正在进行日常劳作。他们平静而带着满足表情的脸庞与我们的疲态形成多么鲜明的对比啊。我们脸上的胭脂褪了,头发上的粉也掉了。从一场舞会返回时实在不是什么美妙的光景,倒是能引发那些热衷于哲学思考的人深思。”<sup>①</sup>这里的“自然”标准并没有什么重大的社会含义,男爵夫人远没有责难她所处的阶

---

<sup>①</sup> 月 21 日清晨,为未来俄国沙皇举办的舞会结束后,奥伯基尔希男爵夫人要离开凡尔赛了。她的言行无意中表明“自然”的观念在贵族文化中有多大影响。无论是描写巴黎路上遇见的几个农民,还是以挑剔的目光审视同伴的脂粉,都受“自然”观念的影响:“天气晴朗,农民们正在进行日常劳作。他们平静而带着满足表情的脸庞与我们的疲态形成多么鲜明的对比啊。我们脸上的胭脂褪了,头发上的粉也掉了。从一场舞会返回时实在不是什么美妙的光景,倒是能引发那些热衷于哲学思考的人深思。”(1846 年第一版)第 100 页。

级 她甚至懂得适时地将“哲学”嘲弄一番。她厌恶卢梭,挖苦让莉夫人对奥尔良公爵家孩子的教育。然而,从其写于1756年的回忆录来看,她对身体与装扮的态度却始终十分矛盾。例如:即十分注重贵族们传统使用的面部化妆品,同时又贬低这些用品;喜爱涂脂抹粉、戴假发的同时,又揭露它们的负面作用,甚至害怕由此带来的后果。这些美容用品伤害或污损着皮肤,这些装扮只会破坏“原有的自然本色”。<sup>①</sup>18世纪末,传统装扮手段所发生的细微而缓慢的变化甚至波及到了宫廷。

毫无疑问,这种批评首先具有社会意义。它长期以来都在嘲讽那些“优雅的、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小主人”<sup>②</sup>,事实上,人们在越来越激烈地批评那些修饰手段和过于做作、夸张的服饰时,正是将矛头指向了这些“小主人”。也正是由于这些“小主人”,贵族式的礼仪准则才成了众矢之的。“健壮”与“娇弱”的对立实际上是“简洁”与“做作”、“自然”与“装扮”之间更深层次的对立。戴假发、抹发蜡、上腮红等过度的修饰令人心生厌恶。“堆在头上的一大蓬髻发”<sup>③</sup>盖住了真实的头发,很不方便,而且这样显得极不自然。奢华有这么多的“罪状”。“香粉和香脂是自命不凡的贵族们拙劣的创造,是淫荡的富人们在梳洗室肆意挥霍的物品。这种挥霍是危险的、应当受到谴责的。”<sup>④</sup>这些香粉和香脂带来的只有“虚弱”与“虚荣”。正因为对“奢华”的批判带上了社会意义,因此,美容品也成了“萎靡”和“衰弱”的代名词。

这类批判加剧了“自然”与“修饰”的对立,动摇了已有的卫生

① 月报社编《法国韵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卷,第10页(1756年第一版)第100页。

② 杂报云《英国》同前著,第1卷,第100页。

③ 粤报云《英国》同前著,第1卷,第100页。

④ 粤报云《英国》同前著,第1卷,第100页。

标准,因而也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例如,指责贵族们的仪态或着装,否定将服装作为外表的唯一评判标准,也是在肯定其他“内在”价值;另外,皮肤的状况常常比在上面着色的美容品重要,或者头发的“自然”状态比遮盖它的脂粉更重要。卢梭正是通过批判上流社会的矫揉造作来突出索菲的干净清洁。这种洁净摒弃了做作的装扮,成了索菲“自身”<sup>①</sup>的特征。为了表现这种洁净,卢梭极大地发挥了对树木和花园的想像,运用露水、汁液等暗喻,并运用了大量充满田园气息的类比:“索菲只闻过花香,而她的丈夫从来都没闻到过比她的气息更轻柔的味道。”<sup>②</sup>在这里,与清洁对立的是“虚荣的装扮……”<sup>③</sup>,而不是令人厌恶的“肮脏”。例如,在 1764 年及其后的数年内,人们并没有去纠正农民粗鄙的装扮,或讨论他们身上的“污垢”带来的危险。很多做法都不被视为“缺点”。无论如何,“咄咄逼人”的卫生标准并不是针对“不洁”,而是不合常理地针对过于讲究的着装和过分精致的修饰。它否定了“肤浅”的表层现象,尤其是否定了外表的地位。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关键在于“雅致”。而卫生与清洁之间的特殊联系也是从雅致开始的。

## 健康与美容品的对立

事实上,“过度”使用香粉香脂不仅是种应当受到批判的风尚,更主要的是它还有损健康。例如,有些美容品会堵住体液的出口,

① 参见《卢梭全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 100 页。

② 同上。

③ 参见《卢梭全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 100 页:“也许有人会反驳说我举的都是富人的例子,而且乐于承认这一点。但是难道需要说我之所以更倾向于以这个阶层的人为例,是因为他们推动了所有比他们低下的阶层的发展吗?——现在,所有人都被他们害人的做法毒害了,并且堕落了。”(第 100—101 页)



使它们无法流出。这要从机械动力的角度来解释。当头发上涂了许多东西,体液的自然流动难道不会受阻吗?抹上的香粉难道不会成为障碍吗?这样,体液不就会必然四处乱窜、破坏血液浓度、浸没其他器官,从而引起疼痛或加剧身体不适吗?它们可能引发意外的肿胀,并使肿块扩散。体液四处流窜,破坏健康:“带有香粉的发蜡阻碍了汗水的挥发,汗水就会顺流到周围的其他部位,引起鼻炎、喉咙痛、耳痛、眼痛……我曾见过一个十岁的男孩,由于不讲卫生而导致喉咙脓肿,最后死掉了。之前,他已经很久没有梳过头了……汗水流进了喉咙,引起脓肿,并导致死亡。”<sup>①</sup>

堆砌的美容品会扰乱体内秩序,从而引起分泌失调、乏力。它们干扰身体系统的正常运作。正是这些美容品形成了“厚厚一层污垢,阻碍了汗水的挥发”<sup>②</sup>。与使用冷水一样,这里强调的是被美容品扼杀的身体活力和功能,同时也突出了只注重外表的缺点。除了外表以外,还有其他重要的方面,尤其是其他的“力量”:  
“大部分戴假发者头上抹了大量发蜡和香粉……它们会堵塞毛孔,常常引起头痛,头痛又会令头发变白,或在短时间内脱落。”<sup>③</sup>  
不用或少用美容品意味着“解放”,意味着一种少受束缚的状态;这是在摆脱限制,拒绝约束。例如,“当哪怕最轻微的肢体动作都会使香粉和发蜡掉到肩上”<sup>④</sup>时,那就是抹得太多了。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批判女用紧身胸衣和令人窒息的服装。<sup>⑤</sup>

① 昂热·德·拉·莫特·瓦德蒙著,第 100 页。

② 昂热·德·拉·莫特·瓦德蒙著,第 100 页。

③ 德·拉·莫特·瓦德蒙著,第 100 页。加造·德·拉·莫特·瓦德蒙著,第 100 页,来源同。

④ 德·拉·莫特·瓦德蒙著,第 100 页。加造·德·拉·莫特·瓦德蒙著,第 100 页,来源同。

⑤ 尤其是自 17 年起,这类批评开始同时出现。参见本书已引用的作家作品,包括阅读·德·拉·莫特·瓦德蒙著,第 100 页和 100 页的作品。

美容品的化学成分同样影响着人们对它的看法。有些成分会损害健康,它们“呛人的气味会刺激神经”<sup>①</sup>。美容品的成分令人担心,难道它们不会损坏皮肤,有时甚至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吗?尤其要警惕那些“由铅、铅白、醋酸铅等物质及其他类似成分构成的东西。说实话,它们呈现世界上最美的白色。但是由于其中含盐、含砷,所以具有无法消除的毒性,最终只会给面部带来不可救药的损伤”<sup>②</sup>。“损害”皮肤的是朱砂<sup>③</sup>。这是种“有害物质”<sup>④</sup>,会损伤胸部和眼睛。化学品修饰着自然本色。员愿源年的《方法百科全书》明确指出了美容品的危害:“大多数美容用品是由多少会损害健康且肯定具有腐蚀性的矿物质构成的。它们的使用将带来严重后果。”<sup>⑤</sup>

事实上,员愿世纪末,卫生观念与美容修饰的观念趋向一致。脂粉及美容品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贵族们尤其是贵族妇女们的脸上不再涂脂抹粉,以使脸色更自然些。员愿缘年,德·莱维公爵<sup>⑥</sup>曾讽刺过他在黎塞留元帅<sup>⑦</sup>家看到的一位公爵夫人。这位夫人的脸上“堆了厚厚的一层白粉,脸颊上抹了两大块胭脂”<sup>⑧</sup>。让莉夫人也嘲笑她的祖母脸上“盖了极厚的白粉和胭脂”<sup>⑨</sup>。同样,员愿苑年那位“头发整齐、抹了很多白粉的大块头”<sup>⑩</sup>舞蹈教师跳舞的场景也十分滑稽。德·拉图尔迪潘侯爵夫人数着他每一个防止粉

① 见《方法百科全书》同前著,第 源卷,第 员缘页。

② 见《方法百科全书》同前著,第 远卷,第 员圆页。

③ 见《方法百科全书》同前著,第 远卷,第 源页。

④ 见《方法百科全书》同前著,第 圆页。

⑤ 见《方法百科全书》同前著,第 员圆页。

⑥ 员愿源—员愿元,元帅,最高国务会议成员,法兰西科学院成员。——译注

⑦ 员愿苑—员愿愿,法国元帅,黎塞留枢区主教的侄孙。——译注

⑧ 见《方法百科全书》同前著,第 员圆页。

⑨ 见《方法百科全书》同前著,第 员圆页。

⑩ 见《方法百科全书》同前著,第 苑页。

掉下来的动作,她还发现,这位老师的舞步会突然停顿,面部表情会突然僵住。她觉得老师的脖子动得太厉害,面部妆容太精致了。<sup>①</sup>与几十年前布歇<sup>②</sup>或纳蒂埃<sup>③</sup>的画中较为夸张的色调相比,韦吉·勒布兰在 1764 年以后的肖像画中所使用的颜色显然更加自然。<sup>④</sup>孩子的装束改变最明显。在这里,活力与衰弱、简洁与造作、自然与装扮针锋相对。也许是由于儿童的可塑性,大人在他们身上寄托了教育的梦想,对他们的装束要求也更为明确:“我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在孩子的头发上洒白粉。那些抹了发油的鬃发、那些发卷以及所有无用的累赘只会使他们显得怪异。没有什么比这些带着塔夫绸袋子<sup>⑤</sup>、胳膊下夹着顶帽子、身侧佩着把剑的小东西更滑稽可笑的了。自从发式变革以来,孩子们就不再戴假发,头发整齐、干净,并且扑了粉。”<sup>⑥</sup>对头发的评判标准都差不多。梅尔西埃使用了同样的字眼来突出“自然飘动着的金黄头发”<sup>⑦</sup>。1764 年以后,贵族和布尔乔亚的孩子在装扮上不再一样。

妇女美容用品经营者明确表达了他们的自然观念。白粉令人显得“僵硬”、“不自然”<sup>⑧</sup>。它破坏面容,使其走样。但是,对于那些无论如何都要在头发上抹粉的人来说,最好只用金黄色的粉薄薄地“洒”上一层。这种粉颜色较为自然,令“面容显得柔和”<sup>⑨</sup>。这样,局部搽粉也有了特定“法则”。同样,《巴黎声明与

① 参见《美容史》第 10 卷,第 100 页。

② 1733 年—1780 年法国画家。——译注

③ 1732 年—1789 年法国画家,以为路易十五的宫廷贵妇画古典神话式装束的肖像著名。——译注

④ 参见《美容史》第 10 卷,第 100 页。

⑤ 置于男人颈背、包头发用。——译注

⑥ 1764 年—1780 年法国画家。——译注

⑦ 参见《美容史》第 10 卷,第 100 页。

⑧ 参见《美容史》第 10 卷,第 100 页。

⑨ 参见《美容史》第 10 卷,第 100 页。



必须干净。”<sup>①</sup>使用假发或涂脂抹粉以及外观和香气不再是“清洁”的原因,相反,它们必须符合“清洁”的要求。同样,使用美容品也是有条件的。梅尔西埃在谈到白粉和胭脂的使用时就反复强调了这一条件:“一名女子最得体的装扮必须符合的要求就是:清洁、清洁,还是清洁。”<sup>②</sup>

## 香料的双重迷惑

随着香料的使用,一项最能说明问题的重要标准发生了改变。由于仅仅作用于表面,香料现在只能迷惑人:“使用香料更多的是迎合某种病态的嗜好,或者只是那些小主人引领的一股风尚,与清洁并没有什么关系。”<sup>③</sup>越来越多的人抨击“香精和龙涎香粉的味道”<sup>④</sup>,指责香料带来的“危险”<sup>⑤</sup>以及麝香引发的机能紊乱和“昏厥”<sup>⑥</sup>。这么多的香料会令人不适、虚弱,这么多的做法都违背自然。哪怕不是有意使用香料,只是给玫瑰花疏叶都“有可能昏厥”<sup>⑦</sup>。1704年,博马尔在《自然史大字典》中将人类迟钝的嗅觉与动物的嗅觉作了比较,这似乎印证了刻意使用香料的现象。造成嗅觉迟钝的原因只有一个:“人们周围总是萦绕着过分

① 李爱华、陈永明同前著,第15卷,第28页。

② 同上,第15卷,第29页。

③ 李爱华、陈永明同前著,第15卷,第29页。

④ 李爱华、陈永明同前著,第15卷,第28页。

⑤ 李爱华、陈永明同前著,第15卷,第28页。另参考,李爱华、陈永明同前著,第15卷,第28页。

⑥ 李爱华、陈永明同前著,第15卷,第28页。另参考,李爱华、陈永明同前著,第15卷,第28页。

⑦ 李爱华、陈永明同前著,第15卷,第28页。另参考,李爱华、陈永明同前著,第15卷,第28页。

浓烈的香味。”<sup>①</sup>布丰<sup>②</sup>也不无恼怒地证实了人们对香料的迷恋。他说这种过度刺激嗅觉的“狂热行为无异于自取灭亡”<sup>③</sup>。熏人的香味是女人气的,另外它的清洁功效也令人怀疑——这与“虚假的美丽”比“触目惊心的丑陋更令人憎恶”<sup>④</sup>是一样的道理。

使用香料似乎与即将取得胜利的布尔乔亚原则相去甚远,它象征着挥霍与堕落,在布尔乔亚的生活中销声匿迹了。香料不仅是表面化的,而且还是易消散的。它意味着挥霍、浪费,在昙花一现后便烟消云散,一去不返。它与“聚积”和“积蓄”对立,极易挥散消失。此时,这种不稳定性令人失望。科尔班对它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对布尔乔亚来说,看到自己辛苦劳作的成果转眼消失是不可忍受的。香料代表着萎靡、混乱和追求享乐,是与劳动相悖的。”<sup>⑤</sup>这样,香料加剧了以貌取人带来的“负面”效应。

对香料的否定也波及了一些一直被视为有清洁作用的行为。此前,人们认为香料能够改变体味的内部物质构成,从而减轻难闻的气味。它之所以能直接抑止臭味,是因为它能“破坏”其物质组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起到了“清洗”的作用。只需用香料就可以起到清洁净化的作用。它十分“具体”地改变着有害空气的成分。然而现在,香料在遏制有害空气及异味方面“完全丧失了美誉”<sup>⑥</sup>。这意味着另一种盥洗方式甚至卫生手段的消失。香料不再扮演“净化者”的角色,不再对空气的物质构成产生作用,尤

① 分见《月老集》《月老集》《月老集》,同前著,第源卷,第源页。

② 员因一员因,法国博物学家。——译注

③ 则见《月老集》《月老集》《月老集》,同前著,第源卷,第源页。

④ 月老集《月老集》《月老集》,同前著,第源卷,第源页。

⑤ 粤发《月老集》《月老集》《月老集》,同前著,第源卷,第源页。

⑥ 粤发《月老集》《月老集》《月老集》,同前著,第源卷,第源页。

其是不再能破坏臭味中的成分：“它只能用好闻的气味来掩盖臭味。这只是迷惑了嗅觉，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臭的疫气。”<sup>①</sup>香料最多只是起到了“掩盖”的作用。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切断臭味的源头或净化周围空气。蒂索就曾以挖苦的口吻说，最好还是打开病人房间的窗户，而不是挥霍香水。<sup>②</sup>理性方法与感官需求发生了冲突。而且由于似有若无的香味具有挥发性，它去除臭味的功效也减弱了。香料具有双重迷惑性：不但令人显得女人气，而且使人误以为它可以去除有害健康的物质。它是轻佻而无用的东西：“他们特地用了芬芳的百花香，身上发出浓烈的香味。与其说这是在活化空气，不如说是在伤害那些孱弱、空虚、在追捧无用的香料中衰竭的人们。”<sup>③</sup>

## “内里”与外表的对立

并非所有人都拒绝使用香料，也有例外。但这些例外也只是印证了对“自然”的推崇。例如，从内克夫人的回忆录可以看出，她十分向往如同“雨后湿润的泥土气息”<sup>④</sup>般“质朴”的香水。另外，在《百科全书》中猛烈抨击香料和美容品的若古也收集了一些花果的提取物：“例如草莓香水、薰衣草香水，以及从豆类中提取出来的香水。”<sup>⑤</sup>雅坎神父虽然把对香水的抨击提高到了伦理道德层面，但也有例外的时候：“但是不能将所有香水一棍子打死。有

① 云接入... 卷四... 第... 页。

② 云接... 卷... 第... 页。

③ 云接... 卷... 第... 页。

④ 云接... 卷... 第... 页。

⑤ 云接... 卷... 第... 页。

些清新淡雅的香水有利于卫生,那就是生命之水——薰衣草香水。”<sup>①</sup>有时候,复杂的装扮也是为了追求“自然”的效果。例如,员圆年时,人们把装了水的微型玻璃瓶藏在头发中,并将天然新鲜的花朵插在瓶中,以浸润花茎。<sup>②</sup>香水的质量取决于汁液的新鲜度。这样,清洁卫生就与新鲜提炼的香精、与充满生命力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从而拉进了它与身体力量之间的关系。它充满了生气与活力。

这意味着赋予身体另一种独立性:将它从层层“甲冑”或“防护”中解放出来,锻炼其本身的机能,形成不依赖华丽服饰或仪态的生命活力。清爽、洁净、甚至亮丽应该总与身体本身联系在一起。身体体现着一种全新的价值标准,这一标准与过去的“外表”尺度对立,强调更“内在”的力量。但这并不能说明内在价值已经明朗化,更不能说明它的含义已接近今天的卫生概念。例如,在卢梭的作品中,除了描写过几次孩子的冷水浴外,便很少提到沐浴了。卢梭在描写朱莉梳洗的情形时也没有提到水。这里的转变在于“简朴化”的趋向:“她又毫不掩饰地打扮得那么俊俏,处处显示出她的自然美。当她从梳洗室出来时,简直让人着了迷。”<sup>③</sup>尽管清洁卫生的社会意义已显著“增强”,但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员缘年,蒂索在调查患病原因时,提到了酗酒或操劳过度,而没有提到干净或不干净。<sup>④</sup>

从员起,尤其是员年以后,自然与装扮、简单与做作之间的对立愈演愈烈。这表明人们的注意力开始从感官感受转

① 曼雅尔·特罗亚,同前著,第 圆页。

② 丹·科林·坎普,同前著,第 页。

③ 卢梭《爱弥儿》,见《卢梭全集》,商务印书馆,第 卷(员年第一版),第 页。

④ 蒂索,同前著,第 卷,第 页。



向清洁卫生。这一转变因为引发了一系列新观念而变得尤为重要。清洁卫生意味着锻炼身体,展现一种活力(从前这种活力是流于表面的)。它主要属于医学范畴,而不是礼仪范畴。清洁卫生的内涵更多是指健康,而不是服饰。它涉及体液的流动、四肢的活动和身体的生理状况。清洁卫生已经开始关注“内在”,而不仅仅是外表。1846年,月波福斯特医生号召说:“我们的服装是枷锁,是原始野蛮时期的产物。如果要自由和幸福,你们就必须砸碎这些枷锁。”<sup>①</sup>为了皮肤的“活力”也要响应这一号召:去除污垢,就是赋予机体功能更多活力,让器官得到解放。清洁卫生不再仅仅是为了满足视觉需求。

卫生文论再次从理论上诠释了毛孔的作用:清洁毛孔可以使血液流动更加顺畅,从而有利于排汗。面对过去19世纪哈维<sup>②</sup>的发现<sup>③</sup>后出现的肿胀和体液流动不畅情况,面对体液淤积和体液过多症等众多危险,清洁卫生获得了更加牢固的正当地位。它有利于体液排泄和血液流动,完全与人体机能联系在一起。它通过生理机能来保护人体,维持着体内循环和运动,甚至能更好地“预警疾病”<sup>④</sup>。它不还有利于“比其他任何形式的排泄都重要的缓慢排汗吗?”<sup>⑤</sup>对排汗的强调并不是第一次。但人们却越来越普遍地将它与清洁卫生联系在一起,而且在诠释清洁卫生时也更侧重其功能性:它使身体排泄更有规律、更有保障。维持皮肤清洁意味

① 月波福斯特医生在1846年发表的著作《论皮肤》中提出这一观点。另可参考月波福斯特医生在1846年发表的著作《论皮肤》,同前著,他在第14页引用了月波福斯特医生的话。

② 威廉·哈维,英国17世纪前半叶最杰出的医生,以阐明血液循环的真实本质和心脏的泵血功能而闻名。——译注

③ 宰波·拜伦,英国18世纪著名医生,以研究血液循环而闻名。

④ 云波·拜伦,英国18世纪著名医生,以研究血液循环而闻名。

⑤ 同上,第14页。

着保证排泄畅通,保持清洁与冷水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冷水浴强健筋脉,而清洁则间接地增强机体功能:“健康的基础在于有规律的排汗。要实现有规律的排汗,就必须清洁皮肤。”<sup>①</sup>污垢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会堵塞毛孔,从而导致异常肿胀。体液淤积常常会引发肿块,导致脓肿,体内压力会引起身体肿胀。相反,保持清洁就是“解放”皮肤:“保持脚部清洁很有必要。一丁点儿污垢就会阻碍排汗,并导致令人疼痛和难受的鸡眼、肿胀。”<sup>②</sup>员苑世纪,清洁卫生首先表现为一种美感和仪态;而现在,它则明显地表现出功能性倾向。

反对美容用品当然主要是就脸部而言,但也与仪态和装束有关。批判美容用品也好,批判污垢也好,都有了理论性的一面,那就是“解放”皮肤,更好地促进身体排泄。必须再三强调的是,这一新的出发点并不意味着沐浴将立即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员愿世纪 苑园年代末的学术论著在沐浴频率上的态度依旧模棱两可:“人人都有自己的沐浴习惯:有人每八天洗一次,有人每十天洗一次,有人每个月洗一次,更多的人则是在一年中最适宜沐浴的季节内连续八到十天每天沐浴。”<sup>③</sup>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通常还是通过清洗内衣来保持皮肤清洁的。但是脸部装扮的变化仍是观念转变的具体表现。另外,虽然那些有关健康的观点还停留在理论层面上,并且常常是以想像中的人体机理为研究对象,但它们仍然是观念转变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员苑四年以后,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全新的卫生理念诞生的可能性了。

① 杂接粤发书局同前著,第 圆卷,第 员页。

② 晕接粤发书局同前著,第 圆页。

③ 配接问编社,期接粤发书局同前著,第 员页。

## 第四章 摇城市 and 住所周围的气味

### 死亡的量化

1884年,《健康报》的创办印证了卫生观念在 19世纪最后 10年内的重要转变。这一“面向神父、贵族、女慈善家和农场主”<sup>①</sup>的刊物推翻了传统观念对死亡和疾病的悲观定论。它呼吁名士贵族遵照医生的方法,建议对幼儿采取新的防护措施,强调住所和城市的消毒,从而加强了人们的卫生意识。这份报刊唤起了对清洁卫生的关注,从而推广了卫生知识。它探讨儿童的体格锻炼和传染病源等问题。在它看来,“有助于保持健康”<sup>②</sup>的措施比具有社会意义的装扮来得重要。《健康报》就是为了灌输和传播这一理念,它以简单的文章和简洁的文风来赢取大批读者,这些读者也成为其理念的传播者。很快,各地纷纷创办与健康有关的报

---

① 见《健康报》创刊号(1884年)序言。

② 同上,见《健康报》内容介绍部分。

刊或组织,如 1858 年波尔多的《健康日报》<sup>①</sup>或 1858 年里昂的健康协会<sup>②</sup>。

注重清洁卫生还意味着一个新目的:影响人口寿命。也就是增加人口,延长莫奥<sup>③</sup>所称的“生命持续”<sup>④</sup>。调查各种传染病、遏制难以控制的疾病蔓延、强健体魄,就是在间接地影响人口数量。除了过去与“苦痛”的斗争,现在又出现了一种更抽象的与“人口减少”的斗争。这场斗争的中心目标就是维护“地方行政单位”这一量化实体的人口。这意味着对人口前所未有的关注:“人是所有国家真正的财富,而这一财富恰恰是最容易被忽略的。”<sup>⑤</sup>

这样看来,《健康报》只是民主意识初步觉醒的产物之一。随后,1868 年,皇家医学院成立。它负责收集各种传染病的调查结果,并通过地域医学研究法来统计各个城市和乡村的死亡率;这些都是新意识抬头的体现。<sup>⑥</sup>人口成为特殊的资源:“必须增加人口和牲畜的数量。”<sup>⑦</sup>另外还要延长人的寿命。1870 年以后,缓慢的觉醒出现了。这一点反映在早期的死亡率统计或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的对比统计中。将农作物产量与人口增长联系在一起的重农主义者显然也赞同这样的观点:“能铲地、农耕、编织、战斗

① 分列原书第 10 卷第 1 页。

② 《分列原书第 10 卷第 1 页》。

③ 莫奥——莫奥,法国著名人口学家,是法国经济人口学研究的先驱。——译注

④ 配列原书第 10 卷第 1 页。

⑤ 悦理原书第 10 卷第 1 页。

⑥ 参见 分列原书第 10 卷第 1 页。

⑦ 裁列原书第 10 卷第 1 页。

及自我繁衍的人,他们是民族力量的根基。”<sup>①</sup>从更广泛的角度而言,这是当时各国的需求,人口、尤其是人口的数量,是它们看不见、但承载着希望的力量。

经济因素是公共卫生组织产生的动因。它尤其引发了群体和团体性卫生习惯的变化。<sup>②</sup>卫生预防措施开始被纳入以行政官员和医生为主的政治行为范围内。而“清洁”正逐渐受到这些措施的重视,甚至开始前所未有地在“公共卫生”<sup>③</sup>中发挥作用。当然这种作用还不引人注目,因为在当时,遏制疾疫和传染病的手段主要与气候有关。以气候和地域为依据的古老的希波克拉底学说还没有被遗忘。戴尼昂、拉祖、勒佩克<sup>④</sup>就主要根据不同的季节来统计死亡率。例如,不同月份的雾在湿度和冷度上不同,那么它导致死亡的原因也不同。沼泽上空吹过的风引起的发热症状也可能不同。他们在统计时关心的是湿度变化和季节变换,不厌其烦地研究土地在干湿程度上的不同,以及雾水和风的变幻。

对传染病的研究——这也许要归功于化学家的统计——很快转向对隔离、气味和发汗不畅等现象的研究。兜了一圈之后,清洁终于开始受到重视。

① 配援云:同前著,第员卷,第员页。

② 显然,人们即将通过对公共环境的研究来探讨个人卫生问题。这种方法十分重要,哪怕还只刚刚开始。参见配援云:同前著,第员卷,第员页。

③ 分援云:同前著,第员卷,第员页。

④ 分援云:同前著,第员卷,第员页。









第一个震撼公共场所的卫生行动。

1844年后，桥上的住宅全部被拆除，房屋建筑整齐地排开。<sup>①</sup>必须保持城市“空气流通”。有人甚至希望制造一种可以搅动空气的机器。这种机器得放在街角的高处，由一些像风车桨叶一样的巨大叶片组成，但这些叶片与风车桨叶不同，它是用来制造风的，而不是利用风来转动。例如，利用河流的力量转动叶片造风。虽然这些机器最后并没有变成现实，但这种设想却很能反映人们对空气流通的重视程度。

19世纪末的城市景象改变了。其标志就是，巴黎城通过清除桥面障碍在塞纳河上实现了对空间的征服。城区从中心开始扩展<sup>②</sup>，暗示了增加空气流量和流动速度的需求。从人们对空气的要求可以看出他们对大众卫生的关注，以及这种关注的特殊性。

地形医学家和研究者们曾深入调查穷人的居住状况。他们把矛头对准穷人床上和身上发出的异味，抨击拥挤的空间和不易发现的发霉腐烂物质。医生们纷纷描绘那些拥挤的环境和臭味：“首当其冲的、也是数量最多的受害者是那些饮食居住条件恶劣、所处环境较拥挤、更易受到惊吓的人们。”<sup>③</sup>有些医生还描绘了在拥挤混杂的环境中的切身感受。突然，他们开始对一种似乎是由他们发现的现象进行思索，他们无法再忍受以前司空见惯的情形，睿智与蒙昧形成鲜明对比。

<sup>①</sup> 参见 分列在《插图》中，编者按：此图选自《巴黎城的发展》一书，见该书第100页，同前著。

<sup>②</sup> 参见 分列在《插图》中，编者按：此图选自《巴黎城的发展》一书，见该书第100页，同前著。以及 月歌楼之插图的文章，《插图》第100页，同前著。

<sup>③</sup> 分列在《插图》中，编者按：此图选自《巴黎城的发展》一书，见该书第100页，同前著，第100页。





废弃物。希罗尔甚至想在每张床后装上拉门,利用滑槽将床推进门中后,不但便于打扫病房,还可将每张床上的废弃物从一个特别通道清理走。<sup>①</sup>1892年,“细木工活大师”加拉建议制造一种带有活动杠杆、可以支起残疾病人的床。这套装置将方便替残疾人换便盆、内衣和床单。<sup>②</sup>虽然人们设想的这些装置常常由于过于复杂而无法实现,但却反映了他们注意力的转移。除了进展缓慢的“一人一床”规则外,真正的变化体现在内衣上,也就是体现在贫苦病人的衬衣数量和更换频率上。长期以来少数“精英”阶层独有的习惯开始走进面向大众的机构。这个古老的卫生习惯此时才开始真正存在于日常生活中,似乎平民百姓“应该”有的卫生行为在实施时总要经历一个时间差和潜伏期。这里强调的是完全传统的、并非直接属于贵族或布尔乔亚的卫生习惯。

在医院里,从前被忽视的内衣更换现在也变得勤快起来。1895年,巴黎救济院的孩子们每人发到“四件衬衣和三条手帕,冬天还有两双长袜和三双鞋子”<sup>③</sup>。而在此之前,很少有提到衬衣和长袜的<sup>④</sup>。同样,当时的《巴黎救济院开支簿》记载说:“病人和穷人每十天换一次衬衣,如果需要,还可增加次数。这些人中不包括疥疮病人和性病病人。”<sup>⑤</sup>而几十年前,更换衬衣根本不受重视,不过晚期患者救济院可能例外:1872年,那里的病人每月都要换一次连袖上衣。<sup>⑥</sup>英式医院对更换衬衣更加重视。例如,加斯波旁

① 1892年,“细木工活大师”加拉建议制造一种带有活动杠杆、可以支起残疾病人的床。这套装置将方便替残疾人换便盆、内衣和床单。

② 虽然人们设想的这些装置常常由于过于复杂而无法实现,但却反映了他们注意力的转移。

③ 1895年,巴黎救济院的孩子们每人发到“四件衬衣和三条手帕,冬天还有两双长袜和三双鞋子”。而在此之前,很少有提到衬衣和长袜的。

④ 同样,当时的《巴黎救济院开支簿》记载说:“病人和穷人每十天换一次衬衣,如果需要,还可增加次数。这些人中不包括疥疮病人和性病病人。”

⑤ 而几十年前,更换衬衣根本不受重视,不过晚期患者救济院可能例外:1872年,那里的病人每月都要换一次连袖上衣。

⑥ 英式医院对更换衬衣更加重视。例如,加斯波旁



特别顺畅,清新的空气散播到各个角落。

医院的改革措施主要体现在通风、污物排放、“一人一床”以及干净的衬衣上。即使提到对 19 世纪的人们来说十分必要的沐浴,也是在另外一种情形下,那就是整治水的使用和排放时。只有在寻求更好清理街道、净化空气的新途径时,才会不时地提到大众沐浴。

## 净化空气的水

19 世纪 30 年代以后,触目惊心的拥挤状况和废弃物堆积使人们越来越多地呼吁增加城市供水和循环。他们希望顺斜坡快速而下的水流能灌溉街道,希望有水润湿集市,有水冲走腐烂物以去除异味。巴黎圣母院一个世纪前建起的水泵、高架渠阿尔克伊和伦吉斯建成、贝勒维尔和普雷原圣原热尔维古老的水源都从未像现在这样满足不了需求。<sup>①</sup>水的消耗第一次成为事关公共发展策略的问题。现在,一个城市中必须经常有水流过大街小巷。这就需要构建水的流动网络。这一网络不是指系统分布并连接的下水道网,或从公共场所一直覆盖到私人用户的管道系统,而是指数量更多、分布更合理的供水点。建立这些供水点的目的是通过增加水流来实现灌溉式供水,并使供水一直延伸到偏远街区。整个城市就好像要被一股水流“冲洗”一样,让水带走堆积腐烂的废弃物。19 世纪 40 年以后,大部分地形学家都认为这种全新的水流方式能实现必要的空气净化作用。要去除异味,关键在于增加流动水。“这将使人们下定决心在里昂及其他所有主要城市

<sup>①</sup> 见《巴黎城市史》,第 17 卷,第 17 章,第 17 页。

建造可以从河流中汲水的装置,并将这些水在城市中心传送,让它们在各个街道自由流动;有益健康的空气、凉爽的夏季和干净的街道都是水带来的宝贵财富。”<sup>①</sup>默尼埃甚至提议建造一些“水库”,水将定时从里面流出,并沿着街道到处流淌。<sup>②</sup>关于水源,有一场广受关注的争论。一方赞成“被动”地从引水渠或管道中获取水;另一方则认为应该更“主动地”用泵从城市河流中抽水。但两种方式最终都是为了浇灌街道。浇灌能预防产生异味和疾病:“盛夏时节,一天用水浇灌街道两次,这也许能预防很多疾病的滋生。”<sup>③</sup>

正是在探讨新型供水方式的过程中有时会提到大众沐浴。公共浴室应该可以建造在新的供水点旁边,因为那里可以为它们提供大量的水。尽管这种想法提出得很谨慎,但却是真实存在的。1857年,奥克西龙<sup>④</sup>计划使用火力装置在巴黎城上方从塞纳河里抽水时,就已经提出建造浴室的想法:“我们可以造一座庞大的建筑物将这些装置及其附件藏在里面。我建议在这大‘水库’周围建些公共冷水浴室和热水浴室,这将对老百姓十分有用。”<sup>⑤</sup>拉瓦锡也在同样的情况下提到了大众沐浴:“我们毫不怀疑地认为,如果缺乏水流的话,老百姓的清洁卫生就得不到保证,而且还会让首都的空气有损健康。”<sup>⑥</sup>德帕西厄在建议通过引水渠更好地将伊韦特河和埃斯特拉帕德河的水引至巴黎各城区时,也不忘提

① 孕媛月渊撰述,同前著,第 愿页。

② 孕媛月渊撰述,同前著,第 愿页。

③ 孕媛月渊撰述,同前著,第 愿页。

④ 科学家。为了解决巴黎的供水问题,他在 1857 年提出仿造英国的式样建造火力泵。但是直到 1861 年,佩里埃兄弟才被允许在夏约建造了第一座火力泵。——译注

⑤ 孕媛月渊撰述,同前著,第 愿页。

⑥ 孕媛月渊撰述,同前著,第 愿页。







法有所不同,但更有说服力:山村居民的平均寿命为 74 岁,而采矿工业城市的居民却只有 49 岁。<sup>①</sup>这些统计虽然并不确凿(因为很难弄清它们的数据来源),但至少说明了一种观念的影响力。

有关健康的话题第一次将焦点集中到了人口寿命上,也第一次对水的使用和居住条件提出了要求。但是,显然这些都与空气质量有关。

---

<sup>①</sup> 引自《摇城市与摇居民》(摇),同前著,自第 49 页。

## 第五章 沐浴和局部清洗

19世纪下半叶 随着大众沐浴理论的兴起(虽然仍很少付诸实践)以及冷水浴观念的逐步推广(虽然还很局限),卫生习俗也发生了改变。清洁卫生第一次与强健的体魄联系在一起;但是这种联系是表面化的,仍停留在抽象概念上。同时,虽然皮肤受到了人们更多的重视,但还不足以改变清洗方式。但清洁卫生还是发生了一系列显著变化:从脸部装扮的改变到新的水循环方式。一些闻所未闻的举措和卫生准则有时甚至改变了公共场所和私人空间的面貌。但是,具体的卫生措施直到19世纪90年代后才在几年内逐渐发生了变化。尤其是沐浴,与从前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 浴室的增加

虽然沐浴作为一种需求还只局限在少数几个社会阶层中,但它已开始设法转变为实践。人们开始用水清洗,而清洗的方式也将发生改变。例如,虽然增加用水供应的举措并未促成公共浴室的建造,但却对私人沐浴产生了一定影响。将铅制管道通到富人

家中的佩里埃兄弟 1851 年在一本广告小册子里谈到了沐浴。他们的说词所产生的巨大吸引力(至少对那些富人来说是这样)不容小觑:“这种供水方式的巨大好处在于可以……让人尽情地、不间断地享用有益健康的水,可以在家沐浴而不用付钱,不受束缚……”<sup>①</sup> 1852 年,奥克西龙也发现新的供水方式具有无与伦比的好处:“另外,将有充沛的供水来满足所有大老爷们家中的需要,包括厨房、浴室、污水槽、马厩、花园用水。”<sup>②</sup>仅“大老爷”一词就反映了这一供水方式针对的群体。1854 年,通过夏约的水泵输送的水比预期的要少。<sup>③</sup>对大多数人来说,管道供水并未真正影响他们的家庭用水状况。但在 19 世纪末,更多人光顾的浴室建起来了。

那些见证浴室增多的文字中,有的写得十分模糊,如《健康报》简短而夸张地证实说“巴黎的浴室在无限增多”<sup>④</sup>。有些则较具体,如 1854 年罗内斯谈到了家庭用水状况:“现在,输送到每户人家的水不知道比大约 1830 年前多了多少。这一发展受两个因素推动。一方面,现在的人们沐浴频繁,因为与过去相比,医生对更多疾病的治疗提出了沐浴的要求;另一方面,大众也喜欢沐浴。这样,现在所有新建的房屋中都有浴室,当一个富人打算租一套公寓时,他会将浴室视为最重要的部分之一。”<sup>⑤</sup>这些都是较为宽泛的印证。

事实上,那些豪华宅邸中的陈设更能反映情况的变化。据克拉夫特 1854 年统计,远座建于 1840 年至 1850 年(尤其是 1845 年

① 马利昂著,陈永发译,《巴黎的供水工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 27 页。

② 奥克西龙著,陈永发译,《巴黎的供水工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 28 页。

③ 参见 夏约著,陈永发译,《巴黎的供水工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 29 页。

④ 健康报,1854 年 10 月 10 日,第 1 页。

⑤ 罗内斯著,陈永发译,《巴黎的供水工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 30 页。





少得可怜。梅尔西埃感到愤慨：“河上有花费 圆原苏的热水浴室，但不提供衬衣。而巴黎人正是靠衬衣来清除污垢的。有一半巴黎人从不沐浴，一辈子都不会踏进浴室。”<sup>①</sup>几年后雷蒂夫的批评更加严厉：为数甚少的浴室暴露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肮脏的一面”<sup>②</sup>。既是遗憾，也是“现状”。这种评判似乎有充足的依据。一种事实得到确认，甚至反映到了数字上。但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从未出现过的。不管怎样，一个个浴室建造起来了。而人们感到浴室缺乏，这反映了一个变化：浴室不但建造起来了，而且还将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只有浴室存在，才会对它有所期望、进行比较、甚至指责。人们对浴室的态度所包含的意义也与以往不同：不管是受到责难还是颂扬，18世纪末的浴室都是反映一种卫生行为的存在。而且，它们反映的是狭义上的沐浴：18世纪最后几十年，维吉耶浴室和中国式浴室主要与身体清洗有关。

18世纪行将结束时，沐浴逐渐成为少数“精英”的行为。虽然它只局限于某些社会阶层，但却又是真实存在的。同时，沐浴更加“实用”了。水也扮演着更“功能性”，甚至更“中性”的角色。沐浴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变得“随意”起来；但要抛开过去所有的繁文缛节还是不可能的。1794年，科维萨尔不允许玛丽·路易丝皇后过多沐浴，以更好地保护她的生育能力。<sup>③</sup>这说明人们在沐浴时依旧采取措施防止身体衰退和虚弱。沐浴时，流动的水包围着沐浴者，并对其产生作用，其中也包括负面作用。水的功效从来都不只是清洗那么简单。1794年，皮西耐心地解释说：“沐浴令已经

① 参见 [法] 梅尔西埃著，18世纪版，第 10卷，第 100页。

② 参见 [法] 雷蒂夫著，18世纪版，第 10卷，第 100页（译自 [法] 雷蒂夫著，18世纪版，第 10卷，第 100页）。

③ 参见 [法] 科维萨尔著，18世纪版，第 10卷，第 100页（18世纪版，第 10卷，第 100页）。





## 局部清洗

沐浴的多样性和变异形式也不容忽视。“精英”们的沐浴开始向一些“中间”形式妥协。介于“更换衬衣”和“沐浴”两种方式之间的“局部”<sup>①</sup>清洁越来越多,例如,足浴或坐浴,强调用擦拭皮肤来代替清洗,“主要是关节处以及与空气接触最少的身体部位”<sup>②</sup>。员惠世纪末,“精英”阶层开始采用“局部”的清洁方式,以保持两次沐浴间的卫生,或干脆取代沐浴,或扮演与沐浴相同的角色。阿夫里永小姐<sup>③</sup>毫不掩饰地嘲讽了新任皇后约瑟芬在梳头时让人给她洗脚的情形,说她“脚和头都被人揪着”<sup>④</sup>。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局部清洗的存在:拿破仑生气时曾将一个用于洗脚的彩釉陶器盆砸到墙上,盆被砸碎了。另外,员惠世纪初期,雷米萨伯爵夫人<sup>⑤</sup>曾描绘了塔列朗<sup>⑥</sup>每天如何洗他那双变了形的脚。从中我们不时可以发现那些贵族式的、“公然”的,与旧制度时期相似的清洁方式留下的印记:大臣在众目睽睽之下脱下脚上的毛袜,解下绑在脚上的法兰绒绷带,然后把脚放进装着巴雷日水的小木

---

① 今天用来修饰这类清洗方式的形容词(局部的、有限的、部分的)是很模糊的。它们会让人以为,清洗者本身也认为这样的清洁方式是“局部”的。然而,当员惠年图尔邦和巴诺建议乡村居民在传染病传播时洗脚并擦拭身体时,他们认为自己指的是“全身”清洁。在本章中,使用“局部”或“有限”这样的字眼只是为了在描述时将沐浴和其他清洗方式区别开来。

② 马提厄·雷米萨伯爵夫人《回忆录》,译注同前著,第员缘-员远页。

③ 约瑟芬皇后的贴身侍女。——译注

④ 阿夫里永小姐《回忆录》,译注同前著,第员远页。

⑤ 员惠年-员惠年,法国拿破仑时期约瑟芬皇后的陪伴贵妇,女文学家,著有《回忆录》等。——译注

⑥ 员缘年-员惠年,法国政治家和外交家。——译注





耶的丈夫是位自愿参加革命战争的炮手。1923年,在她的财产清册中记有“一个普通注洗器和一个带导管的女用注洗器”,这说明注洗器有多种用途。<sup>①</sup>不过,平民百姓是不进行这种“生殖器官护理”<sup>②</sup>的。它一般只与平民百姓以外的阶层有关。

显然,19世纪使用最普遍的卫生用具是盆。最富有的人家用锡盆和上彩釉的陶器盆(有时候在一个固定好的盆上方装有水龙头);其他人则用粗陶或土制器皿。所有这些盆通常都与餐具区分开来。19世纪末,更多的人开始使用盆,尤其是平民百姓。他们不仅洗脸洗手,还要保持服装整洁,并经常换衬衣;传统清洁卫生总的说来主要还是与着装的得体或整洁有关,而且衬衣、手帕或袜子的多少也是衡量的标准。但是,工人们并不都用盆。这只是相对低的使用率呢,还是因为盆没受到重视呢?另外,工人们的衬衣也少有超过半打的:1915年,泥瓦工夏尔·居约有 3件<sup>③</sup>;1920年,理发匠迪·克雷有 4件<sup>④</sup>;1928年,衣服洗熨工让·原巴蒂斯·夸尼亚尔有 6件<sup>⑤</sup>。

19世纪末,局部清洗反映了清洁卫生的双重标准:一方面,超越服装界线、直指皮肤,注重个人感受和健康;另一方面,又强调仪态和服装。就第一方面而言,虽然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显然都无法与今天相比,但它却预示了清洁卫生在 20世纪的发展方向。

① 同上, 第 214 页。

② 阅读 1915 年《卫生与清洁》杂志, 第 1 卷, 第 1 页。阅读 1915 年的文章十分重要, 它具体阐述了大众卫生工具的发展, 并引用了相关数据。第 1 卷第 1 页尤其值得注意。

③ 见 1915 年《卫生与清洁》杂志, 第 1 卷, 第 1 页。

④ 同上, 第 214 页。

⑤ 同上, 第 214 页。

## 第四部分

# 保护人体的水

## 第一章 摇观念的转变

1845年,巴尔扎克为了躲避追债,藏在他的朋友圭多博尼·维斯孔蒂夫妇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的一座公寓里。由于债主逼得紧,巴尔扎克想在几周内完成小说《贵妇人》。长时间来,《报界》<sup>①</sup>一直在不断买下这部小说的已完成部分。根据与《报界》的合同,巴尔扎克还得完成好几个短篇。巴尔扎克一般晚上写作,他殚精竭虑,吃得又少,彻夜赶稿,一杯接一杯地喝咖啡。最后,任务终于完成了,一个月就将《贵妇人》写完。在此期间,由于过度埋头写作,甚至到了与世隔绝的地步,巴尔扎克既顾不上刮胡子,也没有洗澡。但是如果巴尔扎克后来没有描述自己重返“正常”生活的情形,他的这段经历倒也没什么值得注意的。他的正常生活包括:恢复“盥洗”,清洗一下身体,并休息。从他的描绘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一个月与世隔绝的生活后进行沐浴的必要性和危险性。例如,巴尔扎克虽然洗澡了,但不是没有危险的。这位健壮的作家十分疲劳,而水“可能”会使他变得衰弱:“给您写完这

---

<sup>①</sup> 由吉拉丹(转译自傅雷译)于1845年在法国创办的一家现代报纸。——译注



康的”) ,而是指所有利于保持健康的措施和知识。“卫生”学成了医学中的一个独立分支,是自成体系的知识总汇,而不再是与身体有关的形容词。随着“卫生”一词的应用,一个“与生理学、化学、自然历史都有关的”<sup>①</sup>、涉及面极广的专门领域出现了。当然,必须以严谨的态度来对待这门学科,必须将它视为医学的一个分支。

卫生学的地位也今非昔比。19世纪末,医生的职责甚至延伸到了政治领域。他们在城市和许多公共场所的规划中都发挥着作用,并对公共工程产生影响(从街道洒水到在街区开凿沟渠等)。医学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势必带来一定后果。于是,19世纪末,成为医生的条件更加严格,要求具备更系统的知识。这并不是说医生要具备新的健康知识,而是意味着他们必须什么都懂,强调的是他们的“科学”能力。

卫生学地位的改变体现在一些新兴机构上。例如,第一帝国时期设有卫生委员会,负责检查各地的手工工场、作坊及有疫气散发的场所。<sup>②</sup>这一变化还体现在基督教杂志《主日》的“新发现”中。这份刊物一直坚持“学术性”的卫生标准。它是第一份发表卫生学文论的基督教期刊:“直到今天,我们才可以从宗教中发现科学法则。长期以来两者一直是对立的。”<sup>③</sup>——学者发现的是教士早就知道的。这对《主日》来说是强调卫生学新地位的好方法,尽管看起来效果正好相反。更重要的是,1845年,巴黎医学院设立了卫生学课程;一直到1854年,都由阿莱主持授课;

① 见丹尼斯·坎农著,第7页。

② 从1804年创建之日起,塞纳省卫生委员会每年都发布报告。最早的报告是手写的,有一份同样是手写的报告复本保存在警方档案馆。

③ 《快乐与健康:从历史到科学》,见丹尼斯·坎农著,第7页。



1858年到1864年,则是罗耶·原科拉尔<sup>①</sup>。这象征着多种领域的“复兴”。

19世纪初期,卫生学文论强调卫生行为的某些变革。例如,鼓励人们使用肥皂,因为它能去除污垢,具有“净化”作用。清洗意味着基础化学品的使用:“既是绝佳的化妆品,又是清洁工具,这就是肥皂。”<sup>②</sup>它不再是种无关紧要的化妆品,而是保持健康的手段:“肥皂可以洗净身体表面积满的油污。”<sup>③</sup>它现在为人体生理运作服务,同时也是“美容中最重要的用品之一”<sup>④</sup>。但这种观点并非一开始就被接受。人们对使用肥皂还持保留态度。19世纪上半叶,以沐浴为内容的卫生行为借助的仍然是并非很有效的“工具”。例如,1856年,具有神秘功效的清水仍是伦敦居民清洁时依赖的唯一“手段”<sup>⑤</sup>;另外,对于比谢和特雷拉来说,肥皂这种乳化物质可带来不明危险:“肥皂的润滑会降低身体排汗的能力;而且还会对皮肤产生轻微刺激。”<sup>⑥</sup>后来成为传统沐浴用品的肥皂是逐渐被人接受的。

人们对沐浴的去污功能极为关注。这也导致他们对水温的观念发生了变化,热水浴逐渐受到重视。以卫生为目的的沐浴首要功能就是“清洁”;“清洁”是身体机能运行良好的先决“条件”。

19世纪末,“清洁”作为沐浴的首要功能已经得到肯定。到

① 参见 分 编 撰 的 论 文 《 浴 盆 的 清 洁 造 造 的 意 义 》,XIX 卷 《 浴 盆 的 清 洁 造 造 的 意 义 》, 第 1 卷,第 1 页。

② 分 编 撰 《 浴 盆 的 清 洁 造 造 的 意 义 》,第 1 卷,第 1 页。

③ 同上,第 1 卷,第 1 页。

④ 分 编 撰 《 浴 盆 的 清 洁 造 造 的 意 义 》,第 1 卷,第 1 页。

⑤ 分 编 撰 《 浴 盆 的 清 洁 造 造 的 意 义 》,第 1 卷,第 1 页,修订版,第 1 卷,第 1 页。

⑥ 分 编 撰 《 浴 盆 的 清 洁 造 造 的 意 义 》,第 1 卷,第 1 页。

19世纪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这一观念决定了卫生的沐浴方式 :“温水浴是最佳卫生浴 ,它不但令人感到舒适 ,而且可以洗去身体表面由于出汗而产生的污垢。”<sup>①</sup>温水浴比其他任何一种沐浴都好 ,正是它使沐浴成了一种卫生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冷水浴一无是处。与以前相比 ,冷水浴的功效更特殊了 :它仅仅是作为一种激发人体活力的手段。

沐浴的最终目的出现了分化 :起清洁作用的不是冷水浴 ,而是热水浴。后者不是使“皮肤机能运行更有力 ,而是使它更顺畅”<sup>②</sup>。人们用温水清洁身体 ,用冷水激活身体。这表明 ,事实上温水浴和冷水浴的目的已不再相同。

## 皮肤和能量平衡

尤其是 1864 年以后 ,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讨论温水的清洁功效和皮肤的呼吸功能。他们认为毛孔堵塞会影响人体与外界的气体交换。这一观点非常重要 ,因为它引发了一种新的能量学说。它不但与清洁卫生有关 ,还与身体状况有关。道理很“简单” :污垢会阻碍皮肤释放二氧化碳气体。这样的观点来自于爱德华<sup>③</sup>的一个实验。他将青蛙的大半个身体放入一个狭小密封的盒子中 ,只有头部露在外面 ;几小时后 ,盒内居然充满了二氧化碳气体。<sup>④</sup> 1864 年 ,爱德华确信两栖类动物身上的这一现象在人类

① 转引自爱德·华特著《巴黎历史》,潘世骅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

② 爱德·华特著,第 100 页。

③ 爱德·华特,法国生理学家、人类学家、人种学家和语言学家。研究“动物系统”对环境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热量产生和呼吸作用。发现了动物再生对外界热量供应的需要。——译注

④ 字译自爱德·华特著《巴黎历史》,潘世骅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



前,傅科<sup>①</sup>也曾描述过许多动物身上被涂满油漆后奄奄一息的情形。<sup>②</sup>对于许多人来说,结论毋庸置疑:“如果我们将皮肤看作会呼吸、吸入氧气并释放碳酸气体的器官,那么我们会理解保持皮肤清洁和柔软有多重要了。”<sup>③</sup>人体就像一台动力装置,一边消耗热量,一边产生其特有的能量。这一观点冲击了过去将身体看作简单机械装置的观点。将人体比喻成蒸汽机远比将其比喻成杠杆来得贴切。

身体热能比单一地强健筋骨更重要。力量来自于身体“内部”,它需要能量的交换和流动。当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身体在燃烧能量,清洁卫生的涉及面也随即扩大了。“激活身体机能”,或者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说,“卫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干净的皮肤更柔软,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和呼吸——皮肤能像肺一样呼吸。这样情况下的睡眠能极大地使人恢复元气,让整个人获得新的活力,新的能量。”<sup>④</sup>

人们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意识到,皮肤呼吸的重要性只是相对的。因为有太多事实似乎可以证明这种呼吸的重要意义。例如,将鸽子关在充满毒气的盒子中,只把头露出来;尽管它们还能靠嘴呼吸,但最终还是死了。另外,出现在皮肤上的化学沉淀物表明了二氧化碳气体的存在。1859年后,雷尼奥曾像爱德华那样把鸡鸭关进盒子里,结果,几个小时以后,他在盒子里发

① 傅科——法国物理学家。先学医,后转向实验物理学研究。——译注

② 傅科之实验证明,未经油漆之动物,涂漆后,必致死亡。此实验之结果,乃证明皮肤之呼吸作用,实为生命之关键。今日我们知道,这些事故主要与热调节有关,而与呼吸现象没什么大关系。

③ 悦来,《生理学》,第1卷,第1章,第1节,第1页。悦来,《生理学》,第1卷,第1章,第1节,第1页。

④ 裁,《生理学》,第1卷,第1章,第1节,第1页。裁,《生理学》,第1卷,第1章,第1节,第1页。

现了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sup>①</sup>但此时,人们还未意识到皮肤呼吸的细微变化,更不用说各种污垢“阻碍”皮肤呼吸的程度有何差别了。

相反,许多卫生学家强调皮肤与外界的气体交换,甚至对此坚信不移。他们对不卫生的做法发出警告,并间接指出了一种具体物质的力量:身体热量的开发程度决定身体力量的大小。从参照热力学原理到不再那么突出污垢对皮肤呼吸的阻碍,卫生学现在又将注意力转向人体的各种能量系统。这至少反映了身体具有的活力和能量。自19世纪以来,人们的身体观念已经大大转变了。身体活力和能量不再来自于某些相互关联的、强健的有形部位,而是来自于热量的消耗和交换,来自于对热量的掌控和适度的、有意识的利用。<sup>②</sup>人体动力系统既消耗能量,又产出能量,它比身体各部位的机械力量更重要。从冷水浴到热水浴,这一转变同样重要。

在这里有必要强调身体观念发生的巨大转变。动力装置与人体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不管人们有没有意识到,动力装置的工作模式正是人体的新陈代谢模式。健康需要充足的可供燃烧的能量。在这一方面,清洁皮肤只是种辅助手段。随着从冷水浴到热水浴的转变,人们又树立起新的能量观念。

---

① 关于皮肤呼吸的二氧化碳气体,参见我的另一本书《身体的新形象》(《福乐集》)中“动能学研究”这一章第137页。

② 火力发动机及热力学的发展导致19世纪的人们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身体观念。关于这一点,参见我的前一本书《身体的新形象》(《福乐集》)中“动能学研究”这一章第137页。

## 道德教化的抵制

然而,这种能量理论却受到了一系列阻碍,它无法得到推广。这也许反映了 19 世纪上半叶大量卫生学文论与实践之间的脱节。显然,当时仍有很多人没有接触到这些理论。也许,人们只是遵循传统的卫生习惯,但同时也受直观感官需求的推动:整洁的衬衣带来的舒适感觉,从更广义的角度说,得体的外表带来的舒适。波旁王朝复辟时期,乔治·桑去看望以前的一位小学老师。她惊讶地发现这位隐居在外省修道院的年迈教徒竟然还如此干净得体。乔治·桑打量着这位老妇人的脸,注意到她的衣着是那么整洁,还闻到了久违的香味。在这场出人意料的、与童年时代故人的相见中,乔治·桑发现的是“传统”卫生习俗:“我十分惊喜地发现她这里极为干净,从院子到窗户,到处弥漫着一股茉莉花香味。可怜的嬷嬷也是干干净净的:她穿着件崭新的紫色哗叽长袍;小件洗漱用品整齐地摆放在桌上,表明她对自己的精心打理。”<sup>①</sup>

19 世纪上半叶,实践与卫生理论的脱节并不只体现在人们对外表的重视上。尤其是热水,总能引起隐约的猜疑。它让人感到不安,并招致抨击。通常,一篇卫生学文论会既强调沐浴的必要,又指出“频繁”沐浴的危险。这一矛盾性体现在巴尔扎克身上:他在圭多博尼·维斯孔蒂家沐浴时总是很小心的。<sup>②</sup>沐浴后的疲乏无力困扰着人们。水并未完全摆脱那种“令人衰弱的”形象,它充满了危险。虽然人们只是委婉地指出这种危险性,但它的确存在着。1834 年到 1840 年左右,沐浴仍是经常被讨论的话题:“如果

<sup>①</sup> 则见《乔治·桑全集》第 10 卷,第 100 页,在《乔治·桑全集》第 10 卷,第 100 页。

<sup>②</sup> 参见本书第 100 页。







层家庭也反对洗盆浴：“我们家没有人洗盆浴。要么在浴缸里放上缘厘米高的水洗一下，要么用大盥洗盆内的水擦洗，让水浸没身子、只露出脑袋的想法是大逆不道的，几乎可以称得上犯罪。”<sup>①</sup> 1855年，为了让布罗格列家的小波利娜退烧，医生建议给她洗澡。布罗格列家的人手足无措了，因为这个富有的家庭竟然没有浴缸。最后只好租了个浴缸来：“六月里，他们还在浴缸旁生了一大堆火”<sup>②</sup>。还有一个问题：要不要把孩子的衣服脱光呢？当然不可能。于是，小波利娜就穿着睡衣洗了澡。

要推广沐浴，就得证明它无伤风化。整个 18世纪，人们为沐浴是否有伤风化争论不休。1784年，斯塔夫男爵夫人仍在力图表明，沐浴时裸露身体和浸入水中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她强调要像“光明天使”<sup>③</sup>那样保持身体洁净，并特地指出一种对宗教的曲解：亵渎宗教的行为不是赤身裸体地浸泡在水中，“而是不清洁身体”<sup>④</sup>。斯塔夫夫人反人们对沐浴顾虑重重的态度。事实上，这些顾虑与宗教并无直接关系，而是种害怕水让人堕落的传统观念。在这些观念里，温热的水是与淫乱联系在一起的，甚至会导致邪恶。而 18世纪的卫生学反对的正是这种观念。

也许，还有其他更大的障碍导致城市水循环系统相对匮乏，布尔乔亚和平民百姓的卫生方式出现差异。这两种现象尤其值得关注。

① 1855年，为了让布罗格列家的小波利娜退烧，医生建议给她洗澡。布罗格列家的人手足无措了，因为这个富有的家庭竟然没有浴缸。最后只好租了个浴缸来：“六月里，他们还在浴缸旁生了一大堆火”<sup>②</sup>。还有一个问题：要不要把孩子的衣服脱光呢？当然不可能。于是，小波利娜就穿着睡衣洗了澡。

② 同上。

③ 光明天使，一种保持身体洁净的理想形象。

④ 同上，第 100 页。

## 第二章摇水的广泛应用

1832年7月,马扎里恩大街上出现了第一批因巴黎城霍乱而死亡的患者。于是,又有人开始采用传统的防治方法。例如,奥波尼伯爵<sup>①</sup>建议他的朋友使用“小香料匣,匣内放上一片含薄荷和洋甘菊成分的香片”<sup>②</sup>,这样就可更有效地避免受到有害空气的伤害。雷米萨伯爵夫人对“疲劳和寒冷”<sup>③</sup>唯恐避之不及。为了抵御霍乱,巴黎大主教多次发表主教训谕,要求增加祭献品和唱感恩赞美圣歌的次数。<sup>④</sup>许多人甚至猜测有人在水中投放了神秘的有毒物质。<sup>⑤</sup>霍乱重新引发了害怕疾病大面积传染的恐慌心理。霍乱不受控制地四处传播。它来势凶猛,冲出了隔离区,突破了防疫线,而且能在几小时内置人于死地。霍乱引发了普遍的恐慌,它来势凶猛,并能把人推向可怕的死神:“病人在咽气前就已形同

---

① 奥波尼伯爵曾任奥地利驻法国大使馆专员,著有回忆录《二十五年在巴黎》。——译注

② 见奥波尼伯爵《回忆录》,第1卷,第100页。

③ 见雷米萨伯爵夫人《回忆录》,第1卷,第100页。

④ 见巴黎大主教训谕,第1卷,第100页。

⑤ 见雷米萨伯爵夫人《回忆录》,第1卷,第100页。

僵尸。他的面容迅速消瘦,皮肤一下子变黑、发青,整个人皮包骨头,干涸的双目凹陷下去,半张着,似乎被一根线牵向颈部和头颅里。”<sup>①</sup>

## 水和传染病预防

奥波尼伯爵的香料匣只是流传下来的古法。1544年,源月到缘月间出现的卫生措施才反映了16世纪末的传染病预防法影响有多深。例如,增设供水池(帕西几周内就多了源个<sup>②</sup>);给道路洒水;有时候居民们甚至凑钱请人给他们居住的街道多洒几次水,<sup>③</sup>封闭过于狭窄的小路,在大便槽中放入氯水,<sup>④</sup>并颁布有利于空气流通和水流循环的法令。人们的担忧与15世纪一样,害怕四处散发的臭味带来危险。他们到处放置一桶桶氯水,以“驱除”那些臭味。<sup>⑤</sup>人们越来越无法容忍一个城市垃圾遍地、粪便四溢、囿于狭小封闭的空间内。在巴尔扎克的《金眼女郎》中,巴黎正处于霍乱爆发时期:“有一半巴黎人是在庭院、街道和低矮房屋的腐臭味中入睡的。”<sup>⑥</sup>霍乱爆发后,有人曾试图淹没卢维耶岛的城沟,以清除其中的淤泥和废弃物,这说明水的地位日益重要。<sup>⑦</sup>

① 编月卷,《编月卷》,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11页。

② 佚名,《编月卷》,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11页。

③ 同上,第111页。

④ 编月卷,《编月卷》,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11页。——另参见《编月卷》,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11页。

⑤ 编月卷,《编月卷》,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11页。

⑥ 编月卷,《编月卷》,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11页。

⑦ 编月卷,《编月卷》,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11页。

水的重要性甚至促使人们采取许多 19 世纪没有的卫生措施。例如,沐浴已成为预防传染病的辅助手段;另外,更重要的还有供水系统和排水系统的整修。1854 年,在公共工程上的投入达千万法郎,包括修建供水渠以及开辟通航运河。<sup>①</sup>

巴黎的公共卫生法令也将“温水浴”视为一种疾病预防手段,<sup>②</sup>因为它可防止任何“可疑”病菌附着在皮肤上。在不断出现的各种疾病面前,巴黎和外省又出现了有规律的温水浴:“人们定期换内衣,经常洗温水澡,以尽可能保持皮肤清洁。”<sup>③</sup>同时,对公共场所的调查表明,定期去公共浴室洗澡已成为一种预防疾病的手段。这样,温水浴就与泉水、供水池或供水循环系统一起暂时成了人类的“保护神”<sup>④</sup>。虽然对于人口众多和疾病肆虐的巴黎来说,这些措施只是杯水车薪。城内到处是“装满了尸体的马车,尸体被一个叠一个地堆在一起”<sup>⑤</sup>。但是这些措施却表明,自从恐怖的鼠疫大爆发以来,沐浴的地位发生了怎样的根本转变。水似乎具有了预防疾病的作用,尽管人们依然认为它会将疫气带进身体。水还不是“平常”之物。《驴皮记》中的拉斐尔穷得雇不起运水工,只得去圣米歇尔泉一桶桶地提水;<sup>⑥</sup>欧仁·苏笔下的马约用水极其节约,每周只有 3 源桶;<sup>⑦</sup>如果遇到斜坡,取水就更困难了。蒙费尔梅耶住在平原地区的居民要去树林边的池塘打水,就得先

① 悦援当圆月第 猿卷同前著,第 猿卷,第 源页。

② 悦援当圆月第 猿卷同前著,第 猿卷,第 源页。

③ 佚名,悦援当圆月第 猿卷同前著,第 猿卷,第 源页。

④ 佚名,悦援当圆月第 猿卷同前著,第 猿卷,第 源页。

⑤ 悦援当圆月第 猿卷同前著,第 猿卷,第 源页。

⑥ 悦援当圆月第 猿卷同前著,第 猿卷,第 源页。

⑦ 悦援当圆月第 猿卷同前著,第 猿卷,第 源页。



貌。城市排水不再在地面进行,而是通过地下深处的暗管系统。但这种转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例如,1854年时,人们还很犹豫,不知该把资金投到纪念性建筑上呢,还是投到这些看不见的装置上。装点门面的花费与更隐蔽的、有时甚至更昂贵的地下管道铺设费用发生了冲突。在投资铺设管道上,英国远远走在了法国前面。从1854年起,前往伦敦的法国使节团发现,三分之一的居民家中已实现了供水到户,而且这些水用过后将通过地下管道排放掉。<sup>①</sup>相反,巴黎的景象让到那里的英国旅行者大为吃惊:“尽管我十分仰慕玛德莱娜大教堂,但我仍然认为,对巴黎城来说,如果当初将建造大教堂的钱用在铺设送水到户的管道上可能会更好。”<sup>②</sup>几年后,美国人科尔曼吃惊地发现,巴黎竟然还有人定期清理街道上的粪便槽:“在伦敦,粪便都是经过下水道,然后流入泰晤士河中……而在巴黎,通常用一种所谓的‘大气法’来抽取粪便。粪便车停在门口的大街上,并通过一根长皮管连接到粪便槽。当皮管中的空气被抽光后,半液体状态的粪便就直接通过皮管进入粪便车。”<sup>③</sup>在英国,水直达居民家中,然后通过地下管道系统排放。这是水循环的两个环节,而管道铺设过程的一大特点就是使一个新角色参与到新的卫生措施中:现在负责管道连接的是工程师,而不是建筑师。医生又找到了新的合作者。正是这些地下管道系统塑造了城市新形象,城市中相距再远的地方都可通过看不见的管道联系在一起。供水方式与垃圾处理一样都改变了,

① 1854年,英国伦敦霍乱流行,死亡人数达1万人。人们开始怀疑霍乱是由不洁的水源传播的。1854年,英国医生斯诺通过调查发现,霍乱是由不洁的水源传播的。这一发现为现代流行病学奠定了基础。

② 参见《纽约时报》1854年10月24日第1版。

③ 参见《纽约时报》1854年10月24日第1版。另见《纽约时报》1854年10月25日第1版。

以地下管道设施为基础的现代城市模式逐渐建立起来。管道建设的关键在于测算管道水平面高度和管道分岔的弯度。因而在管道直径、倾斜度和众多连接点的设计上必须十分谨慎,这些就全靠工程师的技术了。贝甘近年来十分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有些要素(水、空气、光线)并不能体现 19 世纪上半叶卫生观念的特点,因为它们有关的大部分观念和 18 世纪医生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真正体现这一特点的是在基础设施上的投入,这种投入应归结于全新的卫生理念。”<sup>①</sup>正是依靠这些管道设施,城市才能合理地将一定量的天然水通过地下管道输送到各家各户。似乎只有修建了地下管道设施的地方才可能成为居住地。

然而,此时的法国人对铺设管道还心存疑虑。管道引起的广泛争议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中期。负责巴黎供水、排水设施建设的总工程师就认为,将管道延伸到住宅区内不但耗资巨大,而且充满危险,必然会导致房屋受潮。<sup>②</sup>但是,关于管道铺设的设想在增多。例如,在人行道下铺上引水管,直接汲取“雨水和家庭用水”<sup>③</sup>,更重要的是能将水直接引入楼房的管道:“这将改变我们的习惯,改变我们过于谨小慎微的用水方式。这种方式阻碍我们充分利用水这一生活和家庭卫生不可缺少的物质,也阻碍我们沐浴。沐浴对健康至关重要,事实上,在传入我国之前,这种清洁方式在海外邻国中早就存在了。”<sup>④</sup>关于管道的设想如此之多,奥斯

① 云援月泉社,《巴黎的供水与排水工程》,第 100 页。云援月泉社,《巴黎的供水与排水工程》,第 100 页。

② 云援月泉社,《巴黎的供水与排水工程》,第 100 页。云援月泉社,《巴黎的供水与排水工程》,第 100 页。

③ 云援月泉社,《巴黎的供水与排水工程》,第 100 页。云援月泉社,《巴黎的供水与排水工程》,第 100 页。

④ 云援月泉社,《巴黎的供水与排水工程》,第 100 页。云援月泉社,《巴黎的供水与排水工程》,第 100 页。













说明这一点。大部分浴室都坐落于塞纳河右岸(1859年,18个浴室中有16个在塞纳河右岸<sup>①</sup>),也就是巴黎最富裕的街区(除了圣日耳曼区)。1860年以后,在圣德尼大街以西的新兴街区里建起了许多浴室。那里的居民主要来自于布尔乔亚。塞纳河右岸18家浴室中有12家位于圣德尼大街以西(昂坦路、意大利大街、黎塞留街……<sup>②</sup>)。但是光靠这些过于空泛的数字还很难确切地统计出沐浴频率。学校的某些规定也只能让我们对此有个大致了解。例如,19世纪下半叶,面向富人的斯坦尼斯拉斯中学要求学生每月洗一次澡。<sup>③</sup>浴室的分布特点表明,不同社会阶层的沐浴观念产生了差异,从中可以看出布尔乔亚对待沐浴的新态度:如果家中没有浴室,他们就去公共浴室沐浴。相反,平民百姓的沐浴方式却未发生明显变化。

19世纪中期的出租房屋都是没有浴室的,即便是豪宅也不例外。1867年,在诺尔芒的《现代巴黎》<sup>④</sup>中,楼房都是不带浴室的;从1869年起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达利的《建筑杂志》<sup>⑤</sup>中的住宅也一样。但是,与卧室相连的梳洗室开始出现。私密空间越来越多,其功能也越来越细化。在更多雕刻和挑檐顶的装饰下,住宅外观显得富丽堂皇。但是,此时梳洗间还不具备浴室的功能。1897年,埃米尔·梭维斯特十足幽默地构想未来住宅的布局时也没提到浴室。他的《未来世界》中的公寓内运用了精巧的

① 匀爰说拜志宅编《巴黎各世纪浴池》,同前著,第180页。

② 匀爰说拜志宅编《巴黎各世纪浴池》,同前著,第180页。

③ 参见 匀爰说拜志宅,转引自 鲛幸瀛刺拜志宅《巴黎各世纪浴池》,《巴黎各世纪浴池》(1897年第一版),第180页。

④ 匀爰说拜志宅编《巴黎各世纪浴池》,同前著,第180页。

⑤ 悦潞说拜志宅主编《巴黎各世纪浴池》,同前著,第180页。并于1869年到1870年在巴黎出版。

技艺,充分体现了 19 世纪中叶人们所掌握的机械装置知识:客厅或卧室中装着许多滑轮和金属部件,以及滑轨和齿条、弹簧和牵引带,甚至还有蒸汽机。梳洗间有流动水,搁板上放着各式各样的肥皂,墙上镶着各种镜子;但是,梳洗间不是留给沐浴用的。<sup>①</sup> 1859 年时,对去公共浴室沐浴还是在家沐浴有严格规定。一般来说,人们很少在家中沐浴。第二帝国末期柏辽兹<sup>②</sup>的遗产清单中就不记载道,对着柏辽兹的卧室有两间梳洗室,但整个公寓里却连一个浴缸都没有。<sup>③</sup> 19 世纪中期,布尔乔亚家中开始出现专供梳洗和局部清洗的私密空间。而这些私密空间早在 18 世纪上半叶就已出现在贵族豪宅中了。

不过,梳洗间依然很狭小。在左拉反映第二帝国时期社会状况的小说《卢贡·原马卡尔家族》中,它只是无足轻重的卧室附属物:“卧室会客间旁有一个梳洗间,那只是用来洗手的。”<sup>④</sup> 梳洗间常常很隐秘,以至于得建议不要将它关得严严实实,否则那里的空气很难流通。1851—1854 年间,布尔乔亚家中的梳洗间开始了缓慢的规范化过程,特别是出现了一种新型器具,那就是方便洗手洗脸的木制高脚盆架。这也是《儿童词典》(1853 年)<sup>⑤</sup>中杜米埃<sup>⑥</sup>笔下的年轻男子使用的器具:他手拿毛巾,浸入架子上的脸盆里。门口一个仆人耸着肩膀——这个围着围裙、身旁放着把羽毛

① 转引自《德意志帝国史》,第 100 页,转引自《德意志帝国史》,第 100 页,转引自《德意志帝国史》,第 100 页。

② 1835—1882 年法国杰出作曲家。——译注

③ 月 10 日,《德意志帝国史》,第 100 页,转引自《德意志帝国史》,第 100 页,转引自《德意志帝国史》,第 100 页。

④ 转引自《卢贡·原马卡尔家族》,第 100 页,转引自《卢贡·原马卡尔家族》,第 100 页,转引自《卢贡·原马卡尔家族》,第 100 页。

⑤ 是 1853 年由欧贝尔编撰的带插图字典,简明易懂,其中很多画都是由杜米埃画的。——译注

⑥ 1800—1883 年法国讽刺画家、油画家、雕塑家。——译注



场。有三名女仆服侍她入浴。雕镂的银制浴缸内放着“天然珊瑚和碧蓝的贝壳。”<sup>①</sup>

这类沐浴与豪宅内的奢华风格自然呼应。沐浴行为本身不再引人注目,人们对此已习以为常:这是任何“习惯”都逃脱不了的命运。似乎只有沐浴以外的奢侈或惹眼的东西才值得注意。高级妓女长时间沐浴的情形在巴尔扎克作品中所占的篇幅就能说明问题。一有机会,巴尔扎克就要在女人的沐浴上花些笔墨,并特别强调“热水浴”与“身体衰弱”间已发生变化的联系。除了保证身体能量和健康以外,热水浴、贵妇和清洁卫生三者之间继续存在着一种更隐蔽、也更持久的关联。这种关联至少从贵族的新沐浴方式出现以来就已存在。“温热”和“洁净”暗示着女性化色彩。沐浴似乎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这一色彩:“她开始沐浴,开始精心地梳洗打扮。大多数巴黎女人都没见识过这种打扮,因为它太耗时间,只有高级妓女、漂亮轻佻的女人或贵妇人才会这样做。她们成天很悠闲。”<sup>②</sup>

第二种是豪华浴室里的沐浴。最好的例子就是巴黎林阴大道上的中国浴室。这些浴室里仆役众多,沐浴用品充足,甚至包括浴衣和事先用烘炉烘热的亚麻长衫。另外,还有休息室和阅览室,以及私人小客厅。价格从缘法郎到圆法郎不等,而员世纪中期工人的平均日工资已增至圆到缘法郎。<sup>③</sup>这类浴室为数不多,其顾客主要是富裕的旅行者或某些新贵。可能正是后者让人建

① 转引自《巴尔扎克全集》,第员页。

② 转引自《巴尔扎克全集》,第员卷,第员页。

③ 关于员世纪中期的中国浴室,参见《巴尔扎克全集》,第员卷,第员页;关于工人工资,参见《巴尔扎克全集》,第员卷,第员页。



造了这些风靡一时的场所。

其他浴室大都采用另一种经营方式。它们配备了内衣和座椅 根据座椅、挂毯的多少或面积大小 ,这些浴室间还有差别。然而 ,此时真正的变化已不再体现在浴室这一场所本身 ,而是体现在将沐浴转移至家中进行的可能性上。正如埃梅里 1852 年的统计数据所表明的 ,在家中沐浴意味着更方便舒适。例如 ,蒙马特尔大街上有家浴室 ,圣日耳曼区中心也有一家。1852 年 ,去这两家浴室沐浴的总人次大致相当。前者为 10000 人次 ,后者为 10000 人次。但是 ,在圣日耳曼区 ,家中沐浴的总人次已超过去浴室沐浴总人次的 1/3 而在蒙马特尔大街 ,这一比例还不到 1/3<sup>①</sup> 两者的差别具有社会意义。两个街区的富裕程度反映在沐浴方式上。在较为富裕的街区 ,人们辟出了沐浴的私人空间 ,但是他们并未建造沐浴间 ,也没有真正布置过这片沐浴空间。这是种介于公共浴室和私人豪宅浴室的折中选择。家庭沐浴涉及的一小部分社会群体大致可以猜得出来 ,但却不能确定 :加瓦尔尼<sup>②</sup>笔下漂亮轻佻的女人坐在浴缸边上闲谈 ;底部装有小轮的浴缸事先就被搬到了豪华客厅中的壁炉旁。<sup>③</sup> 或者在科克<sup>④</sup>的轻喜剧中 ,巴黎的某个主人沐浴时 ,搬运浴缸的仆人常常弄湿他的地毯 ,打乱他的东西。<sup>⑤</sup>

各种清洗方式之间还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是这些差异已不仅仅存在于沐浴和局部清洗之间。现在 ,不同的沐浴类型之间

① 见埃梅里 1852 年《巴黎各街区浴室统计》,同前著,第 100 页。

② 见瓦尔尼 1852 年法国平版画家、油画家,代表作《轻佻佳丽》等。——译注

③ 见加瓦尔尼《轻佻佳丽》(即《轻佻佳丽》,《轻佻佳丽》,《轻佻佳丽》,第 1 卷。

④ 见科克 1852 年法国多产作家,其描述巴黎生活的小说当时流行于整个欧洲。

——译注

⑤ 见加瓦尔尼《轻佻佳丽》,《轻佻佳丽》,《轻佻佳丽》,第 1 卷。

也有差别。

最后,还有一种大众沐浴方式,那就是夏天在河里洗澡。巴黎就有几家比邻而造的浴室直接建在了河流中,周围用木板粗粗地围起来。这就是所谓的“源个苏的浴室”。七月王朝时期,很多人都去那里洗澡。杜米埃的画中就多次表现过那种场景。<sup>①</sup>这种浴室面向的群体显而易见:许多人乱七八糟地挤在一起,而且他们来此的目的也不尽相同。似乎这种地方既可游泳,又可清洗,还可乘凉或观望。“源个苏的浴室”成了盛夏时节的聚会场所,人们在那里进行短暂的季节性清洗。然而,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沐浴,它与浴缸沐浴之间的联系是十分牵强的。

最简单的沐浴就是不进任何浴室,只在河里草草一洗。这种沐浴十分随意,有河流就行了。但这样洗澡的人相当少,即使在夏天。

杜米埃的石版画再次展现了一种可行的清洗方式。在 员愿园年 愿月 员猿日的《喧闹》<sup>②</sup>周刊中,两个瘦削、衣着破旧的人在塞纳河灰暗的水中洗澡,他们幅度很大地胡乱擦拭着背部和脑袋。当这些人“清洗”时,许多人正优雅地在塞纳河畔漫步,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问题就在这种“无动于衷”的态度上。事实上,当时的人们面对这种“沐浴”场景已不再那么坦然了。首先,他们的“廉耻”观念前所未有地加强了,不再能像过去那样容忍有人半裸着蜷缩在离岸边只有两步之遥的河水中。杜米埃画中的沐浴者也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小心,加尔古塞,大老爷和他的太太

<sup>①</sup> 匀援海克完删编客拜勤海加透删稿译社编海网晒字版圆匠踏士愿忌;另参见 耘月里删必列删译社译澳志,孛删译愿源,第 苑愿页。

<sup>②</sup> 这是 员愿园年创办于巴黎的一份带插图的讽刺报纸。——译注



抛入海水中。海水浴的疗效全靠海浪的反复撞击和海水的凉度。<sup>①</sup>长期以来,以狄耶普为中心的各海滨浴场并不是为游泳准备的,与清洁也无任何关系。19世纪,水疗法与卫生的关系极为紧密,两者的界限甚至都已模糊。现在,水疗法有了自己专门的途径。而水的功用也最终出现了分化,冷水的功效并未完全被抹杀。然而,富人才是能够享受不同沐浴的人。他们对水的利用在细化的过程中体现出多样化的特点。相反,穷人在不久的将来则要靠别人才能完成自身的清洁卫生。1900年后,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卫生规则,矛头直指贫困人群。对于杜米埃画中那样的沐浴者来说,真正的理想化措施将要出现,专门为他们建造的浴室即将诞生。

<sup>①</sup> 本章并未就海水浴问题展开讨论,尽管在19世纪前已经有许多相关资料。例如,配(1849年第一版),第1卷,第12页以及奥波尼的《回忆录》和雷米萨的《回忆录》对此都有许多描写。关于海水浴的“理论”,参见法国最早探讨这一问题的著作之一:粤(1849年第一版),第1卷,第12页。另参见,别(1849年第一版),第1卷,第12页。XIX(1849年第一版),第1卷,第12页。选自文集,别(1849年第一版),第1卷,第12页。

## 第三章 摇摇理想化的穷人卫生

事实上,真正发生变化的是穷人的状况,尤其是那些命运悲苦的人。在新兴的工业城市,他们的状况更令人担忧、更可怕。而贫民所受的“教育”和卫生行为的地位也在改变。此时,有种“联系”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穷人的清洁卫生将是其品行端正的保证,也是某种“秩序”的保障。尤其是 1854 年后,将卫生与道德和社会秩序联系起来的说法进一步得到了认可。

### 清洁的道德教化

所有清洁行为都有一个复杂而统一的目标,因为从清扫街道到打扫住宅,从整理房间到保持个人卫生,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对穷人进行道德教化。也就是要通过改变他们的行为习惯来驱除潜在的或已表现出来的“恶习”。穷人的卫生开始被理想化,而清洁在其中几乎具有“驱除邪恶”的作用。城市秩序与伦理道德共同表现为一种新形式。但是,需要再次指出的是,“疫气”被认为是危险的主要来源。

1868年,克莱热描绘了<sup>①</sup>一种借助自动扫帚来清除马路垃圾的清扫马车。这实际上突出反映了机械概念在19世纪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清扫马车是种复杂的装置,由齿轮和循环链组成,通过扫把循环交替清扫可清除地面垃圾。它通过马的拉力来带动齿轮转动,人只需要驾驭车就行了。古老的戽斗水车原理在这里有了新的用武之地:装在循环链上的一个个簸箕铲起地面垃圾,然后挨个儿把垃圾倒进车内运走。然而,这是种“有风险的”、也不切实际的机械装置。一方面,作为其中枢部分的循环链和齿轮运转起来极不灵活;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这种车很难适应不平坦的道路状况。

克莱热的设想主要意义不在于复杂、精巧的机器本身,而是体现在他自己的说明中。他认为这种未来的机械装置不仅仅是维护健康的工具,而且是维护伦理道德的手段。这是逐步接近、直至触及社会最底层群体灵魂深处的清洁方式,是征服性的卫生手段。在这种方式下,“整洁”、“秩序”与美德将逐渐地、不明确地被联系到一起。从街道到住宅,再从住宅到个人,这种连锁反应非常典型:“一种清洁呼吁另一种清洁,整洁的住宅要求有干净的服装、清洁的身体,然后是纯净的灵魂。”<sup>②</sup>此时,清洁卫生不再像18世纪那样,仅仅与能量活力有关,它还能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秩序”。

这是种“纯净”伦理学说:“肮脏只能是邪恶的仆人。”<sup>③</sup>显然,这不是针对布尔乔亚而言,而是将矛头指向了城市贫民。19世纪

① 克莱热在《卫生学》中描述了这种清扫马车,其原理是:“一种清洁呼吁另一种清洁,整洁的住宅要求有干净的服装、清洁的身体、然后是纯净的灵魂。”

② 同上。

③ 同上。

初,这些贫民被城市遗弃在拥挤不堪的屋子,甚至是昏暗无光的地下室中。维莱梅的调查报告展现了他们的悲惨境地:“在尼姆最贫困的人家中,也就是属于第三等级的大部分织布工人家中,都只有一张没有床垫的床,上面要睡一大家子人。但我发现他们床上倒总是铺着床单,只是有时候床单看起来像破旧的抹布。”<sup>①</sup>穷人们挤在没有窗子的屋子里,男男女女和寄生虫共居一室;或是欧仁·苏《巴黎之神秘》中的宝石工人一家挤在草褥上。<sup>②</sup>诸如此类的景象无须多举。1844年,年轻的图尔甘还是兰斯一名四处打零工的工人。那些因为觉得他听话而打算雇佣他的高级妓女们居然打算替他洗澡。这实在十分少见。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令图尔甘惊诧不已,甚至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她们让人把水放进一个大锅里,并给我剪头发、脱衣服、洗澡。她们擦着我的身体,直到皮肤发红,因为我身上并不是没有污垢。”<sup>③</sup>这些高级妓女用水量之大也让这个孩子震惊,他得支起双臂才能支撑得住。图尔甘住过的屋顶室肯定没那么舒适,而且拥挤不堪,恶臭熏天。在早期的工业化城市中,贫民居住的拥挤状况加剧了。而且这种拥挤带来的政治、卫生或社会危害极大地引起了人们的忧虑。巴黎城内出现了新的“野蛮人”<sup>④</sup>。对他们需要进行遏制与掌控。

然而,不可能只引用些描述性文字,却不突出针对肮脏穷人

① 维莱梅《巴黎之神秘》,第1卷,第100页。转引自《巴黎之神秘》,第1卷,第100页。

② 欧仁·苏《巴黎之神秘》,第1卷,第100页。

③ 图尔甘《图尔甘的回忆录》,第1卷,第100页。

④ 欧仁·苏《巴黎之神秘》,第1卷,第100页。









卫生委员会。各种卫生建议越来越多,但都是重复、千篇一律的。1851年,塞纳省卫生委员会强调应在河流中建造向穷人免费开放的公共浴室,“因为一个人一旦开始讲究卫生,那么很快也就会遵从秩序和法令”<sup>①</sup>。河水浴有其季节性,而且人们还期待它能起到“教化”作用(也就是说目的在于维持“秩序”,而不仅仅是强身健体)。唯有这种季节性,尤其是这种期待,才能清楚表明委员会呼吁的意义。各地委员会宣传着一种“道德教化”式的卫生学说。它们将千篇一律、专门针对穷人的宣讲一直传播到城郊。

但是,这些卫生机构关于各自省份的卫生状况报告却表明,地方卫生习惯相对来说并未发生什么变化。1856年,奥布省卫生委员会指责道:“维勒莫尔的居民不重视洗澡是不对的。他们许多人都有足够的财力购置浴缸,至少是木制浴缸。另外,当地政府应该在瓦讷河上建造公共浴室……”<sup>②</sup> 1856年,南特卫生委员会也“抱怨”卢瓦河上居然没有供穷人洗澡的浴室。<sup>③</sup>

这类报告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对农村的生活条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些严厉批评值得注意。19世纪末的医生由于主张通风、喜爱乡村而总是不太愿意触及此类问题。虽然在他们看来,农场和牲口棚内空气不流通,还会散发出阵阵恶臭,但是山丘上的空气足以保证乡村的整体空气质量。现在受到前所未有的责难的是村夫乡民们的个人卫生状况:“在光脚清扫过牲畜棚和倒挫过肥料车后,他们会就这样往床上一躺或穿上衣服。”<sup>④</sup>另外,这些乡下人对新卫生准则的抵制也受到了抨击。卫生委员会

① 邦内著,《法国卫生史》,第1卷,第100页,1851年,第100页。

② 邦内著,《法国卫生史》,第1卷,第100页,1856年,第100页。

③ 邦内著,《法国卫生史》,第1卷,第100页,1856年,第100页。

④ 邦内著,《法国卫生史》,第1卷,第100页,1856年,第100页。

第一次明确阐述了这种抵制,甚至还试图去“理解”它。农民的卫生习惯有其道理,是符合农村特殊情况的,与城市卫生观念相去甚远:“当身上是湿的或浑身是汗时,他们是不会换衬衣的,甚至都不会想办法防止着凉,因为他们害怕变得娇气。”<sup>①</sup>这是对“传统”的抵制。牲畜的气息被赋予迷人的力量,垃圾及其味道也隐约散发出一种诱惑。城市卫生学与这种迥异的、时而出现在某些学术论著中的观念发生了碰撞。这类观念通常没有明确的阐述,并且来源于最隐秘的生理感受,它们认为汗味,甚至污秽物的味道有刺激作用。19世纪初期,博尔德在一篇医学文论中还认为汗水是男子气概的象征:“多毛粗糙的皮肤及其散发出的汗味是力量的象征,是生殖能量强的表现,是雄性激素的产物。”<sup>②</sup>显然,城市卫生观念难以与这些“诱惑”达成“一致”。

发生变化的是城市卫生观念与乡村卫生观念间的关系。并不是说城市拥挤的危险性突然降低了,相反,这一状况甚至可能从未像现在这样令人担忧过。但是,那些倡导公共卫生、反对贫困的人们至少已不再认同农村的卫生观念了。城市已完全致力于其内部的、自主的、有针对性的卫生改革。

## 保持清洁的措施

当然,训诫和教育并不能成为应对贫穷“威胁”的唯一措施。让卫生发挥维持“秩序”的作用也非宣教的唯一目的。从19世纪中期起,人们开始采取一些非常具体的措施来扭转贫民糟糕的卫生状况。他们期待这些措施能带来真正“颠覆性”的改观。

① 博尔德,《巴黎的穷人》,第100页。

② 博尔德,《巴黎的穷人》,第100页。

快到 19 世纪中期时,免费或费用极低的公共浴室和公共洗衣处出现了。它们是卫生和道德教化成果最有说服力和最显著的例证。1834 年,皇帝<sup>①</sup>高调宣布他个人也将参与到公共卫生设施的建造中。他从“私款”<sup>②</sup>中拨钱在巴黎最贫穷的街区建造了三家公共浴室和洗衣处。他还用私款资助在罗莫朗坦建造了一座堪称典范的公共浴室和洗衣处。这类建设引起了政界的关注。1836 年,议会就是否要提供“一笔 100 万法郎的特别贷款以建造示范性的、面向劳动人民的公共浴室和洗衣处”<sup>③</sup>进行了讨论。后来,一些公共浴室和洗衣处建起来了。例如罗通德大街上的浴室和洗衣处。<sup>④</sup>它们都带有休息室,休息室的重要社会意义也得到了充分肯定。这些浴室和洗衣处的布局被奉为典范:男女入口处分开;庭院中栽有树木,以分隔沐浴区和洗衣区;另外,庭院中还有喷泉,显示着丰沛的水源,突出了这一场所的象征意义。最后还有一组数字:那里共有 100 个“洗衣女仆”的洗衣位以及 100 个浴缸。倡导建造公共浴室和洗衣处的政策使老百姓也能用上他们负担得起的水。这一政策的发起者将内衣和皮肤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在加强老百姓沐浴意识的同时还要加强他们更换内衣的意识,并要避免让他们将洗后的内衣在室内晾干,因为这样会加剧室内湿气,或恶化室内卫生状况。

大部分公共浴室和洗衣处长期以来都是作为示范性卫生设施而存在,<sup>⑤</sup>常常入不敷出(沐浴是免费的,或只需花上 10 个生

① 指路易·波拿巴。——译注

② 指 1830 年 12 月 20 日颁布的《关于私款使用的法律》。

③ 参见 德意志帝国史,第 10 卷,第 100 页。

④ 参见 德意志帝国史,第 10 卷,第 100 页。

⑤ 参见 配爱理前著,第 10 卷,第 100 页:“不幸的是,政府的自由观点并未取得所有预期成效:一小部分城市将依法拨给的款项用于浴室和洗衣处的建造。”

丁)。但在 19 世纪中期,它们“最能”反映出完全针对被统治者的卫生学说中存在的问题。这种学说首先强调严格规范沐浴用具和场地的使用:“时间过长的沐浴可能会对女工或普通女子不利。”<sup>①</sup>沐浴的持续时间受到限制。沐浴者呆在浴室内的时间不得超过 15 分钟。而对用水量的控制也表明沐浴时间上的严格限制:在放出一定量的水之后,水龙头就自动关闭。另外,水温不可过高,也不应为了保持水温而花费过多,水温受到控制和限定。教育学延伸到了沐浴用具和场地标准上。显然,穷人很难有专门的沐浴用具和场地。

19 世纪中期,改善穷人卫生状况的计划得到官方的完全认可后,公共卫生设施的建设便成了中心议题。对于这一建设的必要性,1856 年的议会讨论作出了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概括。首先当然是道德层面的因素,这是议会报告者温和但有力地一再强调的:“所有曾与工人阶级有过点接触的人都知道,如果有两户经济状况相当的家庭,一户很讲究卫生,家中干净而井井有条,另一户则肮脏不堪——请允许我使用‘肮脏’这个词——而且充满了由不讲卫生的恶习催生的邪恶与混乱,那么这两户人家是有差别的。”<sup>②</sup>其次,霍乱也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1832 年爆发的新一轮霍乱导致巴黎 1 万人丧生:“先生们,有关这一计划的设想你们无须深究。1832 年法国的那场灾难、那场霍乱在这个国家肆虐的

① 粤援月象明著,曹道潜译,同前著,第 170 页。

② 李树德、高伟译,《世界城市史》,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4 年,第 170 页。——关于 1856 年前后有关工人阶级的调查,参见由 月粉云、曹道潜和 粤援月象明著,曹道潜译,《中国城市史》(李树德、高伟译,《世界城市史》)中引用的云川、曹道潜的研究。

情形各位还记忆犹新吧……”<sup>①</sup>“必须加强“国家的卫生措施来防止这样的灾祸再次发生”<sup>②</sup>。沐浴又一次成了保护手段。另外还有一种更普遍、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全新的观点。它认为生物学和伦理道德能促进人种的优化。极度贫困有可能引起人种退化和社会倒退。贫困人群身上流淌着叛逆的血液,生活在混乱无序的环境中。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这部分人的数量总是最多的。他们使城市人口膨胀,并破坏着城市秩序。而早期工业化要求下的劳动又使他们疲乏不堪。这样的一群人让人联想起可能出现的“倒退”。这种倒退不是别的,正是人种的倒退。征兵体格检查委员会曾就工人健康状况、历年新兵身高和各种疾病进行过调查统计。调查报告援引了不甚精确的数据,固守着进化观念,甚至运用了暗喻手法来阐述有关动物物种的新观念,<sup>③</sup>从而分析了人种退化的危险。另外一方面,这些报告花了大量笔墨来阐述采取措施优化人种的必要性,主张将慈善资助和社会监督结合起来。穷人通过沐浴可以实实在在地去掉身上的污垢。这个办法看起来完全适用于人种优化计划。在 1894 年的议会讨论上,提出贷款申请的部长迪马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当我们着手改善一部分人口的卫生状况时,并不仅仅是为这部分人着想。当他们的孩子被征募入伍时,当这些孩子成为国家公民时,就卫生状况和劳动能力而言,比任其放任自流要好得多。”<sup>④</sup>

一条循环链形成了。用来清洁的水是能量的源泉,它能加快

---

① 陈秉真《卫生学》,引用见第 100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同前著,第 100 页。

② 同上。

③ 这里运用了拉马克学说(拉马克,1784—1829,法国博物学者,致力于无脊椎动物研究,奠定了进化论的基础。——译注)来表达对人种的生物“退化”的担忧。

④ 陈秉真《卫生学》,引用见第 100 页,同前著,第 100 页。

有机物质的交换 ,增强机体功能。正因为如此 ,水才能起到强健和保护身体的作用。对于最贫穷的人来说 ,除了清洁皮肤以外 ,水还能保证他们遵守道德规范。这种保证显然是令人放心的。



## 第四章 消灭细菌

19世纪末,雷姆林格日复一日地计算沐浴水中的微生物,他的行为表明,1864—1865年间,巴斯德的微生物学在多大程度上对清洁观念产生了影响。雷姆林格收集了各种“验证”数据,包括一个干净的人沐浴后水中的微生物平均数、一个长时间未做任何清洗的士兵沐浴后水中的微生物平均数,甚至包括不同身体部位的微生物平均数。<sup>①</sup>毫无疑问,沐浴能洗去皮肤上的细菌。但这些数据还不甚精确,在计算微生物平均值时并未将不同的有害病菌区分开来。至于按在不同身体部位的无菌纱布——从腋下到喉咙,或从括约肌到最“表层”的外皮——也只能提供一个大概数值。然而,关键不在数字。从更根本的角度而言,重要的是观念转变:最早由巴斯德进行大量研究的细菌学改变了人们对清洗的认识。水能“洗去”细菌。沐浴有了新的目的,那就是去除细菌。然而,变化并不体现在这种沐浴与19世纪末医生们的沐浴之间,那时候的医生泡入浴缸是为了测算脉搏快慢或验证自己控制呼

---

<sup>①</sup> 另见《科学史》,编者:詹姆斯·阿普尔顿,《科学史》,译者:李天,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

吸的能力。<sup>①</sup>事实上,差别体现在这种带有新目的的沐浴与过去几十年注重去除污垢的沐浴之间。“危险”存在于污垢之外。皮肤上隐藏着许多细菌,上面附着着看不见的致病因子。沐浴也因此有了明确的任务,那就是清洁皮肤的皱褶和缝隙,以消灭那些微小却十分危险的细菌。

19世纪末的“疫气”理论则引发了完全相反的观点。那时,人们认为水不但能去除肮脏者身上的臭味,还能防治发烧、避免疾病传染。它已将矛头指向可能的传染病源,但却不能明确这些疾病的传染方式。无论如何,水至少“限制”着臭味和异味带来的疾病威胁。这种“限制”完全是集中在气味和恶臭上的。现在,细菌成了较为明确、也更易定位的致病原因。它们是无味、可观察到的。用巴斯德的染色法便可观测到其形状和大小。细菌有自己的生存空间、生存方式及生存时间。人眼借助一定的工具就可观测到它们的致病途径及侵入人体的方式。细菌成了明确的致病因子,它使危险具体化了。这样,清洁的新使命便是与这些可量化的健康敌人作斗争:“清洁是卫生的基础,因为它能让我们远离所有污垢,从而远离所有细菌。”<sup>②</sup>这一种类多样、可在染色板上大量繁殖的生物是肉眼看不见的。它带来的影响不可避免:与以往不同,现在清洗就是为了消灭看不见的细菌。

## 看不见的怪物

新的清洁卫生观念转移着人们的视线,因为它要对付的是看不见、闻不到的微生物。进行清洁不再是因为肤色暗沉、发黑、皮

---

<sup>①</sup> 参见本书第三部分 第二章。

<sup>②</sup> 参见 云 撰 著,《[细菌的致病性](#)》,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年。

肤散发异味或身体不适。最清澈的水中可能带有各种弧菌,而最白皙的皮肤上也可能附着着各种细菌。现在,人们不再能感觉到“肮脏”。衡量肮脏与否的有形尺度不复存在,而卫生的要求却越来越高。制造“肮脏”的嫌疑犯更多了,首当其冲的便是公共物品。人们试图用毕克特气体给图书馆的书消毒<sup>①</sup>,弄清寄生在公共水站水龙头上的微生物有哪些<sup>②</sup>,并计算教堂入口的圣水盆上有多少细菌。<sup>③</sup>这些都表明了一个目的,那就是找出一切带有细菌的危险性接触。当然,提议避免让取水者触碰水管<sup>④</sup>和提议保持圣水盆里的水流动<sup>⑤</sup>,两者的重点不同,重要性也不可相提并论。但它们至少表达了同样的担忧,表明在新的卫生意识觉醒后,细菌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多大的危险。连最简单的物品都充满了危险:“病菌会从病人口中落到他接触过的物品上……包括孩子的玩具、邮票、钞票、蘸水笔笔杆。”<sup>⑥</sup>

至于人体本身,它是不可能不带病菌的。即使像雷姆林格那样天天洗澡也不能消灭这些无处不在的生物。沐浴的作用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将什么都清洗掉。卫生学家第一次提出应不断完善沐浴方式。而 19 世纪末,一些卫生学家却认为正是潮湿的浴缸使“细菌能在一定的湿度和适宜的温度下繁殖起来”<sup>⑦</sup>。也就是

① 转引自刘焯雷《阅读与写作: 19 世纪欧洲文学的翻译与接受》, 商务印书馆, 2006 年, 第 100 页。

② 悦霖辑录,《悦霖集》,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8 年, 第 100 页。

③ 参见 云笈粤集《杂类小集》,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8 年, 第 100 页。

④ 悦霖辑录, 同前著, 第 100 页。

⑤ 云笈粤集, 同前著, 第 100 页。

⑥ 悦霖辑录, 同前著, 第 100 页。

⑦ 转引自刘焯雷《阅读与写作: 19 世纪欧洲文学的翻译与接受》, 商务印书馆, 2006 年, 第 100 页。



如此脆弱,连微生物都可以袭击它。这是来自于微小生物的侵略,肉眼看不见的小东西打败了最强大的生物。人们为此而惊诧,并不断发出警告:“一旦皮肤表面出现裂隙,这些微生物就会进入人体,并且有时候只需数小时就可彻底摧毁比它强大的人体。”<sup>①</sup>

然而,这与过去“多孔”的身体带来的担忧没有什么关系,皮肤似乎早已被认为几乎是“不可渗透”的了,它不会“主动”对水或周围的空气张开毛孔。当然,细菌的危险来自于间接渠道。例如,手和衣服上沾染的细菌、通过食物及呼入的空气受到的感染。卫生学家指出衣服上的细菌一般是如何通过手进入口中的。显然,这一过程也与皮肤有关,但手还是细菌传播的主要载体。过去,对一些身体部位有所要求(如手和脸,嘴和牙齿)的是礼仪规则。但到了19世纪末,却突然变成了由卫生学家来关注这些部位。他们计算指尖上、指甲缝里或皮肤裂隙中的细菌数量。尤其是要统计出工人手上的各种细菌:“我们发现,马车夫和工人中有一半以上身上都有金色和白色葡萄球菌、唾液中的化脓微球菌及液化脓葡萄球菌。”<sup>②</sup>社会歧视逐渐显露出来,虽然更加委婉,但却十分明显。“肮脏”可以躲过人的眼睛。这种社会歧视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而且有时候很极端:“穷人家里的细菌数量是最肮脏的下水道里的细菌数的几倍。”<sup>③</sup>

卫生文论促使人们增加局部清洗的次数:“什么都摸的手应该经常清洗……一天得用肥皂洗好几次。”<sup>④</sup>没人再去计算清洗的

① 阅读者注意:此句为作者对原文的翻译,原文为:“一旦皮肤表面出现裂隙,这些微生物就会进入人体,并且有时候只需数小时就可彻底摧毁比它强大的人体。”

② 阅读者注意:此句为作者对原文的翻译,原文为:“我们发现,马车夫和工人中有一半以上身上都有金色和白色葡萄球菌、唾液中的化脓微球菌及液化脓葡萄球菌。”

③ 阅读者注意:此句为作者对原文的翻译,原文为:“穷人家里的细菌数量是最肮脏的下水道里的细菌数的几倍。”

④ 阅读者注意:此句为作者对原文的翻译,原文为:“什么都摸的手应该经常清洗……一天得用肥皂洗好几次。”

频率,因为清洗需要经常重复。频繁清洗代替了定时的清洗。只在起床或吃饭时才洗手是不可能的:“只要需要,就应该洗手。但是回家时比出门时更需要洗手。”<sup>①</sup>1957年退休后,资深小学督学达维德就卫生问题专门为学生写了一篇极有鼓动性的文章。双手就是他认为最需要清洁的部位。文章突出“再现”了孩子们注意不到的景象。为了强调这些景象,他甚至将细菌形容成无数的狼或狮子。科学与孩童的动物寓言结合在一起:“你们是否知道手在一天内都接触过哪些东西?有谁知道自己摸过什么、双手接触过哪些传染病源?你们会用手触碰嘴巴,会无意识地、漫不经心地碰到食物。如果让你们看到手上爬满的细菌,你们一定会感到惊骇。”<sup>②</sup>各种措施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疾病传染。出于卫生的考虑,必须当心各种接触。学校特别作出了一些新规定,告诫学生翻阅书本时勿用手指蘸口水;并且指出,从医学的角度来看,伤口是触碰不得的:“看来,不讲卫生会导致疾病加重——因此要用浮石将墨水污迹擦去;孩子们不要将手指放进鼻孔,不要在翻练习本或书本时用手指蘸口水;不要去挠疱疹,否则可能会将疱疹病菌带到别处。”<sup>③</sup>

另外,龋齿似乎也为细菌提供了可乘之机。这样,危险又增加了。牙齿不但是杆菌的温床,更是人体内部防线的薄弱环节:“你们的牙齿会变坏,成千上万的细菌折磨着你们……在你们的脏手把大量的伤寒杆菌、导致肺气肿的肺炎双球菌、导致鹅口疮的霉菌或导致死亡的流行性感冒链球菌带入体内前,蛀牙还是可以幸运地自愈的。你们好比不讲卫生的外科医生,使自己的伤口

① 转引自[德]魏特利著《细菌与疾病》,上海三联书店,1981年,第100页。

② 云汉译,同前著,第100页。

③ 月野解译,转引自魏特利著《细菌与疾病》,上海三联书店,1981年,第100页。

感染,最终罹患疾病。”<sup>①</sup>礼仪准则在牙齿护理问题上的观点还相当陈旧。牙齿护理与细菌有着直接关系,保持口腔清洁,首先就是要避免细菌入侵。清洗同样还是意味着消毒:“对于容易蛀牙的孩子,甚至大人来说,应进行严格的口腔消毒;早晚及餐后都须用一把小刷子和一小块海绵清洁牙龈及牙齿,并用一两口消毒液漱口。”<sup>②</sup>这里出现了从未提到过的部位——位于齿间的牙龈。这是清洁“攻克”的又一部位,虽然很不起眼,但却体现出卫生观念的更大转变。

这些文论似乎已勾勒出现代卫生学的雏形。但它们带有极端的悲观主义色彩,这或许深受巴斯德学说的影响。另外,更值得一提的是,它们显然将教育或医疗手段视为卫生知识的传播媒介。新生准则需要一定的载体。教育学家和治疗学家还在一遍遍地强调后来大众普遍认可的观点,或者恰恰相反,他们还在对一些后来不再能引发恐慌的做法发出严正的警告。教育学家和治疗学家严谨到近乎威严。人类健康面临的威胁从未像现在这样被纳入学术讨论的范围,也从未显得如此可怕过。后果严重的突发性传染病则成了经常被提到的反面教训:“口腔黏膜皱襞、牙缝和龋齿上残留着空气中漂浮的有机微粒、食物碎屑和唾沫星子,有这么多的污垢污染着我们的口腔。”<sup>③</sup>

有一点不容忽视:卫生的含义改变了。细菌的存在意味着卫生状况不佳,而灭菌则是卫生的理想手段。卫生,首先要消灭细

---

① 云 援 拜 著,同前著,第 愿一愿页。

② 云 援 拜 著,第 愿一愿页。

③ 云 援 拜 著,同前著,第 愿一愿页。

菌、原生动物和病毒。<sup>①</sup>清洁就是要去除看不见的有害物质：“不讲卫生的人会将所到之处的各种病菌带上身，最终不幸染病，甚至殃及周围的人。”<sup>②</sup>谈到口腔卫生就必须将审美要求和病理学标准永久地结合在一起：“孩子们必须习惯大清早一丝不苟地进行各项清洁，这样不仅可以长出一口既健康又美观的牙齿，还可以防止许多疾病感染。这些疾病往往属于医学上最可怕的疾病之列。”<sup>③</sup>

同样，谈到场地清洁，也不能不提寄生在那里的细菌。用巴斯德的显微镜和染色法可将它们分辨出来。儒勒·凡尔纳在描写未来城市景象时，构想了一场“反细菌”的战斗。这场战斗需要进行大量清洗，甚至包括清洗墙壁。卫生，首先意味着“保护”：“人们清洗墙壁……没有一个细菌可在上面藏身。”<sup>④</sup>清洁是弗朗斯维尔城的头等大事，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清洁、不停的清洁……”<sup>⑤</sup>清洁还被弗朗斯维尔城纳入了教育领域。这只能使医学与伦理道德的关系更为紧密：每个孩子都学着将衣服上出现的任何污渍视为“耻辱”。按照 19 世纪末的清洁方式和频率，弗朗斯维尔城成为第一个将“反细菌战”<sup>⑥</sup>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模范城市。

19 世纪末的其他科幻作品也或多或少地直接表现了清洁卫

① 参见 儒勒·凡尔纳《未来城市景象》，第 100 页。关于巴斯德的一章：“微生物包括细菌、植物、原生动物、单细胞动物以及病毒——也叫滤过性病毒，因为它们小到可以穿过各种现有的过滤器。”

② 月夜同前著，第 78 页。

③ 转引自 儒勒·凡尔纳《未来城市景象》，第 100 页。转引自 月夜同前著，第 78 页。

④ 转引自 儒勒·凡尔纳《未来城市景象》，第 100 页。转引自 月夜同前著，第 78 页。

⑤ 同上。

⑥ 参见 儒勒·凡尔纳《未来城市景象》，第 100 页。转引自 月夜同前著，第 78 页。





取的措施”<sup>①</sup>联系在一起。

一旦涉及细菌,清洁卫生的含义便发生了变化。有关灭菌的话题一下子受到了高度重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了。他们开始讨论与细菌有关的话题,从前闻所未闻的致病原因现在也得到了承认。

细菌,这些看不见的微生物动摇了现有的卫生观念,使人不再将目光局限在污垢上。这种冲击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后果,因而十分重要。19世纪末,外科医生戴上了无菌手套,而不再光着双手,术后感染率便出现了大幅下降。<sup>②</sup>同样,当人们更清楚地了解到疾病的接触传染途径后,白喉患者的人数也减少了。<sup>③</sup>各种证据显现出来。甚至有人宣称:“传染病是无知带来的恶果,是民众或个人的疏忽大意遭到的惩罚。”<sup>④</sup>细菌研究还促进了19世纪末实证主义的发展。清洁卫生不正是第一次成了真正的实验性研究对象吗?它要求验证细菌的存在,计算细菌数量,并对其进行数据评估。

然而,灭菌的话题并不只与实证有关。学术意义上的清洁卫生还与人的观念有关。

## 清洁的多重功用

既然细菌有时并不会伤害健康的人体,那么为何还要小心翼翼地避开所有细菌呢?1859年,雷姆林格在许多身体健康的士兵

① 同上。

② 雷姆林格,《同前著》,第 106 页。

③ 《同前著》,第 106 页。

④ 雷姆林格,《同前著》,第 106 页。

粪便中发现了伤寒杆菌,鲁在好几个没有任何疾病的小学生口腔中发现了白喉杆菌。<sup>①</sup>这么多的“病菌因为没有适宜的环境而未能致病”<sup>②</sup>。1881年后,巴斯德在研究有机体被激发的或后天获取的免疫力时,也开始相对地看待病菌的危害性。有机体有许多特殊的办法,它能够预防疾病,在内部筑起一道道壁垒。接种过的母鸡能对霍乱杆菌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抵抗力。<sup>③</sup>并不是所有母鸡都会感染霍乱。人们甚至能在没有任何危险的情况下使母鸡逐步“习惯”最凶恶的霍乱病菌的侵入。另外,杆菌会随时间发生变异。细菌并不能左右一切。还须考虑细菌所处的环境、个体健康史及个体自身的抵抗力。细菌不再那么危险,而免疫疗法越来越受重视。这就需要清洁重新定位。清洗的地位今非昔比,它早已不是唯一的保护手段。有时候,远离细菌不如逐步获取的免疫力重要。

尤其是19世纪末年,免疫力研究给传染病防治带来了革新。卫生学家也意识到了这些理论变化。他们知道机体自身的抵抗力能阻挡细菌的入侵;他们还知道这些抵抗力会随个体健康史或体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卫生学家描绘了这场“白细胞与细菌之间”<sup>④</sup>的斗争,一场身体细胞与其摧毁者之间的战斗。现在,他们也知道这场战斗更应依靠机体本身的“预防能力”,而不是一味地消灭细菌。免疫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是否可以说皮肤清洁的预

① 参见 科媛文 编译,《阅读与理解:科学史话》,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100页。

② 同上,第100页。

③ 科媛文 编译,《阅读与理解:科学史话》,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100页。关于这“第二”个巴斯德理论,参见 云锦屏 译,《巴斯德传》,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100页。

④ 科媛文 编译,《阅读与理解:科学史话》,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100页。

防作用已不再那么重要了？

卫生学家还不能接受这一结论。但 19 世纪末年，他们已开始逐渐改变观点，认为清洁不仅仅是为了消灭细菌，更是为了加强机体功能以杜绝疾病感染。清洁正是通过加速身体氧合作用来加强灭菌力度的。于是卫生学家再次呼吁让皮肤“呼吸”。能量论者又找到了新的论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因为促进身体能量的燃烧将提高机体免疫力。他们的观点为对付细菌开辟了新的途径，那就是利用能量积聚产生的保护作用。有一种看不见的热量燃烧能使机体更有效地击退疾病侵袭。而清洁恰恰有利于维持这种燃烧：“细菌并不能带来什么危害，除非我们纵容它们这么做。让我们来强健身体吧……让我们的肌肉运动起来、血液流动起来，让我们的皮肤自由地呼吸……”<sup>①</sup>卫生学家们则更夸大其词。清洁起着前所未有的保护作用，因为它能激发身体能量，从而使灭菌变成了组织化学领域的研究对象。如果说污垢让人变得羸弱，那主要是因为它阻碍了体内热量的燃烧。污垢令人虚弱、衰退：“我们必须避免一切导致衰弱的因素，其中最常见的就是不爱干净。”<sup>②</sup>

有关皮肤呼吸的说法并未消减。相反，19 世纪中期建立起来的机体能量模式<sup>③</sup>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甚至有助于机体免疫力的提高。清洁担负着双重任务，既要消灭细菌，又要提高人体免疫力。归根结底，它发挥着保健功能：“清洁是维持身体健康的

① 见《科学史》第 10 卷，第 100 页。关于 19 世纪末卫生学家的皮肤呼吸理论，另参见 1911 年出版的《科学史》第 10 卷，第 100 页。

② 见《科学史》第 10 卷，第 100 页。关于 19 世纪末卫生学家的皮肤呼吸理论，另参见 1911 年出版的《科学史》第 10 卷，第 100 页。

③ 参见本书第四部分，第一章。

重要手段之一。”<sup>①</sup>它将参与到细胞的化学防御中。

19世纪末,以保健为宗旨的清洁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认可。毫无疑问,它的目的是灭菌,但同时也肯定了燃烧着的能量。氧合作用成了力量的象征,积聚热量是健康的标志。不断使用的暗喻手法更能说明这一点:“任何机器都需要经常清洁齿轮,同样也需要经常清理内部熔渣或尚未燃烧的炭块。人体好比最精细的机器之一,需要十分注意它的清洁和内部废弃物的定期清理。”<sup>②</sup>清洁又一次与身体状况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但是,从上述最后一段引文来看,卫生理论的发展遇到了一道难关。19世纪末,在一种观念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它开始不断为自己寻找更可靠的论据。卫生理论夸大其词、危言耸听,弄得人心惶惶。显然,细菌学的发现令它理直气壮,言之有据。但是,细菌学同时也表明,此时的卫生理论已大大偏离了事实本身,夸大了危险。19世纪末的卫生理论臆造了部分论据,例如皮肤的呼吸和能量的抗病功效。它编造了一些理由,更多的是臆断,而非考证。但是,正如里斯特 1875年指出的那样,有一点是很明确的,“机体对传染病特有的抵抗力——不管是先天具备的还是后天获取的——与拳击手给对手的反击和运动员克服疲劳的力量没有任何共同之处”<sup>③</sup>。物理力量并不能保证获得免疫力,这是卫生理论臆造出来的,它做过头了。

当然,卫生理论的这种“夸大”首先是为了增强其言论的可信度,因为它必须说服别人。但是,还有别的原因。当细菌的即时危害性相对降低,为何“清洁”就能如此“轻易”地被赋予一种新的

① 月 同前著,第 猿页。

② 孕 同前著,第 苑页。

③ 精 同前著,第 猿页。



淡化了其夸张的色彩,体现出更深层次的需求。“要证明一个很少沐浴的人也能保持极佳的健康状况或仅有些局部微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我们似乎可以承认:保持清洁有其社会必要性,这完全是因为不讲卫生的人身上会发出阵阵异味,其外观也令人厌恶;另外,心理受身体卫生状况的影响;最后,一些习惯有助于培养益于身心平衡的意志力,而每天清洁身体的习惯就是其中之一。”<sup>①</sup>现在,19世纪末年代的卫生学家则开始利用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来解释19世纪末以来的卫生行为(这些理论并非都脱离了“实利主义”!)。而这些卫生行为最初声称其依据来自生理学。他们阐明了从前无法解释的行为,因为这些行为似乎来自于内部难以明言的需求。

当然这是更高层次的卫生理念,其实用性日趋减弱,与外表的联系也越来越“疏远”。重要的是身体显示出来的状态。这得益于身体内部的支持,能让人越来越精神。关键是要产生并表现出具有说服力的“干净”的“证据”,一种可以向外展示、但根源在身体内部的“保障”。似乎布尔乔亚们已无须展现外在力量,而只需挖掘内在活力。这时的卫生行为是私密的,是为了保证内在的力量。

19世纪末的卫生行为带来的直观效果越来越不明显。这正是卫生发展的最高阶段。细菌起到了双重作用:它既使人意识到客观危险的存在,又巩固了“看不见”的卫生所需的内在保障。卫生由此进入了一个特殊阶段,它关注的焦点从身体的最“表层”转向了最“里层”。

---

<sup>①</sup> 丹尼斯·加德纳,同前著,第 源页。

## 第五章 摇浴室的私密空间

1889年,在费多<sup>①</sup>的一幕轻喜剧舞台上摆着一只浴缸<sup>②</sup>。一名年轻女子正准备入浴,可突然又改变了主意。浴缸依旧摆在舞台的中央。接下来,则是一连串并无多大起伏的阴差阳错式的情节。剧本的意义并不在于此,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它对裸露的暗示。这在1889年也许可以称得上胆大妄为的行为。说它胆大妄为,还因为当时所有的文学作品都用模式化的笔法来表现布尔乔亚式的浴室,并未真正涉足私密场景的描写。费多用自己的方式证实了这种禁忌的存在。他故意将场景描写得十分撩人:脱衣情节出现了,私密生活的面纱似有若无地被撩开了。他还表现了当时的沐浴习惯,洛朗斯痛苦地抱怨没有浴室。这只摆在布尔乔亚候见大厅内、放满了温水的浴缸是这一幕轻喜剧中的又一“不检点”之处。

还有更深的禁忌。尤其在1894年以后,有人坚决要求将与卧

---

① 费多—费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深受巴黎观众欢迎的法国戏剧家。著名剧作有《马克西姆家的夫人》、《恶语伤人》、《留神阿美莉》等。——译注

② 则援云:澡盆,故上道,名上澡盆,即澡盆,即澡盆,第1幕,第1员场。





## 卧室的延伸

1855年,波尔谢浴室采用的装置使沐浴完全无需他人介入:“在脱衣服的当儿,只需烧一根火柴的功夫,淋浴或盆浴就准备好了。”<sup>①</sup>开始,主要依靠新型水循环系统。首先是供水。从19世纪70年代起,出现了从塞纳河上游的杜伊河和瓦讷河引水的引水渠,另外还有从巴黎上游的马恩河引流的各引水渠、蒙苏里公园和梅尼勒蒙唐的蓄水池,以及奥斯曼工程,它们都是19世纪中期的引水工程。<sup>②</sup>水可直达各家各户。1864年后,当贝尔格朗工程一完工,供水量便出现了惊人的增长(到1868年,已达每人每天100升<sup>③</sup>)。

另外还有排水系统。家庭用水通过地下排放管道分流出去的过程激发着人们的想像力。他们将布满供水、排水系统的城市想像成一个完完全全的生命体:“地下管道好比大城市的器官,与人体器官一样隐蔽地运作着,清澈的水流以及光和热在管道中环流,如同各种体液不断流动,使生命得以存在。”<sup>④</sup>类似的比喻也用在了布尔乔亚的家中。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1864年以后,水可以一直送到布尔乔亚家中的每一层楼上。水循环中的流量、压强、阻力都被计算出来:“正如动物机体的运转一样,如果没有充分估计各种情况,家庭水循环也会发生后果严重的事故,如夜间

① 转引自《巴黎的下水道》,转引自《巴黎的下水道》,转引自《巴黎的下水道》,转引自《巴黎的下水道》,转引自《巴黎的下水道》。

② 参见本书第四部分,第二章。

③ 转引自《巴黎的下水道》,转引自《巴黎的下水道》,转引自《巴黎的下水道》,转引自《巴黎的下水道》,转引自《巴黎的下水道》。

④ 转引自《巴黎的下水道》,转引自《巴黎的下水道》,转引自《巴黎的下水道》,转引自《巴黎的下水道》,转引自《巴黎的下水道》。



过程。

自 1854 年起,浴室又占领了一部分空间,开始出现在一些楼房中。根据建筑师的设计、土承压力或供水路线的不同,建造浴室的位置也不同,住宅也因此得到扩充。但是,浴室成为布尔乔亚豪宅内卧室的附属部分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里的浴室参照了美国宾馆中的浴室样式。这一样式在 19 世纪末让所有欧洲游客着迷:“宾馆不光为每位游客提供了 3 米高的宽敞卧室,还有一间大浴室和一间厕所……在这舒适的地方,不光有必不可少的生活起居设备,还有一间间布置考究的盥洗室。”<sup>①</sup>

1864 年,儒勒·凡尔纳出版了一部科幻小说。除了诸多舱室以外,小说中的尼摩舰长还将当时的普通住宅模式搬到了他的诺第留斯号上,尽管这艘潜艇上已经有了一间浴室。潜艇上电力极其强劲,还有水循环系统和多重能量来源。这样,浴室就不一定要建在卧室旁边。诺第留斯号上的“套房”里有一个并不孤立存在的空间,浴室与厨房毗连。这艘潜艇极为富丽堂皇,十分少见,而且还专门为浴室留出了地方。<sup>②</sup> 1869 年,《建筑者一周》将同年建造于布洛涅布瓦大街 10 号上的一处宅邸作为令人惊讶的例子介绍给读者。住宅的二层楼上有多个浴室,并且全部与卧室毗连。<sup>③</sup>人们表达着心中的喜悦。这是“随心所欲”<sup>④</sup>的供水带来的欣喜,是浴室转变为私人领地后带来的欣喜。它使布尔乔亚的私生活方式得到了推广。

① 参见儒勒·凡尔纳《尼摩船长》,同前著,第 127 页。

② 参见儒勒·凡尔纳《尼摩船长》,同前著,第 127 页。

③ 参见儒勒·凡尔纳《尼摩船长》,同前著,第 127 页。

④ 这一说法经常出现。诺第留斯号上已经有了“随心所欲”的流动水(同前著,第 127 页);《建筑者一周》上也有好几篇文章提到这一说法(尤其是 1869 年和 1870 年时)。“流动水”是沐浴新配置中最重要的一种。

家中沐浴的群体在 19 年间逐渐壮大起来。1850 年时,带有浴室的出租屋还很少见,主要在巴黎有一些。有浴室的人家也很少。例如,在 1850 年的奥兰省,省长家中有间浴室,但秘书长家中却没有。<sup>①</sup>相反,到了 19 世纪初,住宅中普遍都有浴室。据博尼耶统计,1850 年到 1859 年间<sup>②</sup>,所有“引人注目”的人家都采用了新的沐浴装置。据说波尔谢浴室在 1850 年就卖掉了 1 万个浴用热水器。<sup>③</sup>一种布尔乔亚式的清洁方法得到了巩固,它与我们今天的沐浴方式已经十分相似了。

文学作品提到并描写沐浴的方式也发生了转变。左拉在其写于 19 世纪末的几部小说中明确指出,长时间浸泡的皮肤会发红,或在温度过高的浴室内,蒸汽会让人感到胸闷。他花了许多笔墨描写浴缸内浓郁的香气和沐浴者四肢上沁出的汗珠。他捕捉着沐浴者的动作,深入描绘了沐浴过程中的各种接触,不放过任何颜色和声音,甚至还描绘了水的流动和轻轻的汩汩声。左拉笔下沐浴的布尔乔亚女子总是将不太湿的身体裹到衬衣或浴衣里。刚洗完澡、几乎没穿衣服就接待菲力普的是娜娜;“检查并清洁”身体,然后在镜子前没完没了细细打量的还是娜娜。<sup>④</sup>斯泰奥的形象也是现实的写照。布尔热<sup>⑤</sup>的《国际大都会》(1858 年)中

① 《1850 年奥兰省省长家中有间浴室,但秘书长家中却没有》,转引自《1850 年奥兰省省长家中有间浴室,但秘书长家中却没有》,转引自《1850 年奥兰省省长家中有间浴室,但秘书长家中却没有》。

② 《1850 年到 1859 年间所有“引人注目”的人家都采用了新的沐浴装置》,转引自《1850 年到 1859 年间所有“引人注目”的人家都采用了新的沐浴装置》,转引自《1850 年到 1859 年间所有“引人注目”的人家都采用了新的沐浴装置》。

③ 《据说波尔谢浴室在 1850 年就卖掉了 1 万个浴用热水器》,转引自《据说波尔谢浴室在 1850 年就卖掉了 1 万个浴用热水器》,转引自《据说波尔谢浴室在 1850 年就卖掉了 1 万个浴用热水器》。

④ 《娜娜》(同前著)中的描写:“走廊里更让人窒息;盥洗用水的酸味和楼上飘下来的肥皂香味混和在一起,发出难闻的味道。”(第 186 页)

⑤ 《国际大都会》(1858 年)中,转引自《国际大都会》(1858 年)中,转引自《国际大都会》(1858 年)中。

的这位伯爵夫人经常在早上进行彻底的清洗以促进血液循环。<sup>①</sup>另外还有拉歇尔德<sup>②</sup>的《维纳斯先生》(1859年)中的西尔韦<sup>③</sup>。他在拉乌尔看到一个刚洗完澡、身上还湿漉漉的人。有关沐浴的描写少了刻板的文笔,多了自然的色彩。不管怎样,这种场景已变得普遍,也更“自然”,尽管它仍不可避免地让人心猿意马。有关沐浴的描写往往通过出人意料的细节让读者窥探他人的私密生活。例如,水滑过皮肤或在上慢慢变干;肥皂潮湿的气味与香脂和浴水的气味混合在一起。这是种依赖直观感受和目光窥视的艺术,突出体现了大众对沐浴的好奇。沐浴过程虽然简单,但却神秘;虽然是日常生活中的私人行为,但却隐蔽。文学作品悄悄地对沐浴报以极大的关注。它们的这种兴奋激动至少说明,在19世纪即将过去之际,沐浴已在特权阶层得到了普及。

## 分格的淋浴间

沐浴在其他阶层的普及过程则是另一种情况。这一过程带上了“专横”的色彩。它不是要推进私密空间的构建,以满足深层次的清洁需求,并提供既安全又舒适的环境。相反,它主张采用“教育”的方式让某个特定群体接受既定的沐浴准则。这种普及方法并不新奇。19世纪中期“穷人的理想化卫生模式”<sup>④</sup>对此就已经有所体现。但是巴斯德式的严格措施、水循环系统的发展以及设备的多样化却改变了沐浴普及的客观条件。大众卫生的预

① 引自玛丽·伊丽莎白·史密斯,《沐浴》,见《沐浴》,见《沐浴》,见《沐浴》。

② 见玛丽·伊丽莎白·史密斯,《沐浴》,见《沐浴》,见《沐浴》。——译注

③ 引自玛丽·伊丽莎白·史密斯,《沐浴》,见《沐浴》,见《沐浴》。

④ 参见本书第四部分,第三章。

期目标也没变,仍然是“整洁”和“健康”。对于“穷人——也就是绝大部分从不洗澡的工人——而言……他们会丧失许多能量和活力”<sup>①</sup>。然而,夸大其词的现象也在增加:认为普及卫生准则首先要与工人、士兵、学生身上“可怕的恶臭”<sup>②</sup>作斗争。这些群体正是 19 世纪末的“平民浴”计划试图改造、但没有改造成功的对象。

最后,越来越多的条件限制使沐浴不再轻松。只有限制沐浴持续时间和用水量来让尽可能多的人有沐浴机会。大众卫生必然受到严格控水方针的影响。对老百姓来说,沐浴本身就是个问题:“按照传统方法在浴缸里洗澡对广大工人来说,耗时太长,也太昂贵。这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sup>③</sup>让尽可能多的人沐浴、避免投入过大、将沐浴严格控制在清洁范围内……有如此多的明确目标。大众卫生不得不借助面向大多数人的公共浴室,这样,对公共浴室的空间布局和设施配备就有特殊要求。19 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一种新的沐浴方式,那就是洗淋浴而不是盆浴,沐浴者采用站姿而不是躺下来。这种创造性的沐浴方式来自于军队、监狱等特殊集体。

19 世纪左右,军人第一个将水疗法中的淋浴应用到日常清洁中,经过精心计算的水就像“雨点”般落到身上。<sup>④</sup>这种沐浴方式能大大增强清洁行为的整齐性、纪律性,并推动统一的集体行动,因

① 见《英国社会史》第 10 卷,第 100 页。另见《英国社会史》第 11 卷,第 100 页。

② 同上,第 100 页。

③ 见《英国社会史》第 10 卷,第 100 页。另见《英国社会史》第 11 卷,第 100 页。

④ 这种方式显然与盆浴不同,也与水疗性质的淋浴不同。后者的关键在于水流的力度。有必要将这种雨点式的淋浴与与水疗性质的淋浴区别开来。见《英国社会史》第 10 卷,第 100 页。在将两者进行区别时,发现了雨点式淋浴较晚出现的原因之一。关于这一点,参见《英国社会史》第 10 卷,第 100 页。另见《英国社会史》第 11 卷,第 100 页,上面有详细阐述。

而也更受欢迎。每个士兵只需按序站到有专人操控的莲蓬头底下。1867年,迪纳尔在马赛第三十三一线军团内作了第一次尝试。好几个士兵一起站到同一个垂直向下的淋浴喷头下:“士兵们在第一个房间内脱掉衣服。人手发到一块肥皂后,他们便三个三个地走到按了管子的莲蓬头下。三分钟的时间足够他们从头到脚洗一遍了。第一批走了以后,另外三个已做好准备的士兵便会进来。如此继续。”<sup>①</sup>新的沐浴方式产生了。在第三十三军团驻扎地科尔德里的院子里,迪纳尔让人临时搭建了一座木板屋。士兵们就在那座屋子里洗淋浴。这是最早的卫生意义上的淋浴。但是人们对此还心存疑虑。若干士兵共用一个莲蓬头,这样的集体行为可能带来太多的犹豫和骚动。因为他们一个挨着一个,会感到尴尬。这种方式还有待“改进”。

1872年,在第六十九步兵团,还只有一个淋浴点供所有士兵使用。但是有专人“操控”。整个过程分成若干步骤:“仆人将水从上往下浇到每个站进锌制浴盆里的士兵身上,他们的脚浸在水中。这样,半个月内,整个兵团的士兵(1500人)就都能洗上澡了,每人只需1生丁。”<sup>②</sup>专门有人爬上梯子、往下浇水,并控制沐浴时间、确定浇水方向。

很快,这种淋浴就发生了改变。要加快分批沐浴的速度,就必须给每批沐浴者分别提供一套设备。几个月后,鲁昂监狱就尝试了这样的做法。他们将淋浴喷头固定,并排造了许多淋浴间,并由专人负责控水。沐浴者“潮水”般涌入。用水量与人数有关:

<sup>①</sup> 阅读材料《月报》,1867年,第1卷,第1页。见《摇猿系列猿第猿卷,第猿页》。

<sup>②</sup> 阅读材料《月报》,1872年,第1卷,第1页。见《摇猿系列猿第猿卷,第猿页》。



“八个洗澡间可在一小时内容纳 800 个犯人洗澡。这些洗澡间内共有 800 个浴缸，这样就需用水约 1500 吨。”<sup>①</sup>

纵横交错的格状空间划分法在沐浴上得到“迟来的”体现。事实上，从 18 世纪起，军队就已将这一法则运用到集体管理中：士兵们排成一行行狭长的队列，一个跟一个地前行。<sup>②</sup>还需等待卫生非常缓慢地向前发展；另外，在其他领域还存在着障碍，例如，要使管道系统服务于沐浴就存在着困难，因此必须将前者重新改造，使之与清洁装置配套。无论如何，18 世纪后，一格格的淋浴房盛行起来。许多监狱明文规定犯人洗淋浴，并规定了沐浴频率：冬季每月一次，夏季每月两次。<sup>③</sup> 18 世纪末，在军团内也出现了几乎一样的条令：“每半个月洗一次淋浴，每周洗一次脚。”<sup>④</sup>渐渐地，这种规定用到了寄宿生身上：1854 年，18 所中学中有 18 所所有淋浴设施，而 18 所女子中学则全部配备了淋浴。<sup>⑤</sup>

除去若干细微变化不谈，淋浴房也开始出现在普通人家中。它们通常比较狭小，里面装有一排莲蓬头。淋浴用水量和时间都需控制，它们也比较“简便”。1838 年，巴黎圣雅克大街上，沐浴者在夜幕的掩护下洗澡，将他们隔开的是一道帘子；<sup>⑥</sup> 1840 年，在德波为鲁昂码头工人建造的淋浴间中，薄薄的隔板将洗澡的工人隔开，并且正好遮住他们从肩膀到膝盖的部分。<sup>⑦</sup>这种淋浴间的整体设计完全是从实用的角度出发，只要能与管道供水系统配套、

① 参见《沐浴的起源》第 10 页。作者为 18 世纪末的法国人，其著作在 18 世纪末出版。

② 参见《沐浴的起源》第 10 页。作者为 18 世纪末的法国人，其著作在 18 世纪末出版。

③ 参见《沐浴的起源》第 10 页。作者为 18 世纪末的法国人，其著作在 18 世纪末出版。

④ 参见 18 世纪末的法国人，其著作在 18 世纪末出版。作者为 18 世纪末的法国人，其著作在 18 世纪末出版。

⑤ 参见《沐浴的起源》第 10 页。作者为 18 世纪末的法国人，其著作在 18 世纪末出版。

⑥ 参见《沐浴的起源》第 10 页。作者为 18 世纪末的法国人，其著作在 18 世纪末出版。

⑦ 参见《沐浴的起源》第 10 页。作者为 18 世纪末的法国人，其著作在 18 世纪末出版。

并将沐浴者隔开就行了：“为了与它的功能定位相符，为了达到它所预期的社会及大众目标，这种淋浴间的建造简易而不失精巧，不需要无用的建筑学上的讲究。”<sup>①</sup>

一种“大众化”的私密沐浴空间出现了。但它只是简单的几何建筑，是精简的、可改建的。它的外形普通、朴实无华。唯一的亮点就在于对用水量的控制。

布尔乔亚家中的浴室和平民百姓家中的淋浴房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卫生方式。水被视为清洁的工具。但对老百姓来说，水依然来自于外部，他们在心底对一格格的淋浴间还是比较抗拒的，虽然淋浴间也是私密场所，但却只是冰冷、毫无生气的建筑物，同样是清洗，却被排斥在住宅之外。这种清洁方式也反衬出在卧室延伸部分进行的清洗将走向何种发展道路，同时它也反映出这一“移位”了的私密空间很大程度上只是空洞的小房间，是“空泛”的建筑，被视为某种“抛砖引玉”式的建筑。后来，有关沐浴的其他准则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淋浴间主要代表着完全实用、极为简易的清洁方式。尽管这种方式与今天的还存在着显著差异，但两者已颇为相似：为集体清洁行为的个体化提供“精简”的空间。

## 卫生发展的推动力

上述两种浴室——资产阶级的浴室和普通大众的淋浴间——与我们现在的浴室既有极为相似的地方，也有截然不同之处。在推动人类卫生发展的几股重要力量中，有两股力量就体现

---

<sup>①</sup> 参见 配 援 译 社 同 前 著，第 愿 页。



量,那就是不断增长的卫生需求。布尔乔亚式的浴室显然不意味着一段历史的结束,即使它已开始体现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日常习惯。既直截了当,又隐晦曲折的精英卫生准则越来越严密,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们的自我约束意识在增强,他们的卫生模式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这些模式在改变。19世纪末,布尔乔亚的卫生准则与今天的仍然不同。1854年时,每天都洗澡简直是无法想像的:“根本不应该每天洗澡,除非是遵照医嘱。”<sup>①</sup>这是受“沐浴令人衰弱”的旧观念影响而采取的某种有节制的用水方式。但同时,卫生需求的逐渐增长也促使人们维持一定的沐浴频率,虽然这样的频率与今天比还相去甚远。清洁行为不断变化着,即使今天,巴斯德的细菌检测法仍对我们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另外,19世纪末的卫生观念对我们今天的研究至关重要。它已经明确涉及不外露的身体部位,与人的内在感受联系紧密,并且采用了先进的、科学的合理化手段。从这一意义上来说,19世纪末的清洁方式代表了人类卫生发展到今天之前所能达到的最高阶段。它意味着一段发展史的完成;一段涉及全身——从最外露部位到最内里部位——的卫生史的终了。随着不外露的身体部位被纳入考虑范围,一段发展进程结束了。

但是有一点不容忽视:经过这一发展过程的清洁卫生仍与我们今天的清洁卫生有很大差别。今天,特别是心理过程已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在精美广告和消费欲望的驱使下,出于对改善生活的关注,人们挖掘私密空间的方式令人眼花缭乱。个人卫生越来越内在化,同时也越来越明确。但无论如何,它已绝非单纯出于实用卫生的考虑。自我欣赏式的卫生行为受到推崇,其中浴室

<sup>①</sup> 魏爱莲、粤馨同前著,第194页。

使人得以在私密环境中放松休息。人们开始从清洁卫生中享受到“乐趣”。另外，象征着“生活水平提高”的琳琅满目的清洁产品和用具维系着梦想与现实间微妙的“交集”。沐浴成了复杂的广告策划的主题，它是广告人员包装的对象，要接受他们的风格和观念。对个性化优势的强调、对享乐主义的肯定——享乐主义通常是必不可少的——替代了艰涩的卫生学阐述。为了更好地被理解，今天的清洁卫生必须十分关注当代个人主义和所有消费现象。无论如何，它与这本书所讨论的卫生准则已相去甚远，甚至有时候还要对其嘲弄一番。

## 结摇语

本书所说的最古老的清洁卫生是指只针对脸和手这两个外露部位的清洁卫生。保持干净,就是保持局部肌肤的干净,也就是露在衣服外面的肌肤、他人看得见的肌肤的干净。中世纪时,《礼节》和《礼仪指南》这样面向贵族孩子的书也只强调外观的整洁,例如手和脸要保持干净、穿着要体面、抓虱的动作不能过于明显等。对衣服“下面”的身体部位或皮肤感觉只字不提,也不涉及任何内在感受。身体清洁在中世纪就已存在,但那是做给第三者、做给他人看的。它只关心最外表的东西。这样,早期的清洁卫生就成了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这段历史首先说明,“外露的身体部位”和“他人的目光”在多大程度上左右着卫生准则的形成。

这种以外表为重的古老而顽固的传统是可以理解的。此时,外观也许是最直观的“指数”。它具有最“天然”的说服力,并可用最简单明了的标准进行评判。外观的评判标准使卫生准则用寥寥数语便可得到明晰阐述。这些准则似乎“一目了然”,只需用眼睛“看”就够了。

今天,要更好地深入了解这类“外观指数”,就不能忽略沐浴在中世纪时有限、但十分特殊的作用。我们必须清楚沐浴带动起来的卫生行为与我们今天的做法有多么不同。中世纪时,蒸汽浴和盆浴浴室风行一时。但它们并不属于卫生场所,而是为了迎合获取特殊欢娱的需求。除了经常充当“温泉疗养地”以外,中世纪的蒸汽浴和盆浴还扮演着酒馆、妓院和赌场的角色,那里充斥着嘈杂与骚乱。在这些热气缭绕的场所,池子里温热的水汽弥漫到房间里和床上,带来多重欢娱。沐浴的情色意义远远大于清洁意义,作为能“撩拨”身体的物质,水本身对沐浴者的吸引力要大于“清洗”行为对他们的吸引力。人们关心的是娱乐、甚至肉欲享受,而不是皮肤状况。

这段身体卫生发展史向我们展现了当时形形色色的用水方式——或者说与水有关的观念——以及古今卫生观念的差别。中世纪出现了不以清洁为目的的沐浴。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注重的仍只是脸和手的清洁。水并未真正触及不外露的身体部位。

同时,这段卫生发展史还表明,重要的是要对被遮盖的身体部位给予更多关注。中世纪末,有股强劲的力量在推动着卫生向这个方向发展,这就是日益增强的自我约束意识。它引导着身体卫生超越外观层面。也就是说文明在不断进步,人的感觉越来越敏锐,甚至能区分最微妙的感受。但是仍然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不断变革、扩充,这些卫生准则与我们今天的仍然相去甚远。例如,18世纪的身体卫生与中世纪之间已存在明显差异,但这种差异不在于用水方式的不同。清洁与用水方式的变化无关,因为那时的卫生与“清洗”无关。真正的差别主要在内衣的新用途上,而且很长时间内都是这样。自18世纪起,人们对待“身上”衣服的态度使卫生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人的身体。衣服的“外面”和“衬

里”有了更严格的区分,轻薄面料与厚重面料的使用也更有讲究。另外人们开始更频繁、也更自觉地换洗直接接触皮肤的衣服。随着内衣的换洗,皮肤的感觉似乎更受重视了,出汗现象也得到了更多关注。皮肤褶皱或不外露的身体部位引起了新的注意。奇怪的是,正是一系列“不沾水”的清洁行为促进了卫生意识和观念的发展。内衣也因为“介入”外表而变得更加重要。但是它对“视觉”的敏锐度和深度有着新的要求。

男人穿在紧身短上衣里,或女人穿在连衣裙里的内衣将较为隐秘的身体部位的状况反映到了外观上。那些深藏不露的身体部位也逐渐进入了他人的视线。以服装为重点的清洁卫生在中世纪和十六七世纪的法国占据了主导地位。人们在服装上花费大量的功夫。他们赋予服装多种多样的含义,巧妙地将衣服层叠搭配,对装饰品也十分讲究,还用花边来让外衣“底下”的内衣变得轻巧并得到延伸。另外,内衣的料子也不尽相同,有亚麻布、哗叽或大麻布,再加上布料的不同颜色和精致程度,便可显示穿着者在社会地位上的微妙差别。

这种清洁方式用更换和清洗内衣代替了清洁皮肤。尤其到了16世纪,它甚至使人忽略了皮肤本身,因此也更加引人注目。也许,正是这种方式最能体现身体构造、运作和机能给卫生发展史可能带来的影响。对于中世纪及十六七世纪的法国“精英”阶层来说,沐浴使身体遭受水的侵袭,产生充血和肿胀,因为皮肤上布满了细小毛孔,使水能渗入人体。当大量有害物质悄然侵入时,毛孔就像一扇扇打开的大门,体内器官成了藏污纳垢之地。疾病的传染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水不就像悄悄进入传染病患者体内的病菌吗?这样,沐浴就不再是没有危险的了。而且,它会令皮肤处于完全“张开”的状态。由于外来物质很容易进入体内,



再加上那些解释致命的鼠疫和其他传染病感染途径的理论,人们更坚信身体是可渗透的了。

不管怎样,19世纪这种更“广”更“深”的卫生观念还是有其矛盾之处。它既关心不外露的身体部位,同时又不断强调外观的重要性;它在增强隐秘性的同时,又为炫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在这种观念中,“外观”占据了不相称的重要地位。需要再次指出的是,这样的卫生行为与当时浮华的社会风气多么的一致。在那样的社会里,人们的言行举止和穿着打扮都很“戏剧化”。外衣中露出衬衣也好,定期更换内衣也好,除了表明掩藏的身体部位受到更多重视以外,还使人可以在外表上翻出更多花样。

另外还需强调的是,“现代”卫生正是在反对偏重“外表”的过程中诞生的。内衣的作用并未丧失。19世纪末和20世纪,布尔乔亚穿着更多质地轻薄的衣服,并且在内衣上翻出了更多花样。但是还出现了其他重要的方面,另有一些因素在推动衣服“底下”的卫生发展。卫生观念的真正转变,具有决定意义的转变体现在健康标准上。此时,反映健康的不再是外表,而是身体活力。为了获取一种新的力量,19世纪末的布尔乔亚建立了一套有关皮肤清洁的理论。他们主张清除毛孔污垢以激活身体,并且认为应该用冷水来使肌肉纤维更加坚韧。清洁在解放并强健着身体。这就必须使用具有强身健体功效的水,光换内衣已经不够了,就像光是“外表”的征象已不足以反映健康状况一样。必须用水刺激皮肤,一方面也许是为了清洗外衣遮盖下的身体部位,但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强健体魄。现在,用水观念和身体观念都与强身有关。直观的标准再次表明,在缓慢的内在化进程中,“卫生”需要一个合理化的过程。19世纪偏重外观的卫生理念与19世纪末注重维持内在力量的观念相比,两者的差异已十分具有代表性。同

样具有代表性的差异还存在于注重外表的贵族阶级和提出“活力”概念的布尔乔亚之间。这是外在表象准则与内在力量标准的抗衡。

卫生所承载的社会意义很具有代表性,同样具有代表性的还有它在理论和实用性上的系统求证。卫生终于具备了明确的生理功效,也就是说它可以增强机体能量。19世纪末的理论化风潮创建了解释卫生行为的新模式,科学证明了行为的合理性。论证方法不同,但论证的主要观点好几十年内都不曾改变:保持清洁,就是保护和强健身体。清洁能保证并支持机体的良好运行。这是生理学上的原理。皮肤的动能功效、污垢造成的堵塞不适,以及易腐烂物质带来的危险都成了清洁和沐浴理论的研究对象。微生物拉响的警报将这种卫生观念发挥到了极致:要更有效地保护身体,就必须清洗。

尽管在实践运用中曾一度受到限制和怀疑,但这样的观点还是在19世纪占了主导地位。它至少起到了一个作用:让越来越“不可见”的卫生准则具有了“有形”的实践性,使内在化的需求具有了某种实用意义。这些需求针对的是十分“微小”的物质,因而也更难以表述。消灭细菌的行为就很好地体现了这种“看不见”的卫生理念。所有科学原理和逐渐建立起来的论据都使“身体”受到极大的、但又难以表达的社会关注,因为这涉及“不可感知”的东西。显然,这样的卫生理念不乏正确性,它也是以真实的、十分重要的科学发现为基础的。这时的卫生行为被赋予了道德教化功效,这说明在演变成单纯的卫生习惯之前,这种与“内在”关系越来越紧密的卫生观念首先还得找到可靠的依据。19世纪,资产阶级对普通大众所进行的劝诫使这类“卫生性”教化手段得到推广,从而使其得到巩固。清洁不仅增强身体“抵抗力”,还保证

了某种“秩序”。它使人具备美德。皮肤清洁和沐浴还将产生心理效应：也许，它们对身体的影响是看不见的，但它们对精神的影响却是立竿见影的。无论如何，以消灭细菌为目的的清洁标志着一段漫长的卫生发展进程的结束，一段从最“表面”到最“里层”的历史，一段深入私人空间的历史。

最后，还有其他因素使这段进程引人注目。随着人们开始避开他人独自清洁，私人化的卫生场地逐渐形成了，建筑布局发生了改变。1524年，舒瓦齐神父的卧室（见第一部分第三章）还不带有梳洗间。神父的做法正印证了卧室的多重功能：他在里面扑粉贴痣、换衬衣，并擦拭身体各个部位。直到16世纪，随着贵族式的、夸张的装扮风潮逐渐消退，豪华官邸和住宅中才出现了专门用于身体清洁的房间。那些梳洗间内放着彩釉陶器盆、水罐和坐浴盆（尽管当时还很少见）。这说明卫生行为变得更隐秘了。贵族们的住宅空间在扩展、也在细分，正如清洁已超越了外表层面，在向纵深发展。清洁场地也在不断扩展，正如清洁的对象在扩大一样。

16世纪末，一条规则逐渐形成了，那就是清洁时要关紧梳洗间和浴室的门。随着清洗深入到每一寸肌肤，一种“距离”也形成了。与此同时，人们还体会到了沐浴的乐趣，尽管他们还不敢尽情地表达。

最后应当看到，卫生的蓬勃发展还对其他领域产生了影响。卫生场所、管道以及水循环系统对城市的影响尤为深远。在推动城市地面建设全面改观的同时，身体卫生还使城市地下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许，清洁用水是推动16世纪城市重新整治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它颠覆了传统的城市供水、排水方式。卫生改变了城市观念，推动了城市技术的发展，但同时，城市“管道化”

进程也遇到了困难。

归根到底 ,卫生发展沿着这样一条主线 :在西方社会首先形成了完全私人的卫生空间 ,这一空间不断扩大、其私密性不断增强 ,直到避开他人视线。但是这一历史进程并非是直线型的 ,它还受身体观念、居住观念和社会群体观念的影响。另外 ,这种越来越注重“内在”的卫生观念还有待于进一步实用化。越是隐秘 ,就越需要揭示它的具体效果 ,甚至功效。卫生发展史也是实用化的过程。

## 译后记

水,在今天已是极其平常的东西,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当我们用它来洗脸、刷牙或沐浴时,是否想到小小的水滴曾左右了人类身体卫生发展的轨迹?本书将把读者带回古代的法国,讲述中世纪以来身体卫生的发展进程。而读者需要做的则是忘记现有的卫生观念与习惯,重新认识这段历史。

事实上,这是一段与水有关的历史。十六七世纪的人们认为皮肤毛孔极易张开,这样病菌及其他有害物质便会乘虚而入。而沐浴受热,毛孔更容易“防线”失守,水将致病物质带入体内,危害健康甚至危及性命。水带来了恐慌,它逐渐受到越来越强烈的排斥。浴室遭到取缔,沐浴被视为冒险的行为;不仅如此,擦拭和使用香料取代了用水清洗,扑粉代替了洗头,换洗内衣意味着清洁身体,甚至还出现了穿着衬衣沐浴的滑稽场景。当然,水不可能从生活中绝迹,它还有其存在的必要,但那也只是为了治疗疾病或娱乐,甚至是为了调情或男欢女爱。水背负着许多“恶名”,一直到十八九世纪才有机会翻身。那时,水才逐渐得到认可,它似乎是力量和活力的源泉,甚至是美德和秩序的保障。

另外，“外表”在这段历史中也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最初，手和脸是关注的焦点，因为它们露在外面，代表了一个人的形象。洗手一度是最重要甚至唯一的清洗形式。不仅如此，外衣的式样、质地和色彩也是评判“干净”与否的重要标准。“以貌取人”的准则有着绝对的权威，人们在外表上费尽心思。随着卫生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内衣逐渐进入外衣的领地。这表明“内在”走上了卫生发展史的舞台，实实在在的“个体”开始受到重视。

“干净”的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清洁的皮肤、整洁的外表、华丽的服装或充沛的活力都曾是“干净”的表现；同样，积满污垢的身体、褴褛的衣衫、寒酸的打扮以及萎靡衰弱都曾是“肮脏”的代名词。

读完这本书，也许会发现许多现在看来很可笑、很荒谬的观点和做法，但是我们无法嘲笑或轻视它们。历史发展不就如此吗？当时的惊世骇俗，可能就是现在的稀疏平常；曾经的争论非议，也许就是今天的司空见惯。或许几百年后，我们的子孙也会为现在的许多观点和做法哑然失笑。历史存在中没有什么荒谬的，人类就是在跌跌撞撞中一步步前行。

非常感谢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许钧教授能给我这次机会翻译这样一本生动有趣、极具价值的书，并在翻译过程中给予尽心的指点和纠正，往往是切中要害、醍醐灌顶式的指教，令我受益匪浅，不但得以顺利完成本书翻译，还在翻译技巧和翻译理念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另外，云德馨、陈月娥、顾静、李巍先生和邱志远、蔡蔚、陈颖、陈云先生也在全书的翻译过程中给予了我最诚挚和有效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许宁舒

二〇一四年 元月 于南京